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意大利] 迪诺·布扎蒂 著 By Dino Buzzati | 刘儒庭 译



鞑靼人沙漠

IL DESERTO DEI TARTARI

重现经典 MODERN CLASSICS

IL DESERTO DEI TARTARI

九月的一天早上，年轻的乔瓦尼·德罗戈从城里出发，前往巴斯蒂亚尼城堡服役。这个俯瞰着北方荒凉沙漠的古堡早已被世人忽视，生活空虚乏味。满腔热情的他渴望能够尽快与鞑靼人作战，建立功勋，证明自己和城堡的价值。然而鞑靼人却一直了无踪影。在漫漫无期的苦苦等待中，德罗戈的意志和生命被消磨殆尽。而此时，鞑靼人的进攻开始了……

布扎蒂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魔力、神秘奇异的世界，对于那些极富好奇心、希望一口气读完全书、在表象背后探寻真谛的读者，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吸引力。

——意大利文学图书网

布扎蒂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当代作家之一。

——《纽约时报》

迪诺·布扎蒂是20世纪中期意大利先锋文学之翘楚，其名著《鞑靼人沙漠》毫无疑问会被世人列为现代经典。

——法国《费加罗报》

只要是经典，就不会被遗忘

ISBN 978-7-229-00933-5



9 787229 009335 >
定价：24.00元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意大利] 迪诺·布扎蒂 著 By Dino Buzzati | 刘儒庭 译

鞑靼人沙漠

IL DESERTO DEI TARTARI



Si ringrazia i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Italiano per il contributo dato alla pubblicazione di questo testo in lingua cinese.
感谢意大利外交部对出版本书中文版的支持

版贸核渝字(2007)第4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鞑靼人沙漠/[意大利]布扎蒂 著;刘儒庭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9.8
(重现经典)
书名原文:Il deserto dei Tartari
ISBN 978-7-229-00933-5

Ⅰ.鞑… Ⅱ.①布…②刘… Ⅲ.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Ⅳ.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3975号

鞑靼人沙漠
DADAREN SHAMO
[意大利]布扎蒂 著
刘儒庭 译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陈　黎　李　严　苏俊祎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925mm×1280mm　1/32　印张：8.25　字数：168千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编委会荐语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

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1.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2.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3.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有迫害妄想狂的布扎蒂

“你看到那个浮出海面跟着我们的，”罗伊船长跟他的儿子史蒂凡诺说，“不是一个东西，是一条鲨。它是全世界水手闻之丧胆的鲨鱼，神秘、凶猛……”

史蒂凡诺继承父志后（一开始他也曾经试着要过陆上生活），终其一生跑遍了五湖四海。而那魔鬼，如影随形，出现在每一处海岸线上默默地守候。来日不多的史蒂凡诺决定向命运挑战，主动去找鲨。结果，“我跟你走遍全世界，不是你以为的为了吃你。”鲨对史蒂凡诺说，而是“因为海神要我把这个交给你”。史蒂凡诺认出那是象征财富、权力和爱情的海珍珠，明白自己错了，可是太迟了。

有迫害妄想狂的布扎蒂，不能不摇身一变，成为作家布扎蒂。鲨是永远紧咬着我们不放的厄运、疾病、死亡，但也有可能代表幸福、好运。你怎么知道？

未揭示的秘密如此遥远，它呼唤着，而人始终选错时机，于是只得透过永远互相矛盾的种种来诠释一生。我们被命运所左右，未必注定乖舛，可是我们不相信，与之对立。遍寻蛛丝马迹，又不懂得解读。或许是代代相传的恐惧，人类流传的神话：我们不愿接受命运的不确定和等待的安排。我们什么都要，一刻也等不及，却总是晚一步，或者错失时机。

迪诺·布扎蒂，1906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贝鲁诺市附近的圣佩雷葛林诺，他出身于富裕的威尼托家族，为匈牙利后裔，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父亲朱利欧·契撒雷是帕维亚大学和米兰博孔尼大学的国际法教授；母亲阿芭·芒托瓦尼是位多愁善感、饱读诗书的女性；外祖父行医，舅舅则是知名作家迪诺·芒托瓦尼。迪诺·布扎蒂从小就热爱音乐，小提琴和钢琴都很拿手，初中和高中皆就读于米兰的帕理尼中学；为接续家庭的文化传统，他大学读的是米兰大学法律系，1928年毕业。

1926年至1928年布扎蒂入伍服役，成为军校学生。这段时期他开始对同胞最反感的种种产生了高度兴趣：纪律、责任感、时间，这些军中生活的“几何理论”在他后来的作品《鞑靼人沙漠》及许多短篇中都是相当重要的主题。

退伍后，他应聘《晚邮报》的工作，于1928年10月7日以实习生名义被录用。热忱、积极及他的个人特质与聪颖，都有助于他在新闻工作上的表现，结束了七年忙碌而丰富的地方记者生活后，他从音乐评论版副主编到地方版主编、特派员、战地记者，做到总编；后来拒绝社长一职，只是因为过于自谦，类似这样的例子后来还出现过，那甚至接近自我贬抑。

布扎蒂开始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时（1930年着手长篇小说《山上的巴纳伯》的写作，于1933年出版），文学界是掌握在亲法西斯的作家和艺术家手中的。可是布扎蒂编织幻想世界、与读者分享人性挣扎的风格，跟极权思想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山上的巴纳伯》之后，1935年他出版了《老森林的秘密》，用心底欲望、童年景象或无意识的幽暗影像来表现似梦似幻或者身处噩梦中的氛围，奠定了布扎蒂作为道德寓言作家的名声。

1939年，布扎蒂正式展开他的特派员生涯：除了埃塞俄比亚外，他的足迹还到过东非和南非。看到埃塞俄比亚一望无际的凄凉、悲伤景象，他开始构思后来出现在长篇小说《鞑靼人沙漠》中的“沙漠”这个隐喻场所。

1940年《鞑靼人沙漠》出版，立刻确定了布扎蒂的文学地位：不仅是对他过去作品的证明，由此也预示他未来的成绩。期待、焦虑、挣扎、时间、孤独、迷惘的爱、死亡都是他最常诠释的情感，也是对他和所有人而言最值得玩味的主题。

布扎蒂因《鞑靼人沙漠》获得评论界的青睐，他小说中的神秘、晦涩氛围，人与外界非理性、荒诞、匪夷所思的关系，为他博得了“意大利的卡夫卡”之名，不过此说曾引起多方争议，他本人也非常厌恶这种类比。《鞑靼人沙漠》之后，足足过了二十年，布扎蒂的下一本长篇小说《伟大肖像》才问世。这期间，他发表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集，如《七信使》（1942年）、《史卡拉歌剧院之谜》（1949年）、《那一刻》（1950年）、《垮台的巴利维纳》（1957年）、《六十则短篇》（1958年）、《魔术演练》（1958年）。

1960年《伟大肖像》出版，这是一部着眼于科幻、心理问题的长篇小说。此外，那几年对已经享誉国内外的布扎蒂而言，比较重要的事件有《临床案例》经加缪翻译后搬上法国舞台；至于个人方面，1961年他的母亲去世。

1963年，布扎蒂以长篇小说《相爱一场》在意大利文学界喧腾一时，毁誉参半，有人将其评为现代文学诠释情感的最佳力作，有人则认为是沉沦于情欲的淫秽之作。

布扎蒂同时也是位诗人，1965年出版了两本诗集：《皮克上

尉及其他诗选》、《对不起，主教堂在哪个方向》。

1966 年他与阿美莉娜·安东尼亚兹结婚，并有短篇小说《魔法外套》的结集出版，两年后问世的短篇小说精选集《神秘小店》，可以说是他神秘、幻想风格的代表作品。

70 年代初布扎蒂的健康每况愈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举步维艰”，已走到了人生尽头。1971 年他住进米兰的圣母疗养院，只来得及看到《暗夜》（发表在《晚邮报》文章的选集）出版，却不及看到收录早期精彩新闻报道的《人间报道》（1972 年）的出版发行。

布扎蒂于 1972 年 1 月 28 日下午逝世。当天风雨交加，米兰呈现出意想不到的奇幻风貌，以他笔下某些英雄人物类似的优雅姿态，布扎蒂离开了人世。

他死后，他的作品不断再版，其书信、短文、随笔和众多已整理好但尚未发表的作品也陆续结集成册。尽管布扎蒂与“梦幻”被画上等号，那是能打开事实之门最恰当的钥匙，是异于此时、此地的表现手法，是对可能性的不设限的质疑，布扎蒂留给我们的财产却是他掷地有声、就人生的多方面寻求解答的真实创作。由看起来并不丰富的调色盘泉涌出不同的色调、笔触、层次，灵巧地视生活中种种变化而相互调和、混合、结合、综合一致。

在《魔法外套》一书中，布扎蒂一贯的嘲讽手法结合了变幻风格（《造物》、《1980 年的教训》、《床边故事》）；有时他为短篇的悲剧涂上颜色（“撒旦”往往慈眉善目，不过一旦笑眯眯地现身，主角的命运已然注定）；亦有结合写实报道（《无名将军》、《周末》）及自我贬抑风格的作品（《给社长的一封密函》、

《作家的秘密》、《两个司机》)。另外还有嘲讽、感人的短篇如《谦逊》、《花园里的小山丘》、《嫉妒》等。

刻意避开矫饰的语言，布扎蒂展现他多样的表达能力。在短篇之间，在剧情铺陈和给予解答的游戏之间，即便最平淡无奇的话，甚至陈腔滥调，都有它的模棱两可、玄秘、虚幻和令人害怕的力量。布扎蒂证明了不需要玩弄繁复的风格，一样可以塑造超现实情境。当你越过了常理的分界，或因与果之间的逻辑关系被淡化，或让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对自然法则丧失信心、朦胧和神秘取而代之时，即使最稀松平常的言语，一般的口语，平铺直叙的结构也同样具有震撼力及神奇的魅力。只要一个恰如其分的形容词，适当的韵律、节奏，就可以将朴素利落的新闻体转换成有无限想象空间、抒发情感的文学作品。

布扎蒂在传递隐喻、启示、死亡、边界、天堂、冥思、走投无路、世界末日这些基本主题时并不多言。是害怕，就写害怕，他长于运用文字的组合或排列来精确传达惊慌、沉重、心神不宁、不安、魔幻和梦境的感觉。

布扎蒂的写作秘密是可以解释的，却未必能够模仿：第一次阅读布扎蒂或许会觉得浅显天真，其实他对文字的认识与其对人生的领悟同样深刻。

意大利评论家　克劳迪欧·托斯卡尼

残忍的克制

《鞑靼人沙漠》创作于1938年，讲述的是青年军官德罗戈的故事。他被派往偏远的山中要塞服役，该要塞俯瞰一片广袤的北方沙漠。一开始，军官十分渴望逃离去重温普通生活的乐趣，然而他却一直在那里服役，终至耗尽了此后的三十个年头，其间支撑他的仅是某天敌军进攻会带来荣耀与成就的徒然希望。布扎蒂说："这部小说的创意来自我当时在《晚邮报》单调乏味的夜班生活。我经常想，这种单调的日子永无休止，会白白耗尽自己的生命。这是大多数人非常共通的感受，特别是你发现自己沉沦于城市中的上下班日程之时。而将这种经历转换为虚构的军事世界，就几乎是我本能的决定。"

那么，这本书只是一篇人生寓言吗？布扎蒂最初给他的小说定名为《城堡》，只是在急于避免影射欧洲敏感军情的出版商的坚持之下才修改了题目。某意大利评论家说道："小说中的'沙漠'就是报社这座'城堡'中生活的真实写照，它预示了孤独就是人类的禀性和命运。"

然而，解释大大地削弱了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如果说这句话是老生常谈，那么同样正确的是，面对任何现象，人的意识都要本能地去试图构建某种解释。任何一个故事摆在眼前，我们立即就会尝试着探究、了解其内涵，即便我们认识到一旦自

已成功，小说也就不再有趣，不再具有生命力。说来也怪，片面解释所产生的较小心理满足感破灭后，我们才能从小说中得到至高愉悦。或者说，人们剔除了可解释之物的表面，在隐晦文本的内核中找到了真正的内心安宁或激动。

《鞑靼人沙漠》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小说，冒着巨大的风险来挑战理性的头脑。它叫嚣道：有本事就来弄懂我呀！此书充满挑衅味道，并且内容惊人，我们觉得必须接受挑战，以忘掉这个让人不安的故事。谁是那个为了幻想毁掉一生的家伙？为什么他是那样清晰可辨？幸运的是，异常明晰的叙事，精巧的结构，明确的艺术手法都让我们相信此书必定可以解释，不会难以解决。可是到最后，布扎蒂的小说仍无从捉摸。它充满嘲讽意味，在某种意义上否认了我们平素的感觉足以信任。的确如此，放下这书之后，我们不能老老实实地说自己了解其中意义。而是完全相反！它借此成功地唤起了读者对小说主角的主要经历的认识：按照所有理性生活的逻辑，不论来自个人阅历还是全部社会经验，这都不可理解。

> 九月的一天早上，晋升为中尉的乔瓦尼·德罗戈离开城市，前往巴斯蒂亚尼城堡，这是他服役的第一个地点。

书中出现了去往军事前线的无情派遣，这种安排是布扎蒂的典型写作方式。他已经确知自己在写什么。如此一来，整部小说的基调在第一页就确定了。不提供他过往生活的任何细节，也不透露地理或文化区位的概念。德罗戈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几年以来，他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等待着这次出发，等待

着他真正生活的开端。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布扎蒂将向我们展示，从对德罗戈的荒废时光的无尽侵蚀中，希望如何多变而残酷地出现。令人不解的是，一位作家在细细铺陈表现挫败感与无力感的情节时，竟会表现出如此残忍的克制。

这部小说迟迟未见高潮，也没有情感宣泄。作为弥补，书中设置了群山的形象。在此说明一下群山对于布扎蒂的意义，群山在整个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集体想象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布扎蒂在贝鲁诺长大，该城位于阿多河与皮亚韦河的汇流处，紧邻巍峨的白云石山脉。布扎蒂10岁时，意大利加入一战，参与了意大利人至今引以为荣的近代战役。意军守卫着一条穿越阿尔卑斯山诸峰、从瑞士边境直抵亚得里亚海的战线。他们在岩石和积雪中开挖出道道战壕，栖身于险峻高地的山洞和弹药库，在机关枪的扫射之下，葬身于碎石堆。最后在卡波雷托以东的大溃退中损失50万人之后，意军仍然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且不抱希望的战斗，以守护威尼斯之北的皮亚韦河防线。自此，战局终于出现转机，敌军被再次驱逐到北方。在意大利人眼中，北部群山是代表卓越军事荣耀的地方。

当然，不仅是这些。刚刚十多岁，布扎蒂就开始在白云石山脉中攀爬。这种热情他保持终身。作为出色的画家，他用画笔记录了群山，从不倦怠。他14岁时的首个文学成果就命名为《群山之歌》。在其首部长篇小说《山上的巴纳伯》中，白云石山脉已经担当起至少与人物同等重要的角色。尽管《鞑靼人沙漠》最初的灵感确实源自乏味的办公室例行事务即将耗尽生命所导致的恐慌，但布扎蒂选择把背景设定为高山就成了匠心独运之处。这明显地让他沉醉其中。此种新鲜体验几乎叫他上

瘾，也成为他内心兴奋的滚滚源头。其结果是把双刃剑。以粉红色山峰、暗色山谷、耀眼冰原和让人目眩的深渊的广阔背景为映衬，驻防部队里僵化的例行事务，在城堡微不足道的人际关系中变得较以往更无意义。但是它同样建立在虚构的崇高感之上。群山就是将崇高感投射给大自然经明显放大的荒凉与虚无的所在。其他表现崇高感的事情关涉一队士兵如何耗尽一生来遵守最严苛的规定，尽管他们等待的敌人从未出现。山上的夜间充满神秘气息，积雪从屋顶滑落，山崩改变了峭壁的形状，凝结的冰水冻裂了岩石。高山上的自然侵蚀，与士兵盯着荒无人烟的沙漠时他们漠然面庞上蔓延的皱纹之间存在着隐约的关联。我们发现群山提供了观察空虚心灵的绝妙视角。

德罗戈注定要沉沦，陷入人类与大山之间的亲密关系所激发的狂乱而荒唐的幻想。那实际上是种耽美式的沉迷，反映了庄严人生姿态的可怕魔力。但凡真正的敌人出现，血腥的战斗打响，这种崇高的行为就会承载起社会意义。堂而皇之的努力——在梦幻之地虎虎生威的军刀，以巨大代价建成的碉堡——仍与山下城市中更显平凡的生活相连，而军中英雄捍卫了这种生活。既然这番人生姿态完全与其他现实不符，那唯有留存于内心。它是完全荒诞的，又因此自相矛盾地沿着更伟大崇高与更诱人堕落的方向发展。

“残忍，至少在文学中是一种选择信号。”罗马尼亚哲学家埃米尔·西奥朗写道，“一个作家愈有天分，就愈巧妙地设法将笔下人物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作家压榨人物，摧残人物，并陷其于绝境，迫使其体味冗长乏味的一段痛苦过程的各个片段。”

乔瓦尼·德罗戈未曾痛苦、烦乱，未曾体验身体痛苦的极限，未曾失恋或承受亲人离世的打击。西奥朗的观点恰好完美地说明了布扎蒂的创作方法。冷酷的心理渗透于德罗戈对战友、群山、沙漠以及时间的态度中，作者反复借此巧妙地扩充了故事，让读者对不太可能的拯救还抱有一丝希望。德罗戈被算计了，可他为人非常坦诚。至于发生的一切，战友、大自然和命运的每次捉弄，都完全可信，甚至再正常不过。我们从未觉得德罗戈被单独抽出来接受特别惩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感觉他并未因悲戚的命运而郁郁寡欢。这就是小说令人困惑的核心理念。

布扎蒂受到了卡夫卡的重要影响。的确，他并不怎么在意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确，他的文字中充满了生活的荒诞感。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卡尔维诺、贝克特和托马斯·曼，只选三位的话，风格也是如此。作品准确地呈现逼真生活的每一位作家都拒绝写出我们渴望的戏剧性故事。布扎蒂与卡夫卡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作品中没有四处流溢的迷乱气息，而这却是卡夫卡的特点。因此，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布扎蒂所唤起的恐惧与幽默感比卡夫卡的更好理解。

若问谁是与布扎蒂可能最为相似的作家，人们就会提到贾科莫·莱奥帕尔迪。这位百年前意大利的大诗人是位早熟的无神论者，因为探究希望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而困扰。他冷酷地揭示出，希望就是幻觉的产物，先是被人注意，接着偶然地广为人知，甚至曾在最不适于生长的地方、以最难以预料的形式展现。莱奥帕尔迪认为，这种不可救药的趋向希望的心理，对一个民族既是诅咒，也是救赎。这使人确信生活的根本

性体验就是失望，根本无法摆脱。

1939年1月，布扎蒂的《鞑靼人沙漠》打字稿递交给出版商，其后的事情兹不赘述。无论怎样，对于那个发现人生空虚，并不计后果去全力填充空虚的世纪而言，此书依旧是惊骇人心的提示符号。

意大利作家　蒂姆·帕克斯

李严　译

布扎蒂部分作品目录

- 《山上的巴纳伯》，长篇小说，Treves–Treccani–Tumminelli出版社，米兰—罗马，1933年。
- 《老森林的秘密》，长篇小说，出版社同前，1935年。
- 《鞑靼人沙漠》，长篇小说，Rizzoli出版社，米兰，1940年。
- 《七信使》，短篇小说集，Mondadori出版社，米兰，1942年。
- 《熊入侵西西里的著名事件》，插图儿童读物，Rizzoli出版社，米兰，1945年。
- 《烟斗书》，与G. Ramazzotti合著，Antonioli出版社，米兰，1945年。
- 《史卡拉歌剧院之谜》，短篇小说集，Mondadori出版社，米兰，1949年。
- 《那一刻》，笔记、短评和短篇小说集，Neri Pozza出版社，维琴察，1950年。
- 《台》，短篇小说集，Mondadori出版社，米兰，1957年。
- 《六十则短篇》，从以前出版的短篇小说和未出版或很少示人的作品中选出的篇章，Mondadori出版社，米兰，1958年。
- 《绘图故事》，Mario Oriani和Adriano Ravegnani编，All'insegna dei Re Magi出版社，米兰，1958年。
- 《魔术演练》，短篇小说集，Rebellato出版社，帕多瓦，

1958 年。

- 《伟大肖像》，长篇小说，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60 年。
- 《尊敬的先生，我们不喜欢……》（Sine' 绘插图），Elmo 出版社，米兰，1960 年，后改名为《我们不喜欢……》，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75 年。
- 《相爱一场》，长篇小说，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63 年。
- 《皮克上尉及其他诗选》，Neri Pozza 出版社，维琴察，1965 年。
- 《对不起，主教堂在哪个方向》，有 G. Pirelli 和 C. Orsi 写的诗体序言，Alfieri 出版社，米兰，1965 年。
- 《魔法外套》，短篇小说集，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66 年。
- 《小诗两首》，诗集，Neri Pozza 出版社，维琴察，1967 年。
- 《神秘小店》，短篇小说集，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68 年。
- 《漫画诗篇》，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69 年。
- 《暗夜》，短篇小说集，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71 年。
- 《瓦·莫雷的奇迹》，Garzanti 出版社，米兰，1971 年。
-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Giuliano Gramigna 编，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75 年。
- 《诗集》，Fernando Bandini 编，Neri Pozza 出版社，维琴察，1982 年。
- 《短篇小说 180 篇》，C. Della Corte 编，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82 年。
- 《犯罪新闻》，Oreste del Buono 编，Theoria 出版社，罗马—那波利，1984 年。
- 《兵团清晨出发》，I. Montanelli 和 G. Piovene 注释，Frassinelli 出版社，米兰，1985 年。

- 《致布兰比拉的信》，Luciano Simonelli 编，De Agostini 出版社，诺瓦拉，1985 年。
- 《玻璃山》，Enrico Camanni 编，Vivalda 出版社，都灵，1989 年。
- 《短篇小说精选》，Federico Roncoroni 编，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90 年。
- 《斯克罗杰先生的怪异圣诞节和其他故事》，Domenico Porzio 编，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90 年。
- 《动物寓言集》，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91 年。
- 《喷火者》，Mondadori 出版社，米兰，1992 年。

第一章

九月的一天早上，晋升为中尉的乔瓦尼·德罗戈离开城市，前往巴斯蒂亚尼城堡，这是他服役的第一个地点。

天还不亮他就醒了，他穿上中尉服，这是他第一次穿这样的服装。穿好衣服，在昏暗的油灯灯光下，他照了照镜子，可是，怎么也照不到他原希望能够看到的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情。家里，一片寂静，只能听到隔壁一个房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这是妈妈的声音，她正在起床，以便同他告别。

这是多年来一直在等待的一天，是他真正的生活开始的一天。他听到，外面巷子里有人走动的声响，这些人可能很自由，很幸福。这使他想起了军事学院的那些苍白无味的时日，想起了学习时的那些痛苦的夜晚，还有冬天在冷得要死的大房子里度过的那些不眠之夜。在那里，天天都在担心，担心有朝

一日惩罚会落到自己头上。他想起了数着天过日子的那种惩罚，好像这样的日子永无完结之时。

现在终于成了军官，不必再啃着书本耗费体力了，再也不必为上级的粗声大嗓胆战心惊了。所有这些都已过去。所有这些时日，所有这些让他感到可恨的时日，都已成为再也不会重复的年月，统统一去不复返了。是的，现在他成了中尉，他的钱会多起来，妙龄女郎会盯着他看不够。总之，乔瓦尼·德罗戈发现，天气似乎也好了起来，青年时期可能就这样结束了。德罗戈就这样照着镜子，看到在自己那张脸上现出了勉强的微笑，他本来是想要找到苦涩的。

这真是不合逻辑：为什么告别妈妈时无法像通常那样无拘无束地笑出来？为什么甚至不能认真听取如此亲近、如此可亲的人给自己的最后嘱咐，而只能听到说话的声音呢？为什么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没完没了地紧张不安，手表、鞭子和帽子就在原地，却怎么也找不到呢？今天肯定不是到前线去打仗！几十名像他一样的中尉，他的老同学，都要在这同一个时刻在欢声笑语中离开家乡，好像是去参加什么节日庆祝活动。为什么从嘴里说出来给妈妈听的只是一些空洞的其淡如水的话语，而不是让她老人家感到亲切、使她老人家安心的话语呢？这是第一次离开老家，他在家人的期望中出生在这里，离开的痛苦、每一个变化都会引起的担心、告别妈妈时的激动确实都使他不安。但是，在这一切之上还有挥之不去的想法沉重地压着他，他无法弄清这种想法，只觉得含含糊糊，好像是宿命式的东西，几乎使他觉得，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行程。

头一段行程由他的朋友弗兰切斯科·韦斯科维骑马陪同。路上别无一人，只能听到马蹄的声音。天刚亮，城市还在沉睡，这里那里的高层楼房中，偶尔有几扇窗户打开，露出疲惫的面庞，冷漠地看着太阳刚刚升起时的光辉。

这对朋友一言不发。德罗戈想象着巴斯蒂亚尼城堡是个什么样子，但他没法设想出来。他甚至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有人说，骑马需要走一整天，另一些人说用不了一天，他问过的人谁都没有真正到过那个地方。

到了城市边沿，韦斯科维开始活跃起来，但说的都是些老生常谈，好像德罗戈只是去散步。后来，韦斯科维突然说："看到那座长满绿草的山了吗？是的，就是那里。看到没有，山头有座建筑？"他接着说："那已经是那座城堡的一部分，一座突出来的菱形要塞。我想起来了，两年前我到过那里，同我叔叔一起去的，我们是到那里去打猎。"

他们已经出了城，这一带是玉米地，夹杂着草地和秋天里的红色树林。太阳照耀下，道路泛着白光，两个人肩并肩行进在这白色的大道上。多年来，德罗戈和弗兰切斯科一直就是好朋友，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朋友，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后来，韦斯科维发福了，德罗戈却成了中尉。德罗戈现在感到，对方好像与他有了距离。整个顺利优雅的生活再也不属于他了，他的面前将会是一些严重的、不得而知的东西。他觉得，他的马和弗兰切斯科的马步伐已经不同，一匹前蹄踢腾，这是他的马，步伐不那么轻盈欢快，好像是走在充满焦虑和辛劳的无底深渊之中，似乎连这头牲口也感觉到，生活正在发生变化。

他们来到一个高坡之上。德罗戈转身看着逆光之中的城市。早晨的炊烟从屋顶之上袅袅升起。他远远地看到了自己的家。他辨认出了自己的那扇窗户。也许窗户开着，女人们正在打扫清理。她们可能拆掉那张单人床，把杂七杂八的东西放进柜子，最后把百叶窗关上插好。很长时间之内，再也不会有人进入那个房间了，除去那些坚忍不拔的灰尘。白天，只会有几缕光线穿过窗缝透进去。就这样，他青年时代那个小小的世界被关进了黑暗之中。他的妈妈会如此保存着这个房间，一直到他返回时再次住进去，为的是在他长时间离开后，一旦归来住进去仍然感到自己是个年轻小伙子。对了，她肯定幻想着能够维持这里的幸福欢乐气氛永不消失，能够制止时间前进的步伐，这样在儿子归来时打开门窗一看，一切依然像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

好朋友韦斯科维急急忙忙在这里与他告别，德罗戈单独继续赶路，不久后即来到了山下。他走进谷地，阳光依然强烈，谷地通向那座城堡。右边，山头上，可以看到韦斯科维曾指给他看的那座菱形要塞，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远。

德罗戈急着赶路，没有停下来吃东西，踢着已经十分疲惫的马走上山脊之间很陡的石质山路。遇到的人始终很少。德罗戈向一个车夫打听，到那座城堡还要走多长时间。

“城堡?”车夫回答说，“哪座城堡?”

“巴斯蒂亚尼城堡。”德罗戈说。

“这一带根本就没有什么城堡，”车夫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座城堡。”

显然，这个车夫消息不灵通。德罗戈继续赶路。太阳靠山

越来越近时，一丝不安渐渐袭上心头。他仔细观察谷地尽头，看能不能找到那座城堡。他想象着，那可能是一座有围墙的古老城堡。走了半天之后，他越来越确定，弗兰切斯科向他提供的是错误信息，走了这么长时间，那座菱形要塞早就该在身后了。这时已是傍晚。

请看，在显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荒无人烟的山上，乔瓦尼·德罗戈和他的马是多么渺小。他继续赶路，想在天还亮时赶到那座城堡。他走得虽然很快，然而，阴影从山下深沟里升上来，深沟里传来河水的响声，这阴影比他走得更快。突然，在谷口对面，阴影已经来到德罗戈所在的地方，好像是要他放慢脚步，后来，又好像不是为了制止他，阴影从悬崖和山岩上滑下来，骑马的德罗戈落入阴影之中。

整个山谷已经笼罩在一片浓重的阴影之中，只有光秃秃的山顶尚有一丝阳光。山顶不知有多高，这时，德罗戈好像是突然之间就来到了这座山的山脚下。傍晚的天空十分晴朗，反衬得山上那座军事建筑更显黢黑庞大，看起来很古老，很荒凉。德罗戈感到心在剧烈跳动，因为那一定就是自己要去的城堡。可是，无论它的墙壁，还是周围的景色，都透露出不欢迎、不吉祥的气氛。

他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大门。尽管天色已经很暗，却没有一扇窗户透出灯光，墙头上也没有发现哨兵的踪迹。只有一只蝙蝠在白云之下飞翔。德罗戈终于忍不住试着叫起来：“喂！”他大声叫着：“有人吗？”

这时，墙脚下浓浓的黑影中闪出一个人来，像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可怜虫，灰色的胡子，手里拿着一个小口袋。黑暗之

中看不太清楚，只能看到他的眼球泛着白光。德罗戈感激地看着他。

“先生，您找谁?”对方问道。

“我找一座城堡。这个就是吧?”

“这儿早就没有什么城堡了。”那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人说，他的声音很安详，“都关起来了，大概有十年了，这里一直没有一个人来过。”

“这样说来，城堡在哪里?”德罗戈突然对那个人发起火来，大声问了这么一句。

“什么样的城堡? 或许是那座?”那个陌生人说着伸手指着一个东西。

不远处的悬崖已被黑暗笼罩，悬崖缝隙间一大片高高低低的山尖仍然被红色的阳光照着，在这些山尖之外不知多远的地方，像变戏法一样，德罗戈看到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小山的山头上显出一片整齐的灰黄色方形轮廓，这显然是一座城堡的轮廓。

咳，还远着哪。谁知道还得走几个小时呢，而他的马已经疲惫不堪。德罗戈很有兴致地看着那座城堡，心里想着，对这样一座与世隔绝、几乎无法抵达的山头小堡还能指望什么呢? 它的内部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可是，时间不早了，最后一缕阳光已经缓缓抛开远处山尖上黄色的小城堡，沉入一片夜色之中。

第二章

夜幕降临时，他还在骑马前行。山谷变窄了，城堡已经消失在背后不远处的山头之后。没有一丝光亮，也没有夜间活动的野鸟的声响，只能偶尔听到远处河水流动的声音。

他试着喊了几声，但传回来的回声显得很不友好。他把马拴在路边一棵树的树干上，它在那里也许能够找到一些野草。他坐下来，背靠着一个斜坡，等待进入梦乡，同时想着还有多少路要走，想象着城堡里可能遇到的人，想象着将来的生活，但没有想到任何令人高兴的因素。他的马在地上踏着前蹄，似乎很不高兴，这也令人感到奇怪。

清晨，他又上路了。他发现，山谷对面的斜坡上同样高度的地方是另外一条山路。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到，那条路上似乎有什么在移动。阳光还没有照到那里，阴影遮着低洼的地

方，让人分辨不出是什么在移动。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加快步伐。德罗戈与那个东西齐头并进了，这才终于看清，那是一个人，一个骑马前行的军官。

终于有了一个像他一样的人，一个友好的人，或许可以同这个人一起大笑，一起开玩笑，一起谈论未来的共同生活，一起谈论狩猎、女人和城市。说到城市，德罗戈现在好像觉得，那已经是极为遥远的另一个世界了。

山谷又变窄了，两条路越来越近。乔瓦尼·德罗戈终于看清，另一个人是上尉。他想，先喊叫不太好，可能不会有用，也显得不够尊重人。他用右手反复挥着帽子，可对方没有回应。显然那个人没有发现德罗戈。

“上尉先生！”德罗戈忍不住了，终于大喊起来。他又喊了一声。

“什么事？”对方这样回答。上尉停下来，一本正经地同他打着招呼。他问德罗戈，为什么要喊。对方这样询问时没有显出一丝严厉神情，但可以感觉到，他有点儿吃惊。

“什么事？”上尉再次询问，这次口气中显出一丝怒意。

德罗戈停下脚步，挥着手大声回答：“没什么！我想向您问好！”

这样的解释很愚蠢，几乎有点儿伤人，因为这会使人觉得是在开玩笑。德罗戈立即想到了这一点。他从来没有陷入如此难堪的境地，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孤单，他情不自禁。

“您是什么人？”上尉喊着问道。

这一问使德罗戈感到害怕。山谷两边这种古怪的对话会呈现出调查身份的味道。这个开头令人不快，上尉很有可能是那

座城堡的人。无论如何，必须回答这句问话。

“中尉德罗戈!”德罗戈喊着自我介绍。

上尉不认识他，距离那么远，也不可能听清楚这个姓，但好像已经平静下来，打了一个手势，表示已经明白，然后接着继续前行，那意思好像也是说，等一会儿两人就可以会合了。半小时之后，山谷狭窄之处出现一座桥，在那里，两条路终于交会到一起。

两个人在桥头会合了。上尉来到德罗戈身边，仍然骑在马上，向他伸出手来。这人四十来岁，也许还要大一些，没有胡子，满脸绅士派头。他的制服很粗糙，但很整洁。“上尉奥尔蒂斯。”他做了自我介绍。

德罗戈握着他的手，好像感到自己终于进入军事城堡这个世界。这是第一次与之发生关系，随后会有数不清的另外一些关系，这些关系会把他卷进那个世界。

上尉当然继续前进，德罗戈紧随其后，但略为拉开一点儿距离，以表示尊重。他想对方可能会想到刚才令人尴尬的对话。倒是相反，上尉一言不发，可能是不想说话，也可能是有点儿腼腆，不知从哪里说起。路很陡，阳光暖洋洋的，两匹马走得很慢。

奥尔蒂斯上尉终于开口：“刚才因为太远，没有听清楚您的姓名。好像是德罗索?”

德罗戈回答说：“是德罗戈，最后是戈，不是索。乔瓦尼·德罗戈。您呢，上尉先生?请原谅，我刚才喊的声音太大，请见谅。不知道您是否知道，”他含含糊糊地补充说，“山谷

之中看不清军衔。”

“确实无法看清。”奥尔蒂斯承认了这一点，等于不再计较刚才的不敬，随后还笑了一下。

他们这样骑在马上，双方都有点儿尴尬。过了一会儿，奥尔蒂斯终于开口：“这样走下去，走到哪里？”

“走到巴斯蒂亚尼城堡啊。怎么，不是这条路？”

“是这条路，确实是这条路。”

他们又沉默下来。天很热，四周都是大山，山上草木茂盛，没有一个人影。

奥尔蒂斯开腔了：“这么说，您是到城堡去？可能是送什么信息吧？”

“不是，先生。我是去服役，我分配到那里了。”

“是组织分配去的？”

“我想是这样，是组织分配的。这是第一次任命。”

“那就是组织分配的，是这样……好吧，现在……请接受我的祝贺。”

“谢谢，上尉先生。”

两人又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德罗戈感到很渴，他看到上尉的马鞍上吊着一个木质行军水壶，听到水在壶里咣当咣当地响着。

只听奥尔蒂斯问道：“是两年？”

“对不起，上尉，您是问，是不是两年？”

“我是说两年。一般都是两年，您将在那里待两年，不是吗？”

“两年？我不知道，没有对我说待几年。”

“哦，都知道是两年。你们这些新任命的中尉一般都是两年，然后走人。”

“按规定所有的人都是两年？”

“都是两年。大家都知道，两年等于四年军龄，这对你们来说很重要。不然就没有一个人申请去了。尽管晋升快一些，但大家还是不愿意待在城堡，不是吗？”

德罗戈对此一无所知，但为了不显得太傻，尽量回答得含糊一些：“是的，好多人……”

奥尔蒂斯不再继续说下去，好像这个话题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不过，坚冰已经打破，所以德罗戈问道：“在那座城堡，所有的人都是一年顶两年？”

“所有的人，哪些人？”

“我是说，对所有的士官？”

奥尔蒂斯冷笑了一声：“是的，所有的！可以想见！毫无疑问，只对下级军官。不然，谁还愿意申请去那个地方？”

德罗戈又说：“我没有申请。”

“您没有申请？”

“是的，先生，没有申请。我只知道，两天之前，我被分配到那座城堡去了。”

“是这样。真奇怪，确实很怪。”

他们又沉默不语了，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但奥尔蒂斯又开口了：“只要是……”

德罗戈好像醒悟过来：“是命令，上尉先生，对吧？”

“我是说，只要是没有任何别的人申请，于是他们就命令您去了。”

“很可能是这样，上尉先生。”

“是的，应该是这样，确实如此。”

德罗戈低头看着路上的灰尘，灰尘上是两匹马的影子。它们的头每迈一步摇晃一次。他听到了它们的四个前蹄发出的响声和几只苍蝇的嗡嗡声，其他再无任何动静。漫漫长路看不到尽头。每到山谷拐弯之时，眼前就是高高的陡壁，陡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小路也弯弯曲曲，“之”字形攀缘而上。他们来到高处，极目远望，对面仍是高山，小路依然在向上攀缘。

德罗戈问道：“对不起，上尉先生……”

“请讲，请讲吧。”

“是不是还很远？”

“不太远了，按照现在这样的速度，也许再有两个半小时就到了，也可能是三个小时。中午咱们就可以到了。”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两匹马浑身是汗，上尉的马显得更累，脚步有些不稳。

这次是奥尔蒂斯先开口：“从皇家学院毕业，对吧？”

“是的，先生，是皇家学院。”

“是这样。请问，马纽斯上校是不是还在那里任教？”

“马纽斯上校？好像没有听说过。不，我不认识这位上校。”

这时，山谷变得很窄，阳光之下，山口好像十分狭窄。侧面偶尔出现一道黝黑的山峡，山峡中冷风嗖嗖吹来。向上看是陡峭的锥形大山，可以想象，就是两三天也不可能爬到山顶，因为这大山实在太高了。

奥尔蒂斯又开口了：“中尉，请问，博斯科少校还在吗？是不是还在教射击？”

“没有，先生，好像没有。教射击的是齐梅曼，齐梅曼少校。”

“哦，是齐梅曼，是这样。好像听说过这个人。问题是，从我在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可以肯定，一切都变了。”

现在，两个人都在想着什么。路又来到阳光之下，山连着山，山体更加陡峭，有的地方是寸草不生的石壁。

德罗戈说：“昨天傍晚我见到它了。”

“见到什么了？您是说城堡？”

“是的，是城堡。”德罗戈回答说。过了一会儿，为了显得有礼貌，他又补充说：“城堡很大，对吧？我觉得大极了。”

“城堡很大？不，不是，是最小的城堡之一，是座十分陈旧的建筑，从远处看，会给人异样的效果。”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后，上尉才说：“非常陈旧，可以说完全过时了。”

“可是，是重要城堡之一，不是吗？”

“不，不是。是一座次级城堡。”奥尔蒂斯回答说。看起来好像他很想说它的坏话，口气却又很特别，那样子很像一个人很想谈论他儿子的缺点，但非常肯定的是，他内心里觉得，同儿子的很多优点比较起来，这些缺点实在微不足道。

“那是一段已经死亡的国界，”奥尔蒂斯说，“因此，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就是那样，同一个世纪之前完全一样。”

“什么，死亡的国界？”

“一段无人过问的国界。它的外面是大沙漠。”

“大沙漠？”

"名副其实的大沙漠，石头遍地，沙土干燥，人们叫它鞑靼人沙漠。"

德罗戈问道："为什么是鞑靼人？跟鞑靼人有什么关系？那里有鞑靼人？"

"古代有，我想是这样。但更应该说是一种传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穿越它，即使在过去的战争中也是这样。"

"这样说来，那座城堡一直毫无用处？"

"毫无用处。"上尉回答说。

路一直在向上爬，树木已经不见了，这里那里只有一些稀稀拉拉的灌木丛，剩下来就是干枯的草地、山岩和坍塌的红土块。

"对不起，上尉先生，城堡附近有村庄吗？"

"噢，附近没有。有一个村庄叫圣罗科，但离城堡有三十公里。"

"那就是说，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我想是这样。"

"没什么好玩的，没什么可玩，确实是这样。"

空气显得更为干燥了，山体呈圆形，看来是得爬最后的高坡了。

"上尉先生，那里的生活不是很枯燥吗？"德罗戈笑着问道，语气显得很亲切，好像是说，即便如此，他也并不在意。

"一个人到时是会习惯的。"奥尔蒂斯这样回答，他又补充说，口气中暗含着指责的意味，"我就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十八年。不，不对，是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德罗戈吃惊地说。

"十八年。"上尉回答。

一只乌鸦在他们两人头上飞过，向山谷低处飞去。

"一只乌鸦。"上尉说。

德罗戈没有回答，他在想着将要面临的生活。他感到，他好像置身于那个世界之外，置身于那种孤独、那座大山之外。他问道："以前被派到那里去的军官，是不是有人留了下来?"

"现在，留下的很少了。"奥尔蒂斯回答说。他好像有点儿后悔，后悔说城堡的坏话，发现对方似乎有点儿把问题扩大了，"几乎没有一个人留下。现在，所有的人都想到好的驻地去。过去，到巴斯蒂亚尼城堡是荣誉，现在几乎是惩罚。"

德罗戈没有说话。对方又开口了："说到底，那是边界上的兵营。一般来说，到那里去的人应该是好样的。边界上的兵营总归是要害点，确实如此。"

德罗戈一言不发，感到身上好像突然增加了压力。地平线显得开阔了，远处出现了大山和岩壁的轮廓，悬崖上的石峰伸向蓝天。

"现在，在军队当中，观念也在变，"奥尔蒂斯继续说，"过去，去巴斯蒂亚尼城堡是巨大的荣誉。现在人们说，那是已经死亡的国界，可他们没有想过，国界永远是国界，永远不知道……"

一条小溪横过大路，他们停了下来，从马鞍上下来，让马喝点儿溪水，他们自己也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筋骨。

奥尔蒂斯笑着说："您知道那里真正可以算得上上等品的东西是什么吗?"

"是什么，上尉先生?"

"是吃的，您将会看到，城堡的饭菜多么丰盛。这就是常有人来视察的原因所在。每隔十五天就会有一位将军来视察。"

德罗戈迎合地笑着。他不知道，奥尔蒂斯是有点儿傻，是在掩饰什么东西，还是就这样说一说，没有什么深层的意思。

“好极了，”德罗戈说，“我都有点儿饿了！”

“噢，反正不太远了。您看到那个突出的大石堆没有？在那儿，就在它后面。”

他们又上路了。就在那个突出的大石堆后面，两位军官来到一块略有点儿上坡的平地，城堡就在他们眼前，只有几百米的距离。

同前一天傍晚看到的那座相比，城堡确实不大。中心要塞在后部，那里隐隐约约好像有一座兵营，兵营的窗户并不太多，从中心要塞伸出两道带有垛堞的矮墙，直通两侧一边一座菱形要塞，将它们与中心要塞连接起来。这些墙勉强挡住谷口，谷口宽约五百米，两边则是高高的陡峭悬崖。

右侧，就在大山悬崖下，山谷向下凹下去，形成一处马鞍形关口。古老的道路就从关口穿过，到矮墙前停下来。

城堡一片寂静，沉睡在午后的阳光中。阳光普照，没有一丝阴影。矮墙呈浅黄色，它的正面看不到，因为那面正好朝北。烟筒冒出淡淡的炊烟。沿着中心要塞、矮墙和两座菱形要塞的外侧，可以看到一些哨兵，他们背着步枪，有规律地走来走去，每个人负责守卫一小段。他们像摆来摆去的钟摆，显示出时间前进的节奏，又不破坏那无限孤寂的魅力。

左右两侧的大山绵延而去，形成一眼望不到头的一串险峻峰峦，表面上看来好像山连着山，中间没有任何中断之处。这些峰峦也是浅黄色，显得干涩枯燥，至少现在是这样。

德罗戈不自觉地让马停下脚步，缓慢地转着眼睛，最后停在灰暗的矮墙上，感受着它的意味。他想到了监狱，想到了被抛弃的宅第。一丝微风使中心要塞上的旗帜飘起来。此前，这面旗帜下垂着，与旗杆合为一体。隐隐约约传来号声的回音，哨兵开始慢慢换岗。在大门口的小广场，三四个人正把一些袋子装上一辆车，因为太远，看不清是不是士兵。但是，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这里是一派麻木懒散的气氛，像一潭死水，神秘莫测。

奥尔蒂斯上尉也停下来，观察着那座建筑。

“这就是那座城堡。”他这样说，尽管已经没有必要再说。

德罗戈想：“现在我得问问，自己觉得这里怎么样。”他感到厌烦。上尉这时一言不发。

巴斯蒂亚尼城堡并不雄伟，墙很矮，也不漂亮，那些塔和碉堡也没有美感，那种赤裸感让人想到生活中的某些甜蜜事物，但在这里却绝对不会使人感到欣慰。然而，正像前一天晚上在那道山谷中似的，德罗戈现在着迷地看着城堡，一丝难以名状的快感袭上心头。

那后面是些什么呢？在那座毫无亲切感的建筑物的那一边，在那些垛堞之外的那一边，在那些兵营、火药库的那一边，在挡住视线的所有这些东西的那一边会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北边那个到处是石头、一片沙漠、从来没有人去过的王国是个什么样子呢？地图上——德罗戈想起来，地图上的边界外面是一大片空地，城市的名称很稀少，但在城堡高处至少应该可以看到一些村庄、草地、房舍或者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原吧？

他突然感到十分孤单，他那迄今为止一直保持的士兵的勇

气——在平静的驻地，那里有温馨的家、有快乐的朋友，可以在夜里进行小小的冒险，因此一直保持着士兵的勇气——那勇气突然之间消失了，自信心突然之间消失了。他觉得，那座城堡，那个未知世界，他从来不曾想过他会属于它们，这倒不是因为他感到它们可恨，而是因为，它们与他的日常生活实在相距太远。那是一个必须承担更多责任的世界，除去它的死板规则之外，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亮点。

咳，还是回家吧。连那座城堡的门边都不要登，立即下山，回到城里，恢复旧的习以为常的生活。这只是德罗戈心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如果这对于一个士兵来说有点儿显得没有骨气，这倒也并不太重要。那只是一闪念，必要的话，他甚至可以承认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只要放他走人就行。然而，这时，从北方看不清的地平线上，一股白色浓烟突然升起。阳光之下，白烟越过斜坡，不受任何干扰，袅袅向上，飞入蓝天。哨兵走来走去，一个个活像机器人。德罗戈的马停下脚步，对天嘶鸣。此后，一切又落入无限的寂静之中。

德罗戈的眼光终于离开城堡，转向身旁的上尉，希望他能说几句让人感到贴心的话语。奥尔蒂斯这时却一动不动，紧紧盯着黄色的矮墙。是的，他在这里生活过十八年，他在思考，陷入几乎像是着迷的状态，像是见到了什么惊人的奇迹。他的样子像是在欣赏这一奇迹，愉快的微笑和伤感同时慢慢在他的脸上浮现出来。

第三章

刚一到达，德罗戈就要向马蒂少校报到，他是这里的最高领导的第一助手。值班中尉是个冒失而热情的年轻人，叫莫雷尔，他陪着德罗戈穿过城堡心脏部位的长廊去见少校。从进口处的门厅可以看到长长的走廊，走廊内空无一人。两人穿过门厅在宽大的长廊里走着，走廊好像没有尽头。走廊的天花板在阴影之中，看不太清楚，偶尔从侧面的小窗中透进一小束亮光。

只是到了上面一层才看到一个士兵，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纸袋。墙壁潮湿，空无一物，这里也是光线昏暗，一片寂静。所有的一切使人感到，它们已经被人遗忘，而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地方却有鲜艳的鲜花、笑嘻嘻的美女、温馨安逸的家。城堡内的一切好像早已被人遗弃，可是，这是为了谁？是为什么样

的利益？现在他们来到第三层，又是一个与第一层完全一样的走廊。从墙壁后的某个地方传来一阵笑声，德罗戈甚至觉得这好像不是实实在在的笑声。

马蒂少校有点儿胖，微笑着，笑意显得有些装模作样。他的办公室很大，办公桌也很大，上面整整齐齐放着些纸张。这里有一幅国王的肖像，少校的军刀挂在一个专用木桩上。

德罗戈立正做了自我介绍，拿出自己的证件，接着说自己并没有申请到这一城堡来。（他心里想的是，如果可能，一定要立即离开这里，调往别的地方。）然而，马蒂打断了他。

"中尉，多年前我就认识您父亲，那可是一位典型的绅士。您肯定愿意为纪念他而做出成绩，争取好名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高等法庭庭长？"

"不是，少校先生，"德罗戈纠正说，"我父亲是一名大夫。"

"噢，是大夫，对了，是大夫，您看我这记性，我给搞错了。对，是大夫，不错，是大夫。"马蒂显得有些尴尬。德罗戈注意到，对方老是把左手放到领口，极力掩盖一片污渍，一片圆圆的污渍，显然是不久前刚刚弄上去的，就在军装的胸口部位。

少校很快又开口了："很高兴在这里见到您。"接着又说，"您知道彼得罗三世陛下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巴斯蒂亚尼城堡是我的王冠的哨兵。'我想加上一句：属于这一城堡是莫大的光荣。中尉，难道我说得不对？"

他机械地说着这些，好像多年前就已学会了这一套，在一定的场合，必须把这些掏出来。

“正是这样，少校先生，”德罗戈说，“您讲得非常有理。可是，我愿向您说实话，对我来说太意外了。我在城里有家，我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希望留在……”

“噢，那就是说，您是想离开这里，刚刚到达就离开，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愿向您说，我很遗憾，非常遗憾。”

“不是说我要这样。我不想讨价还价……我是说……”

“我明白了。”少校叹了一口气说，那意思好像是，这是经常发生的老一套，他知道应该如何同情来者，“我懂了。您原来所想象的城堡是另一副样子，现在您感觉它有点儿可怕。可是，请您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刚刚到来仅仅几分钟，怎么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德罗戈说：“少校先生，我对城堡并没有一点儿敌意……我只是想留在城里，或者，至少离城近一些。您说不是吗？我坦率地向您讲了，我看到，您在这些事上是个明白人，我指望您大方……”

“这是当然的，当然是这样！”马蒂微笑着大声说，“我们在这里正是为了这个！在这里，我们不能容许一个人抱有不良的心思，包括最下级的小哨兵。只是，对不起，我觉得，您是个很好的年轻人……”

少校沉默了几分钟，好像是在想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就在这时，德罗戈的头向左转了一下，眼睛正好对着窗户，朝向内部走廊的那扇窗户开着。他看到了对面的墙壁，像别处一样也是浅黄色，阳光照在上面，有一些长方形的阴影，那是几扇窗户。除此之外，可以看到，墙上挂了一只钟，时针显示，现在是两点整。高处的一个平台上，哨兵身背长枪走来走去。在

这座建筑物的上方远处，阳光的反衬之下，山上的石峰显得十分突兀。他所看到的，只是山峰的很少一部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尽管只是看到了这悬崖的一部分，可是仅这一眼也使乔瓦尼·德罗戈想到了北边的大地和紧临城堡的那个神秘国度。那边是个什么样子？令人昏昏欲睡的光亮从那边照过来，从冷漠的烟尘中照过来。这时，少校又说话了："中尉，请告诉我，"他问德罗戈，"您是想立即就走呢，还是说等几个月之后再走呢？对于我来说，我再说一遍，这无关紧要……从形式上说，确实可以理解。"他在最后加了这么一句，以显得不那么不近情理。

"应该马上就走，"德罗戈高兴地说道，不费周折使他感到意外，"应该马上就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那好，那好，"少校这样安慰他，"现在，我愿向您解释，如果您想马上就走，最好就说您病了。您到门诊部去观察两天，大夫给您开一个证明。不过，很多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坚持不住……"

"必须说病了？"德罗戈这样问了一句，他不喜欢装假。

"要说是必须，那也说不上。但这样一来一切就简单了。不然的话，您就得写书面申请，申请调到别的地方，还得把这份申请递交最高司令部，需要最高司令部批准，这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首先是，这事由上校负责，他希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事肯定使他不快，使他感到伤心，正是这个词，伤心，好像城堡做错了。因此，如果我是您的话，如果要我讲实话的话，我就要尽量避免……"

"可是，对不起，少校先生，"德罗戈插话说，"这些情况

我根本不知道。如果离开会使我蒙受损失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尉，想都不要想，您不懂我的意思。不管是哪种情况，您的前程都不会受到影响。这只是，怎么说呢，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当然了，我必须马上告诉您，这事会使上校先生不高兴。不过，如果您下定决心要……”

“不，不是这样，”德罗戈说，“事情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的话，也许最好还是让大夫出个证明。”

“至少应该……”马蒂讨好地笑着，后半句吞了回去。

“至少应该怎么样?”

“至少应该，您强忍着也待上四个月，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四个月?”德罗戈问道。这使他相当失望，然后是不是能够马上离开依然悬而未决。

“是的，四个月，”马蒂再次肯定，“程序十分严格。现在我来给您解释：所有的人每年做两次体检，这是正式写明的。下一次体检将在四个月之后进行。我觉得，这对您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如果您需要的话，检查报告将是不合格，这一点，我亲自保证。您可以完全放心。”

“除此之外，”少校停了一下之后继续说，“除此之外，四个月毕竟是四个月，这样就可以打一份个人的报告了。您可以放心，上校会同意。您知道，这对您的前程有什么价值。可是，咱们还是要讲清楚，咱们一定要讲清楚，这只是我的建议，您有绝对的自由……”

“是的，先生，”德罗戈说，“我完全明白。”

“这里的工作并不很累，”少校强调说，“几乎可以说，就是简单地站岗巡逻。新菱形要塞那边紧张一些，起初肯定不会让您去。没有什么吃力的事，不必担心，也不会有什么令人烦恼的情况……”

德罗戈勉强听着马蒂的解释，不知道为什么，他竟被窗框吸引住了。窗外是那个悬崖的一角，悬崖突兀地立在正面那堵矮墙之上。一种他自己也难以名状的感觉渗透到心底，也许是一种古怪荒唐感，也许是一种不祥的暗示。

与此同时，他也感到十分心安。他仍然想离开，但不像先前那样十分焦急了。对于刚到达时的那种焦虑几乎感到有些羞耻。或许他还没有达到别人那样的高度？他现在想，立即离开会被认为是承认自己比不上别人。这样一来，在内心深处，自尊同他想再过上原来的家庭生活的愿望斗争起来。

“少校先生，”德罗戈开口说，“感谢您的建议，让我想一想，明天再答复。”

“好极了。”马蒂说，他显然很满意。“今天晚上怎么办？要不要在餐厅见见上校？还是说等一等再说？”

“这个，”德罗戈回答说，“我想，没有必要藏起来，再说，反正我得在这里待四个月。”

“这样很好，”少校说，“这样您会感觉受到了鼓舞。您将会看到，这里的人都很热情，所有的军官都是好样的。”

马蒂笑了，德罗戈知道，该告辞了。但在走之前他又问了一句。

“少校先生，”他的声音显然很平静，“我可以看一看北边吗？可以看看墙那边吗？”

“墙那边？我原先并不知道，您对风光这么感兴趣。”少校这样回答。

“少校先生，只看一眼，只是出于好奇。我过去听说，那边有沙漠，我从来没有见过沙漠。”

“中尉，不值一看。那种风景十分枯燥，确实没什么好看的。听我的，别再想它了。”

“少校先生，我不再坚持了，”德罗戈说，“我原来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马蒂少校合起他那胖胖的双手，几乎像是在祈求。

“您向我提出的这一要求，”他说，“是唯一一件我确实无法答应的事。到墙头之上，到哨所，只能是值岗的军人才能去，必须知道口令。”

“没有一条特殊通道？军官也不行？”

“军官也不行。噢，对了，我清楚地知道，在你们城里，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好像是小题大做，好像很可笑。在城市里，口令不是什么秘密，这儿可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少校先生，如果我坚持要……”

“您说，中尉，您说。”

“我想说，连一个射击孔、一个观察的窗口也没有？”

“只有一个，唯一的这一个在上校的办公室里，可惜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了好奇想去那里观景。确实不值得，我再向您说一遍，那边的风光不值一看。哦，如果您决定留下来的话，那边的风光会让您烦透的。”

“谢谢，少校先生。还有命令吗？”他立正告别。

马蒂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中尉，再见！别再想了，那

边的风光不值一看，我向您保证，那是让人感到极为厌烦的风光。”

可是，就在那天傍晚，刚刚下岗的莫雷尔中尉偷偷带着德罗戈登上墙头，为的是让他好好看看。

走廊很长，只有几盏油灯，从入口的这一头到另一头，两侧是白墙，偶尔有一扇门、一间试验室、一个哨所。两人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多米之后，才来到通往第三座要塞的入口。一个持枪哨兵站在墙头。莫雷尔同格罗塔中尉谈了几句，算是申请，后者是带班军官。

就这样，算是符合规定了，他们可以进去了。德罗戈来到一条小小的通道，灯光下看到，墙上挂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站岗士兵的姓名。

“过来，到这边来，”莫雷尔对德罗戈说，“最好快点儿。”

德罗戈紧跟着莫雷尔来到很窄的梯子旁，亮光之下看到，梯子靠在要塞的斜坡上。莫雷尔对正在这段墙上走来走去的哨兵打了一个手势，意思好像是说，拘泥于形式毫无用处。

德罗戈突然之间就来到了外围垛堞前。他的眼前，山谷沉浸在落日的光辉之中，北方的秘密展现在他眼前。

德罗戈看着这一切，脸色有些苍白、僵硬。附近的一个哨兵停下脚步，无边的寂静像是从晚霞的光芒之中沉下来，笼罩了这里的一切。德罗戈的眼睛死盯着眼前问道：“那后面是什么？那块山岩后面是什么？一直到最远处都是这样？”

“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莫雷尔回答说，“必须到新要塞才能看到，就是那边那座，就在那座锥形山山顶。在那山顶可

以看到前面的那大片荒原。人们说……”说到这里，他突然住口不再说下去。

“人们说什么？……说什么？”德罗戈马上问。他的声音颤抖，夹杂着焦急不安。

“据说都是石粒，是一片大沙漠，白色的石粒，据说像雪一样。”

“全是石粒？仅此而已？”

“人们说是这样，还有一些沼泽。”

“那边最远处呢？再向北，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东西吧？”

“通常地面上都是雾，”莫雷尔这样说，显然失去了原来的热情和活跃，“那是北方的浓雾，什么也看不清。”

“浓雾！”德罗戈不相信，于是大叫了一声，“不会永远都是大雾吧，总会有几天晴天能看清地面的情况吧？”

“从来没有晴朗过，冬天也是这样。但也有人说，他们见过那边的情况。”

“什么，有人说看到过？看到些什么？”

“是些梦，出过这样的事。对士兵所说的，你一定要谨慎。一个说是这样，另一个说是那样。有人说看到一些白色的高塔，要么说是有一座火山，还冒着烟，浓雾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奥尔蒂斯上尉也说他看到过。这些好像已经有五年了。听他说，那边有一条长长的黑色地带，可能是树林。”

他们不再说话。德罗戈想，以前曾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世界呢？也许是在梦中？或者是某个古代神话故事中描写的？他好像觉得，又认出它来，坍塌的低矮石壁，既没有树木也没有绿草的弯曲山谷，陡峭的悬岩，最后是那片空无一人的三角形

平地，山岩并没有把它完全挡住。藏在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被再次唤醒，他现在无法理解这些都是什么。

现在，德罗戈欣赏着北方的这个世界，欣赏着那片空无一人的荒原，听别人说，没有一个人穿越过这片荒原。敌人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战斗，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就是这样，”莫雷尔极力装出年轻人的语气，“就是这样，喜欢吗?”

“咳！……”德罗戈只能这样回答。乱糟糟的想法使他内心不安，同时又有些害怕。

一声号声传来，声音并不太大，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过来的。

“现在最好回去。”莫雷尔建议说。可是，德罗戈似乎没有听到，仍在自己的混乱想法中努力寻找着某种东西。傍晚的光亮越来越暗，阴影中刮起的冷风掠过城堡。为了取暖，哨兵又开始走动起来，偶尔看一眼乔瓦尼·德罗戈，看看这个陌生人。

“最好还是回去吧。”莫雷尔又催了一次，用手挽住他的这位战友。

第四章

过去有好多次德罗戈也是孤零零一人，有几次是在乡下，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感到孤独迷茫，另外几次是在城里的夜间，在犯罪分子活动的城区，天刚刚黑下来，他在街头踯躅，担惊受怕，好像就睡在路边。可是，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旅途的激动已经结束，他的新战友已经睡下，他坐在自己的房间，灯光之下坐在床沿，痛苦迷茫。现在他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孤独了。（这是所很难看的房间，满铺着木地板，床很大，除此之外就是一张桌子、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沙发和一个柜子。）所有的人对他都很客气，在餐厅，为欢迎他还开了一瓶酒。可是现在，没有一个人来问他，大家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床头挂着一个木制十字架，另一边是一份陈旧的宣传画，字体很大，头几个词还可以辨认出来：Humanissimi Viri Francisci

Angloisi virtutibus……[1]整整一夜，也许不会有一个人进来向他道一声晚安。整座城堡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这个人，不仅只是在城堡之内，很可能全世界都不会有一个人想到德罗戈。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关心的事，每个人只想着自己，甚至妈妈也是这样，很可能是这样，甚至她这时心里想的也是别的事，她并非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过去，她整天想的都是德罗戈，现在，该想一想别的儿子了。应该如此，乔瓦尼·德罗戈没有一丝埋怨，可在这时，他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床沿，在城堡中的这所房间内。（现在他看清楚了，木板墙壁上刻着一把军刀，而且耐心地添加了颜色，大小与真的军刀不相上下，初看之下以为是真的。这是某位军官耐心细致的杰作，不知道这是多少年之前的某位军官留下的。）德罗戈坐在床沿，头微微前倾，背有些弯，目光呆滞沉重，倍感孤独，这是一生当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德罗戈吃力地站起来，打开窗户，看着窗外。窗子朝向庭院，别的什么也看不到。他的目光转向南方，极力想分辨一下他前来城堡时翻越过的那些大山，因为是夜间，他只能白费力气，那些山在低处，可能被要塞的围墙挡住看不到了。

只有三个窗口亮着灯，但都在他这面，所以看不到窗内的情况。他们的灯光，以及德罗戈的灯光，投射到对面墙上，像是被放大了，其中一个窗口好像有人影在动，也许是某个军官正在脱衣服。

他关好窗户，脱下衣服，躺到床上。再思考几分钟吧。他

① 意为“向安立甘宗极为仁慈的弗兰奇希的善德致以……”。

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也包着一层木板。他忘记带些书来，但今天这个晚上无所谓，他感到有些累。他关了灯。黑暗之中，窗户的长方形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德罗戈看到，窗外天空的星星在闪闪发光。

德罗戈感到，一股突如其来的睡意将他拉进梦乡。但是，那种睡意并不是那么清晰。几乎像是在梦中，人们在他眼前来来往往，甚至开始形成一个有情节的故事。可是，几分钟之后他发觉，自己依然醒着。

他仍然像刚才那样醒着，这无边的寂静好像在捶打他。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咳嗽的声音，这可能吗？然后是在近处，水“扑通扑通”的沉闷响声传来，大约是从墙壁那边传过来的。一颗小小的绿色星星（他看到，它好像一动不动）在夜空中进行着它的漫游，很快就要走到窗子的顶点了，过一会儿可能就消失不见了。它在黑色的映衬下还要闪出它的亮光，很快就会消失。德罗戈还想再跟随它走一会儿，把头向前移动了一下。就在这时，他再次听到了水的“扑通”声，那声音很像是什么东西掉进了水里。会不会再响？他一动不动地等着这水声，等着这从地下、从沼泽、从空无一人的住家传来的水声。死一样的几分钟过去了，那是绝对的寂静，城堡内的这位先生终于感到那毋庸置疑的寂静。在德罗戈周围，遥远生活中的那些无法解说的影像再次向他压过来。

“扑通！”这可恶的声音再次传来。德罗戈坐起来。这意味着，这是一种反复不停的声响，后面的声响并不比前一次的小一些，因此这不是很快就能消失的滴水声响。这让人怎么能入睡？德罗戈想起来，他的床边有一根绳子，也许是拉着敲钟的

绳子。他试着拉了一下，绳子被拉紧，曲曲折折的建筑物的远方有了反应，那是几乎让人无法听到的叮咚之声。真愚蠢，德罗戈这样想，竟然为这么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小事呼叫别人。来的会是什么人呢？

不多一会儿，房间外的走廊里传来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近，有人开始敲门。"请进。"德罗戈这样说了一声。一个士兵手持灯笼站在门口："中尉先生，有什么吩咐？"

"我的上帝，这儿没法睡觉！"德罗戈冷冷地说，口气中含着怒气，"这讨厌的声音是怎么回事？管子漏水了，去把它修好，不然绝对没法入睡。有时只要垫一点儿破布就能解决问题。"

"那是蓄水池的声音，"这个士兵马上回答说，好像对这种事早已习以为常，"是蓄水池的声音，中尉先生，毫无办法。"

"蓄水池的声音？"

"是的，先生，"这个士兵解释说，"是蓄水池，就在这堵墙后面。所有的人都抱怨，毫无办法。并非只有这里能听得到。冯扎索上尉先生也经常为此喊叫，可是毫无办法。"

"那好吧，请回吧。"德罗戈只好这样说。门关上了，脚步声远了，又是无边无涯的寂静，窗口的星星闪着光。现在德罗戈想到了那些哨兵，他们就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息，活像一些机器人。这几十个人夜间不能休息，而他躺在床上，其余的一切沉浸于睡梦之中。德罗戈想，几十个人在站岗，他们为了谁？为的是什么？看来在这座城堡里，军事方面的形式主义在丧失理智方面堪称杰作。上百人在看守这道豁口，可这道豁口不曾有一个人穿越。德罗戈想，还是走吧，赶快离开吧，前往让人能透得过气来的地方吧，赶快躲开

这神秘的浓雾吧。咳，自己的家现在如何，这么晚了，妈妈肯定已经躺到床上，灯全部都关了。至少此刻她并没有想念他，更有可能的是，她正在为一丁点儿小事着急不安，他对此了如指掌，夜里她常常辗转反侧，无法休息。

蓄水池再次发出声响，又一颗星星来到长方形窗子的上沿，它的光仍然能够抵达这个世界，仍然能够抵达城堡的斜坡，仍然能够与哨兵紧张的眼光相遇。但是，它的光无法照到乔瓦尼·德罗戈，他在期待着能够进入梦乡，一些不祥的想法在折磨着他。

马蒂的那些吹毛求疵是不是在演戏？四个月之后，是不是会不再让他离开？是不是会找一些微不足道但又合乎规定的借口阻止他返回城里？如果不得不留在这里很多年，留在这所房间，睡这样的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青春年华不是就如此耗费殆尽了吗？多么荒唐的假设，德罗戈这样自言自语，他知道，这些假设是不可能的，尽管他无法赶走它们。刚刚过了一小会儿，他又不自觉地想起这些事，想起在夜间的孤寂笼罩下产生的这些想法来。

就这样，他感觉到在自己周围，一张极力要把他扣下来不许离开的大网正在扩展开来。很有可能，这涉及的并非只是马蒂一个人。无论是马蒂还是那位上校，或者另外一个什么军官，他们对他根本不感兴趣，不管他是走是留，他们肯定都不关心。可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努力，在极力反对他返回城里，或许这股力量就来自他的内心，只是他自己并不知情。

后来，他看到一座大厅，看到白色的路上有一匹大马，他觉得，那匹马好像在呼喊他的名字。于是，他很快进入梦乡。

第五章

两个晚上之后，乔瓦尼·德罗戈第一次来到第三座要塞开始值岗。下午六点，七支警戒分队在院子里站好了队，三支在中心要塞，四支到两侧要塞。第八支分队去新要塞，因为要走很远的路，所以已经先期出发。

特隆克中士在城堡已经很多年，带领二十八个士兵前往第三要塞，再加上一个号兵，总共是二十九个人。他们都是第二连的，即奥尔蒂斯上尉的那个连队，德罗戈也被编入这个连。今天德罗戈带队，所以身佩军刀。

七支分队站成一队，按照传统，上校在一扇窗口看着这支队伍。中心庭院的黄土地上，这支队伍形成一条黑色长条，十分显眼。

围墙之上，微风吹过，碧空如洗，最后的阳光照着围墙的

轮廓。这是九月的一个傍晚。副司令尼科洛西中校从司令部大门走出来，双手扶在军刀上。他有点儿瘸，因为很早以前受过伤。这一天由大块头蒙蒂上尉负责视察，他以他那沙哑的嗓音发出了口令，所有的士兵，确实是一个不落的所有士兵应声举起武器，发出响亮的金属声响。然后是一阵寂静。

七个小分队的号兵们一个接一个吹起出发号。他们用的是有名的巴斯蒂亚尼城堡银号，红黄相间的缨穗，每把号都配有一枚硕大的徽章。它们发出的声音清脆嘹亮，掠过一动不动的成排刺刀，冲向蓝色的晴空，像钟声一样洪亮，同时又带着颤音。士兵们立正站着，纹丝不动，像一尊尊雕像，他们的脸上显出军人特有的庄严神情。不，他们肯定不是去站岗，那是单调枯燥的事，而是带着英勇的目光等待着迎战敌人，看来确实是这样。

最后一声号声在空中回响了很长时间，围墙将号声反射回来，余音萦绕不绝。刺刀对着幽深的蓝天发出寒光，过了一会儿之后才隐没在队列之中，寒光随之消失。上校离开窗口不见了。七支小分队的步伐响起来，分别穿过城堡迷宫一般的小路，奔向各自的岗位。

一个多小时之后，乔瓦尼·德罗戈来到第三要塞的高处平台，这正是他抵达这座城堡后第一天晚上向北方观望的那个地方。那天晚上是出于兴趣来到这个地方，像一个过路的旅行者。现在则成了主人：在这二十四个小时之内，整个这一要塞和这一百米的围墙完全由他独自负责，他就是唯一的主人。在他手下，四名炮兵在小要塞内守护着炮口对着山谷的两门大炮，三名哨兵守卫要塞外围，另外四名哨兵沿左侧围墙布置，

每人负责二十五米的一段围墙。

同下岗哨兵的换岗过程是按照严格的规章进行的，由特隆克中士监督，在军事规章方面他可以说是一名专家。他在这座城堡已经待了二十二年，已经再也不想离开，即使在假期也不愿离开。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了解城堡的每个角落，军官们常常在夜间遇到他，黑暗之中，他在城堡内转来转去，视察每一个角落，不必使用一点点照明灯光。轮到他站岗的时候，哨兵们不敢有一刻放下手中的步枪，不敢靠在墙上休息，甚至不敢停下脚步，因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容许停下巡逻的脚步。整整一个夜晚特隆克都在瞪着大眼，迈着轻轻的脚步，毫无声响地沿着巡逻路线转悠，把哨兵吓了一大跳。“什么人？那边是什么人?”哨兵握紧步枪大声问道。“山洞。”中士回答。“格列高教皇。”哨兵接着回答。

实际上，军官站岗时只在自己负责的那段围墙上转悠，并不那么讲究严格的形式，士兵能够看到他们，同他们对口令显得很可笑。只有在特隆克值班的时候，必须严格按规章办事。

特隆克个子不高，很瘦，面相显得有点儿老，头发梳得很亮。他跟其他战友很少交谈，业余时间一般都是独自一人学习音乐。他对音乐可以说是着了迷，乐队指挥埃斯皮纳上士也许是他仅有的朋友。他有一部手风琴，可他几乎没有拉过，尽管据说他拉得很不错。他学习和声，有人说，他创作了不少军事进行曲。具体情况人们一无所知。

不过，在他值班的时候，像他休息时习惯的那样吹吹口哨不会有什么危险。他总是那样沿着围墙反复巡逻，认真观察北方的谷地，不知在寻找什么。现在，他来到德罗戈身边，指着

陡峭山脊上通往新要塞的崎岖山路对德罗戈说："那边正在换岗。"说话时他用右手食指指着那边。在傍晚的昏暗中，德罗戈什么也看不出来。中士摇了摇头。

"出什么事了？"德罗戈问道。

"不能这样站岗。我一直都这样说，真是疯子。"特隆克这样回答。

"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能这样站岗，"特隆克重复了一遍，"在新要塞，换岗应该提前进行。可是，上校就是不干。"

德罗戈吃惊地看着对方：特隆克可以批评上校，这可能吗？

"上校先生他……"他的口气严肃认真，而且很自信，这倒并不是为了纠正下面这些话的意思，"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当然有道理。可是，没有一个人向他解释这样做的危险。"

"危险？……"德罗戈问道。他想，从城堡到新要塞，路这么好走，又是这么一个空旷荒芜的地方，会有什么危险呢？

"是的，危险，"特隆克回答说，"迟早会有那么一天，会在这样黑的晚间发生一件什么事。"

"那应该怎么办？"德罗戈客气地问了一句。对所有这些故事，他的兴趣并不很大。

"过去，"中士很高兴有机会显示自己的能力，"过去，新要塞的换岗时间比城堡的换岗时间要早两个小时。换岗时间一直是在白天，冬天也是这样。于是，口令的事很简单，需要知道进入要塞的口令，需要知道新口令，一个是白天值岗的口令，一个是回到城堡的口令。就这么两个口令就够了。下岗的

人回到城堡时，这里还没有换岗，口令还有用。”

“噢，我懂了。”德罗戈说着，不再紧跟在他身后。

“可是，后来，”特隆克继续说，“他们害怕了。据他们说，那么多知道口令的士兵在边界一带自由活动，这显得有些不够谨慎。他们说，五十来个士兵，而军官只有一个，一名士兵叛变的话难道不是很容易吗?”

“噢，是这样。”德罗戈表示赞成。

“于是，他们想，最好口令只让带队的军官知道。因此，现在的情况是，换岗时去换岗的人提前四十五分钟从城堡出发。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其他地方的换岗时间统一为六点整。前往新要塞的分队五点一刻就出发，抵达时正好是六点整。出城堡不需要口令，因为是当天安排出发的值岗小分队。进入新要塞却需要口令，而且是前一天的口令，前一天的口令只有带队军官一个人知道。在新要塞换岗之后，口令即改为今天的口令，这一口令也是只有带队军官一个人知道。这样一直持续二十四小时，直到新的小分队来换岗为止。第二天晚上，士兵们回到城堡时（他们可能六点半才能回到城堡，回去的路是下坡，不像来的时候那样吃力），口令又变了。于是就需要知道第三个口令。带队军官需要知道总共三个口令，一个是前往换岗的口令，一个是值班时的口令，第三个是回城堡时的口令。搞得如此复杂，为的是让士兵走在路上的时候对口令一无所知。”

“我要说的是，”特隆克继续说下去，根本不考虑德罗戈是不是关心，“我要说的是，如果口令只有军官一个人知道，我们假设，如果他在路上感到不舒服，士兵该怎么办？他们总不能强迫他说出口令吧？这样一来，他们甚至连回到出发的地方

都不可能了，更何况口令已经改了。他们为什么不想到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他们只想着保密，可他们没有发现，这样一来就得三个口令，而不是两个，第三个口令，就是第二天回到城堡时需要的那个口令，不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前就已经发布了吗？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个口令都不能改动，不然，值岗的小分队就再也进不了城堡了。”

“可是，”德罗戈反驳说，“在城堡门口，不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吗？完全可以看清，小分队是下岗归来的自己人！”

特隆克居高临下地看着中尉，高傲地说：“中尉，这是不可能的。城堡有城堡的规定。没有口令，从北方过来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得进入城堡，不管他是什么人。”

“可是，”德罗戈被如此荒谬的思维方式激怒了，因此他说，“可是，为新要塞设一个特别口令不是简单极了？那里先换岗，归来的口令只让军官知道，这样不是就可以了吗？这样一来，士兵们依然是什么也不知道。”

“是这样，”这位士官带着几乎是胜利的口气说道，好像他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等着对方的反驳似的，“这或许是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那样一来规章就得改，需要有专门的法律才能改变规章。规章规定（他一字一顿地说）：‘口令使用二十四小时，从换岗起，到下一次换岗为止。在城堡及其附属建筑内只使用唯一的一个口令。’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及其附属建筑内’。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办法。”

“可是，在过去，”德罗戈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认真听，“过去新要塞是提前换岗，是吗？”

“当然是！”特隆克喊道，然后又改变了口气，“是的，先

生。只是最近这两年才这样。过去，情况非常好。”

这位下级士官不说话了，德罗戈吃惊地看着他，在城堡待了二十二年后，这个士兵的心里还能留下些什么？特隆克是不是还能知道，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存在着不穿军装的成千上万个像他一样的人？他是不是还能知道，别的人在城里自由自在地游逛，夜里可以舒舒服服地上床睡觉或者前往餐馆就餐或者去剧场看戏？不（德罗戈看着他，心里已经很清楚），别的人，特隆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对于他来说，除去城堡和他那些可恨的规章以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存在。特隆克再也不记得姑娘们如何发出甜美的声音，也不记得花园是什么样，河流是什么样，除去城堡周围那些稀稀拉拉的瘦小灌木丛之外，他不记得别的树木是什么样子。特隆克在观察，这不假，他在观察北方，但不是以德罗戈的心理在观察；他在盯着通向新要塞的小路、河沟和外边的山崖，他在巡视着所有可能存在的通道，但他看不到那荒凉的悬崖，也看不到那块神秘的三角形平地，也看不到天上的那片白云，在就要黑下来的天空，那片白云在慢慢飘动。

就这样，在黑夜降临之际，德罗戈心头再次被赶快离开的念头占据。为什么不赶快离开？他在责备自己。为什么在马蒂的那些外交辞令和甜言蜜语面前让步？现在，只得等待四个月，那可是漫长的一百二十天啊，其中一半的时间要在围墙上站岗。他感到，他来到另外一类人中间，来到不熟悉的土地之上，这是一个艰苦、吃力不讨好的世界。他看了看周围，又看到了特隆克，后者在盯着下面的小路，一动不动。

第六章

现在已经是深夜，德罗戈坐在城堡那所孤寂的房间里，拿出纸张、墨水和笔来，准备写信。

“亲爱的妈妈，”刚写了这几个字他就感到，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蜡烛光下，只有他一人，没有别人看着他。在这座他不熟悉的城堡里，远离家乡，远离一切有人居住的温馨人家，他觉得，有一点点安慰至少就可以完全打开他的心扉。

确实，对别的人，对那些战友，对那些士官，应该让他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男人，应该同他们欢笑，应该讲一些表现军人的自负、让女人害怕的故事。对妈妈，如果不讲真实情况的话，还能对别的什么人讲呢？今天晚上，德罗戈的真情不是一个优秀战士的真情，是可能与这座令人感到厌恶的城堡也不相称的真情，战友们对此可能会耻笑。这真情就是：旅

途的疲累，那阴郁的围墙给人带来的压抑，明显感觉到的完全的孤寂。

“走了整整两天之后我终于抵达城堡，”本来应该这样向妈妈叙述，“到达之后我才知道，如果我愿意的话，是可以返回城里的。城堡令人窒息，附近没有村庄，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没有一点儿欢乐。”本来应该向妈妈这样叙述。

可是，德罗戈想起妈妈，这时她正在思念着他，她可能会因如下的想法而感到高兴：儿子可能因为同朋友在一起而高高兴兴，也许是些不太肥胖的朋友，不知道是些什么样的人，反正那是一些很好的好朋友。她肯定认为他很满意，很安心。

“亲爱的妈妈，”他的手这样写着，“前天，经过一路游览之后，我来到城堡。这座城堡大极了……”咳，怎么能让她知道围墙的荒凉、隐隐约约的惩罚和放逐的气氛以及那些古怪荒唐的人物呢。只好写道：“这里的军官们热烈欢迎我。”接着再写，“司令的第一助手对我也很热情，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放我回到城里。可是，我……”

或许妈妈这时正在他原先住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拉开抽屉，把他的那些旧衣服整整齐齐地放进去，把书籍和书桌整理好。她已经将这些东西整理了好多遍，可是，只有这样整理着她才能感到，他依然在这里，好像晚饭之前他会像平常那样回到家里。他好像听到了她那熟悉的细碎脚步声，那是不安的脚步，好像总是在为什么人担着心。怎么能再让她伤心呢？如果现在是在她身边，安静地坐在温馨的灯光下，那么他德罗戈似乎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讲出来，她还没有来得及伤心一切就已经化解，因为他就在她身边，厄运已经成为过去。可是，现在

离得这么远，又是通过信件，这怎么可能呢？坐在她身边，围着壁炉，在那座熟悉的古老房子之内，他于是可以讲那个马蒂少校，他的那些阴险的阿谀奉承，还有特隆克的疯狂！他可能会对她说，怎么会同意在那里逗留四个月，两人可能都会大笑起来。可是，距离如此遥远，怎么办？

“但是，我……”德罗戈写道，“我相信，为了我、为了我的前程，我想最好还是在这里留一段时间……战友都很好，站岗很简单，也不很累。”他的房间，蓄水池的声响，半路遇上奥尔蒂斯上尉，北方荒芜的土地，这些又怎么说呢？站岗时的严格规定，这座光秃秃的要塞，是不是不该告诉她？不，对妈妈也不能讲究真诚，对她也不应该把那些令他不安的担心都讲出来。

在德罗戈家里，在城里，那些钟表一个接一个地以不同的声音响起来，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餐具柜里，杯子发出轻轻的磕碰声，厨房里传来一阵笑声，街对面有人在弹钢琴。在城堡，通过一个很小的窗户，几乎可以说那只是一条缝隙，在德罗戈坐着的地方，本来可以看到北方的谷地，但现在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他的笔在沙沙作响。尽管夜已很深，冷风吹过垛堞，带来一些不清不楚的信息，尽管城堡内一片漆黑，空气潮湿，令人讨厌，但乔瓦尼·德罗戈还是写道：“总的来说，我很高兴，我一切都好。”

从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早上，每隔半小时，关口右侧尽头的第四座要塞都要敲一次钟，围墙到那里就结束了。那是一个小钟，钟一敲响，最靠近它的哨兵就向附近的同伴喊叫，这个同伴再对着另一个士兵喊叫，这样的喊声一直延续到围墙另一面

的尽头，一座要塞传往一座要塞，穿过城堡，再沿着整个防御工事传过去，夜间，喊声清晰可闻："注意警戒，注意警戒！"喊叫的时候，哨兵们只是应付差事，没有一点儿激情，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声音很怪。

乔瓦尼·德罗戈躺在那张大床上，没有脱衣服，一股懒散的感觉弥漫全身，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这时他听到，从远处断断续续传来喊声："注意……注意……注意……"，这声音好像只向他一个人传来。一会儿之后，声音越来越响，音量达到最高峰之后慢慢向另一个方向飘去，最后渐渐消失，再也听不见了。过了两分钟，这样的声音又响起来，像回声一样从左侧的第一个小碉堡传过来。德罗戈听到，这种喊声又向他传来，缓慢，单调，"注意……注意……注意……"哨兵们的这种重复单调的喊声，只是传到他附近时才勉强听得出喊的是什么内容。可是，"注意警戒"的喊声很快就同某种埋怨的声调混合起来，在最后一个哨兵喊完之后，在悬崖下彻底消失了。

德罗戈听到，这样的喊声从一个方向传来，总共是四次，然后又从最后那个小碉堡返回来，也是四次，最后传到它出发的地方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了。这种喊声第五次响起时，德罗戈只能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反响，这使他心头一震。他想起来，值勤的军官睡觉不是好事。规章规定可以睡，但条件是不能脱衣服。可是，城堡中的所有年轻军官整夜都不睡，为的是显得有精神，值得骄傲。他们整夜不睡，阅读，抽烟，也相互串门，其实没有什么事要谈，或者一起打牌。特隆克，就是德罗戈向其打听消息的第一个人，曾设法让他明白，醒着不睡是一项好规定。

乔瓦尼·德罗戈躺在大床上，油灯的灯光照不到他身上，他在想象着自己的生活，想着想着，不自觉地进入了梦乡。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正是从这个夜晚开始，正是这个夜晚，成了他的时光一去不复返的人生的起点。咳，要是知道情况是这样的话，也许他并不想就这样睡去。

一直到这一时刻为止，他的第一个无忧无虑的青年时期一直进展顺利，那是一条大路。作为一个孩子，他觉得是一条永无尽头的大道，在这条路上，时光的步伐又慢又轻，所以谁也不知道时光的步伐是从哪里开始的。他在消消停停地走着，好奇地观察着周围，没有必要加快步伐，没有任何人在后面催赶，也没有任何人在前面等待，伙伴们也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常常停下脚步嬉笑玩闹。大人们在家门口同他打招呼，祝他运气好，带着会心的笑意指明方向。就这样，他的心开始像英雄一样跳动，心里开始产生宏愿，想要尝尝守卫某些惊人事物的滋味，那些事物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着他。这样的事物还没有看到，确实没有看到，但是，那是肯定无疑的，是绝对可以肯定的，总有一天肯定会遇上。

是不是还很遥远？不，不远了，只要过了下面那条河就到了，只要越过那座绿色的山冈就是了。要么是，或许已经到了？我们要寻找的东西或许就是这些树木、这些白色的住房？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印象是，这确实就是，应该停下脚步了。然后好像又听说，更好的东西还在前面，于是又平静地继续前进了。

就这样，怀着有信心的期待继续前行，时日漫长平静，太阳当空高照，似乎永远不想落下山冈。

然而，刹那之间，几乎是本能地转身向后，蓦然看到，在我们身后，一扇大门突然关闭了，返回的道路被堵死了。于是就会感到，有些事已经改变，太阳好像不再是一动不动，而是在快速运动。咳，还没有来得及停下来看它一眼，它就已经落向地平线。我们会发现，浓云不再是停留在蓝色天际的一角，而是在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地逃跑，这本来就是它们的特性；我们会发现，时间在飞快地流逝，大路有一天终将结束。

在一个特定时刻，我们身后的沉重大门会关闭，并以闪电的速度快速闩牢，使人无法返回。可是，就在这一时刻，乔瓦尼·德罗戈却睡着了，对此一无所知，他在梦中微笑着，像孩子那样面带微笑。

需要过好多天，德罗戈才有可能明白已经发生的事。只有到那时，他好像才大梦初醒。那时，他满怀疑惑地看看四周，这才听到身后追赶上来的脚步声，才看到比他早醒悟过来的人们正在加速奔跑，正在超过他提前赶往终点。他将听到时间的节拍，这节拍贪婪地控制着生活的节奏。窗口出现的不再是面带微笑的人，而是毫无表情的冷酷面孔。如果他问还有多少路要走，他们依然是指着地平线表示还要努力，但他们没有任何善意和欢快表情。就在此时，同伴们超过他不见了身影，有的人气喘吁吁地落在后面，还有一个在前面逃走了，在地平线上只剩了一个小小的黑点。

人们会说，过了那条河还有十公里，然后就到终点了。可是，实际上却是永远没有完结之时，日子也显得越来越短，同路的伙伴也越来越少，窗口出现的是苍白冷漠的面孔，不停地摇头。

直到仅仅剩下德罗戈一个人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湾大海，海湾呈铅灰色，静静地一动不动。现在他已经很累，大路两旁的人家窗户几乎都已经关上，很少的几个人用含糊的手势回答他，那意思好像是说，好事已经错过，好事就在已经走过的路上很远的地方，他曾在那里经过，却并不知情。唉，太晚了，已经无法返回。他的身后，无边的孤寂紧紧追着他，幻想推着他，可是，在这空无一人的白色大路上，那幻想依然是不见踪影。

乔瓦尼·德罗戈睡着了，就在第三座要塞的中心位置。他在做梦，在微笑。在这样的夜间，极为幸福快乐的世界的数幅图像最后几次出现在他眼前。如果他能看到自己，那就太不幸了，那就好像，有那么一天，路在那里结束了，他站在铅灰色的大海边上，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到处都是一片灰色，周围既没有一所房子，也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棵树，甚至也没有一棵小草，一片混沌时代的景象。

第七章

那个大箱子终于从城里寄到这里，里面装着德罗戈的中尉服。除去其他衣服之外，其中有一件崭新的披风，非常高雅漂亮。他将披风披到肩上，对着房间里的那个小镜子一小块一小块地审视着。他觉得，这是与他的世界建立起活生生的联系的桥梁，他心满意足地想到，所有的人都会盯着它，布料是那么漂亮，打的褶是那么恰到好处，这不免使他感到自豪。

德罗戈想，不能在城堡站岗时磨损这件披风，不能在值岗时的夜间，在潮湿的围墙上把它弄坏。第一次在那上边穿它也不吉利，那几乎就是承认，他没有更好的机会用来显示。但是，没有机会穿着它转几圈也不免令人失望。尽管天并不太冷，他还是想穿上它，至少到团部裁缝那里走一趟，也许在他那里还能买到一种普通一点儿的披风。

因此，他离开房间，向台阶走去，边走边观察自己的身影，那里的光线还亮，他能仔细观赏。然而，当他慢慢下到城堡的中心位置时，披风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它原先的高雅。另外，德罗戈还发觉，他无法很自在地穿着它走动，他觉得那是一个古怪的东西，有点儿太引人注目。

因此，他希望台阶和走廊空无一人。终于遇到一位上尉，上尉回答他的问好，却并没有多看他一眼。遇到的几个士兵也没有转过身来看他。

他走下一道螺旋形的狭窄楼梯，楼梯特意设在一堵墙边，他的脚步声响彻上下，好像有别的人在走动。在墙上的白色霉菌映衬下，披风的珍贵花边抖动着，摆动着。

德罗戈就这样来到地面。裁缝普罗斯多奇莫的缝纫房就在一间地下室旁边。大白天时，有一线光亮从上面一扇小小的窗户射下来，可现在是傍晚，这里已经点上了灯。

"中尉先生，晚上好。"团部裁缝普罗斯多奇莫一看到德罗戈进来，就同他打招呼。房间很大，只有一部分被灯光照亮，桌子旁边，一个老头在写着什么，三个年轻助手在台子旁边忙碌。四周挂着几十件上衣、军大衣和披风，样子很不吉利，非常像一些吊死鬼。

"晚上好，"德罗戈回答问候，"我想要一件披风，一件不要花很多钱的披风。我想，能用四个月就行。"

"让我看看，"裁缝带着不信任的微笑这样说，说着拉住德罗戈的披风一角，向有光线的地方拉过去。他的军衔仅仅是上士，但是，作为裁缝，他好像有权同军衔比他高的人套近乎。"料子真不错，确实不错……您一定付了不少钱，我想是这样。

在下边，在城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说着他递了一个眼神，那是专业人士的复杂眼神，一边又摇摇头，充满血的红脸抖动了一下，“可是，真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领子太低，没有一点儿军人气概。”

“现在就这样用。”德罗戈拿出了上司的架势。

“时装需要低领，”裁缝说，“可是，对于我们军人来说，不能把时装扯进来。时装有它自己的规则，时装的规则是：‘披风领子要低，领口要瘦，腰部造型，高仅七厘米。’您也许以为，中尉先生，您也许以为，我是个不高明的裁缝。在世界的这么一个角落看到我，或许会以为是这样。”

“为什么？”德罗戈说，“根本不是这样，而是相反。”

“您也许以为，我是个不高明的裁缝。可是，很多军官尊重我，就是在城里，军官们也是另眼相看。我在这儿，绝——对——只——是——临——时——的。”他在说最后一句时一字一顿，好像是说，这几个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德罗戈不知如何回答。

“总有那么一天我会离开，我在等待这一天。”普罗斯多奇莫继续说，“如果不是为了上校先生，他再三挽留我……可是，你们别人，你们有什么好笑的？”

在黑暗之中，确实听到三个年轻助手在极力克制，忍住不笑出声来。现在他们低下头来，很夸张地显示自己在努力工作。那个老头仍然在写，只顾自己的一摊，好像与这边根本没有关系。

“有什么好笑的？”普罗斯多奇莫重复着，“你们有点儿太机灵，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

“确实，”德罗戈说，“有什么好笑的？”

“都是些傻瓜，”裁缝说，“最好不要理他们。”

这时，听到一阵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紧接着，一个士兵来到这里。是楼上派人来叫普罗斯多奇莫，服装库的上士叫他去一趟。“对不起，中尉先生，”裁缝说，“是公务。过两分钟我就回来。”他跟着士兵上楼去了。

德罗戈坐下来等着。主人一走，三个助手就停下手里的活。那个老头也终于抬起头来，眼光离开了他的纸张。他站起身来，一瘸一拐地来到德罗戈身边。

“您听到了吧？”他的口气很古怪，同时指着走出去的裁缝，“您听到了吧？中尉先生，您知道他从什么年代就来到这座城堡了吗？”

“这个，这个我怎么知道……”

“十五年了，中尉先生，可恶的十五年。老一套还在重复个没完：在这里只是临时的，总有一天会……”

有人在助手们的台子边咕哝了几句。这应该就是他们习惯嘲笑的对象。对此，老头看也不看。

“与此相反，他永远也走不了，”老头说，“他，这里的司令，就是那位上校先生，还有其他好多人，都会留在这儿，到死也走不了，这是一种病。您要注意，中尉先生，您是新来的，您刚到，您要注意，趁还来得及……”

“注意什么？”

“注意一有可能马上离开，注意不要患上他们的怪癖。”

德罗戈说：“我在这儿只待四个月，我根本不想留在这儿。”

老头说：“即便是这样您也要注意，中尉先生。菲利莫雷

上校已经开始着手了，着手准备迎接重大事件。他说，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需要十八年。他讲的正是‘重大事件’。这是他的原话。要让人们记住，这座城堡极为重要，比其他城堡都重要。在城里，人们对此一无所知。”

他讲得很慢，一个词一个词地讲出来，好把没有声音的瞬间填满。

“要让人们记住，这座城堡极为重要，记住将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德罗戈笑着说：“会发生什么事呢？是一场战争？”

“谁知道呢，也可能是一场战争。”

“从沙漠那边打过来的一场战争？”

“从沙漠那边，可能是这样。”老头肯定说。

“可是，是什么人？是什么人会打过来？”

“您想，我怎么知道？任何人都不会来，人们知道这一点。可是，上校先生算过卦，说那边还有鞑靼人，说一支古老军队的余部还在流窜。”

昏暗中只听三个助手小声偷笑。

“他们还在那里，还在等待。”老头继续说，“您看看上校先生，看看斯蒂乔内上尉先生，看看奥尔蒂斯上尉先生，还有那位中校先生，每年都是，将会发生什么事，始终如此，直到他们退伍为止。”老头突然停下来，头向一边歪着，好像在窃听。“我听到好像有脚步声。”他这样说，实际上没有听到任何响动。

“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德罗戈说。

“普罗斯多奇莫也是这样。”老头接着说，“只不过是个上

士，团部的裁缝，可他也同他们陷到一块儿了。他也在等着，已经十五年了……可是，中尉先生，您不相信我说的，我能看得出来。您不说话，您在想，这些都是谎言。”老头几乎是在恳求：“您要注意，我对您说，您还是听听劝解吧，您最终也会落个留下来走不了的下场，要睁大眼睛认真注意。”

德罗戈一言不发，他觉得，一名军官不应该同这样一个可怜的人过分交心。

“可是，您……”他说，“您怎么办?”

“您问我?”老头说，“我是他的兄弟，我在这里同他一起干活。”

“他的兄弟？您是他哥哥?”

“是，”老头笑了，“是他哥哥。过去我也是军人，后来，我的腿断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在安静的地下室里，德罗戈也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跳得也很厉害。这就是说，老头也陷进这个地下室出不来了？这个不起眼的人物也在等着成为英雄？德罗戈看着他的眼睛，老头轻轻摇摇头，显得心情十分阴郁，那意思好像是说，是的，别无他法。好像是说，我们就是这样，永无出头之日。

或许是因为什么地方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些声音传过来，那是人的声音，从墙外传来，从远处传来，但不知道是些什么人。一会儿突然不响了，留下一片寂静，不多一会儿之后又响起来，传过去，返回来，节奏缓慢，很像这座城堡的那种节奏。

现在，德罗戈终于明白。他盯着那些挂着的军服，它们的影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摆来摆去。他想，就在此时，上校悄悄站在他的办公室里，打开了朝北的窗子。可以肯定，在这一如此

悲伤的时刻，像秋夜一样的萧瑟时刻，城堡的指挥员在望着北方，望着黑黢黢的山谷。

他们的运气，他们的奇遇，他们创造奇迹的时刻，会从北方的沙漠中到来，这样的时刻至少每个人应该遇上一次。为了这种模模糊糊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飞逝，这种可能性看来越来越不确定。为了它，这里的人们在这么一个地方消磨着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他们与普通生活已经格格不入，已经无法享受普通人的欢乐，已经无法忍受普普通通的命运。他们肩并肩地生活在这里，怀着同一个希望，但从来没有明讲出来，因为他们对它并不十分明白，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士兵，他们的心灵之中还有那么一点点羞耻感。

也许特隆克也是这样，这很有可能。他逐条死抠条文，机械地死搬军纪，一丝不差地死讲责任，他在幻想着，这样做就足够了。如果有人对他说，就这样一直到死，彻底地完全一致，他也许会醒悟过来。他也可能会说，这不可能。某种不同的东西将会到来，某种真正值得的东西，某种可以这样宣称的东西将会到来：现在，尽管已经晚了，等着瞧吧。

德罗戈已经明白并了解了他们的简单秘密。他松了一口气，想道，他是局外人，是个纯粹的观众。再过四个月，谢天谢地，他就可以永远离开这些人了。老碉堡隐隐约约的魅力可笑地化为乌有了。他这样想着。可是，这个老头为什么依然不阴不阳地盯着他？为什么德罗戈感到很想吹吹口哨，很想喝一杯，很想到野外走一走？或许是他要向自己表明他确实自由确实可以放心了？

第八章

德罗戈终于有了新朋友，他们是中尉卡洛·莫雷尔、彼得罗·安古斯蒂纳、弗兰切斯科·格罗塔和马克斯·拉戈里奥。他们同他一起坐在食堂里，这时的食堂再也没有别的人。一个杂役坐在远处门口，四周墙上挂着历届上校的肖像，光线不足，肖像显得影影绰绰，并不醒目。桌上是晚餐后的一片狼藉，八个黑瓶子特别显眼。

可能是因为喝了几杯，而且又是晚上，大家都有点儿激动。他们不再说话时才听到，外面在下雨。

他们在为马克斯·拉戈里奥伯爵饯行，他在这座城堡待了两年，明天将要告别这个地方。

拉戈里奥说："安古斯蒂纳，如果你也要走的话，我一定等你。"他依然是通常那种玩笑口吻，但可以听得出来，他是

认真的。

安古斯蒂纳也已经在这里服役两年，但他不想离开。他脸色苍白，像通常那样，一脸漠然，好像对这几个人根本不感兴趣，似乎是偶然路过才坐下来的。

“安古斯蒂纳，”拉戈里奥又大声说，几乎是在喊叫，显然他已经有一点儿醉意，“如果你也走的话，我等着你，我可以等你三天。”

安古斯蒂纳中尉没有回答，只是轻轻笑笑，表示能够容忍对方。他的蓝色军装因阳光照射过多而褪色，但另外那几个人没有认真熨烫自己的军装，所以，对比之下，他的军装反倒特别显眼。

拉戈里奥转过身来，看着莫雷尔、格罗塔和德罗戈：“你们也给他解释解释。”说着，他把右手放到安古斯蒂纳肩头，“回到城里对你有好处。”

“对我有好处?”安古斯蒂纳好像很感兴趣。

“在城里，你会感到舒服得很，就是这么回事。另外，我想，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我在这儿就舒服极了，”安古斯蒂纳冷冰冰地说，“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我不是说要别人照顾你。我是说，那样对你有好处。”

拉戈里奥这样说。这时从院子里传来雨声。安古斯蒂纳用两个手指捋着他的胡子，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点儿烦。

拉戈里奥又开腔了：“你的母亲，你的亲戚，你都不想……你想想看，当你母亲……”

“我母亲能够自己照料自己。”安古斯蒂纳带着一丝痛苦回

答说。

拉戈里奥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换了一个话题。“安古斯蒂纳，你说说看，你想一想，后天，见到克劳迪娜时怎么回答？她已经有两年没见到你了……”

“克劳迪娜……”安古斯蒂纳好像清醒过来，“可是，哪个克劳迪娜？我记不起来了。”

“是的，你记不起来了！今天晚上，什么都别想同你谈，就是这么回事。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不是吗？你天天同她见面。”

“噢，对了，”安古斯蒂纳显出亲切的样子，“现在我想起来了。是的，就是那个克劳迪娜，可以想见，她很可能连有没有我这个人都记不起来了……”

“嗨，去你的吧，我们都知道，她为你而发狂。现在，你不必假装谦虚！”格罗塔大声说，安古斯蒂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可以看得出来，他被深深地打动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外面，夜色中，秋雨下个不停，哨兵在来回走动。雨水在屋檐咕咕作响，然后倾泻到地面，再沿着围墙流下去。夜已深，安古斯蒂纳轻轻咳了一声。如此优雅的年轻人竟然发出这么难听的声音，确实有点儿怪。然而，他极力抑制着自己，每咳一次都把头低下来，几乎就是要显出，他实在无法遏制，说到底，这不该是他的事，出于平等，他不得不同样忍受这种麻烦。就这样，咳嗽成了他的毛病，成了别人模仿取乐的一种毛病。

又是一阵静默，个个心事重重。德罗戈感到，必须打破这种沉默。

"请问，拉戈里奥，"他这样问道，"明天几点出发？"

"我想，可能是十点左右。我想早点儿走，可是，还得同上校告别。"

"上校早晨五点钟起床，春夏秋冬都是五点，他不会让你浪费时间。"

拉戈里奥笑了："可是，我可不愿意五点就起床。至少最后一个早晨得让我舒舒服服消消停停，谁都不能催我。"

"大概后天就可以到家了。"莫雷尔羡慕地说。

拉戈里奥说："我觉得，好像不大可能。我敢说，到不了。"

"为什么不可能？"

"两天才能回到城里，"他停了一会儿说，"一直是这样，这次也是。"

安古斯蒂纳脸色苍白，这时，他再也不去捋他的胡子，而是死死地盯着正前方，前方是一片漆黑。大厅里，当恐惧感从那老态龙钟的墙壁间弥漫出来时，夜间的不祥之感越来越沉重，当动物骄傲地在沉睡的人们头顶扇动它们的翅膀时，不幸在快乐地飞翔。墙上那些上校肖像的痴呆目光中也显出一些英勇的神情。外面，雨依然在下。

"你是不是可以设想一下？"拉戈里奥毫不同情地对安古斯蒂纳说，"后天晚上，就是这个时刻，说不定我就在孔萨尔维俱乐部了。那么大的地方，音乐，漂亮女人。"他重复着过去开过的玩笑。

"多高的品味。"安古斯蒂纳轻蔑地回了一句。

"要不，"拉戈里奥继续说，他的想法更好一些了，目的依

然是说服这位朋友，“要不，这样吧，也许我去找特隆家族的先生们，你的那些舅舅。有人会有同情心的，贾科莫可能会说，‘应该像上等人一样过日子。’”

“嗬，品味真不错。”安古斯蒂纳说。

“无论怎么说，”拉戈里奥继续说，“后天我就可以去玩了，可你还得去站岗。我将在城里散步（他为自己的想法笑了），上尉将到你那儿查岗。‘平安无事，只是哨兵马蒂尼有点儿不舒服。’夜里两点钟，下士会把你叫醒：‘中尉先生，该查岗了。’你两点醒来，你可以报复他。就在同一时刻，我可是同罗莎莉娅上床了……”

拉戈里奥平常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就显得很残忍，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可是，听了他的话之后，战友们想起了远方的城市，高楼大厦，富丽的教堂，高耸的圆穹，河滨的浪漫大道。他们想，这时，城里应该是一层薄雾，街灯发出昏暗的黄光；这时，空旷的街上只有一些恋人的黑影，剧院橱窗前马车夫在叫喊，另外还传来小提琴的声音、一阵笑声和某个女人说话的声音（是从富裕人家昏暗的大门洞里传过来的），在一片迷宫般的屋顶之间，有些高得不可想象的窗口还亮着灯。这是诱人的城市景象，是年轻人怀着梦想想象的城市景象，他们对自己的未来还无从设想。

现在，大家都看着安古斯蒂纳的脸，同时又不让他发觉。他的脸上带着无法掩饰的疲惫神情。他们知道，大家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祝贺就要离开的拉戈里奥，实际上是为了同安古斯蒂纳道别，因为只有他可能留在这里。在拉戈里奥离开之后，一个接一个都要轮到，其他的人也将离开，比如格罗塔，比如莫

雷尔，在他们之前是乔瓦尼·德罗戈，因为他只在这里待四个月。安古斯蒂纳则相反，他要留下来，人们不懂其间的原因，但大家清清楚楚地知道他要留下来。尽管人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一次他也是听从了他那野心勃勃的生活方式，但大家再也无法制止他。说到底，看来这是个荒唐家伙。

为什么可恶的假绅士安古斯蒂纳现在还在笑？为什么这个像是病了的家伙不跑去整理行李、不准备抬腿走人？为什么他却在那里盯着昏暗的前方？他在想些什么？是什么样的秘密和豪情吸引他留在这座城堡？那么他也是为了那件事？拉戈里奥，你是他的朋友，你好好看看他，趁还来得及，你要让他的那副面孔永远留在你心里，就像今天晚上这样，还有他那尖尖的鼻子、含混的目光、勉强的微笑，也许有一天你将会明白他为什么不跟着你一起离开，将会明白在他那不动声色的心里藏着的秘密。

第二天早上，拉戈里奥走了。勤务兵牵着两匹马在城堡门口等着他。天空布满乌云，没有下雨。

拉戈里奥面带微笑。他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走到露天之后，没有再看房间一眼，也没有回头望望城堡。他身后的围墙显得昏暗可憎，哨兵站在大门口一动不动，大地之上没有一个活物。城堡旁一间小房内传来有节奏的榔头敲击声。

安古斯蒂纳来同这位战友告别，他摸了摸马鬃。“是一匹好马，一直都不错。”他说。拉戈里奥要走了，回到他的城市去了，就要过上轻松欢乐的日子了。可他自己还留在这里，他以不可捉摸的目光看着这个仍在马匹前忙碌的战友，勉强

笑了笑。

“我觉得，只要没有可能离开，”拉戈里奥说，“我就觉得这座城堡使我着魔。”

“你到家后去我家看看，”安古斯蒂纳说，但没有看对方，“告诉我母亲，就说我在这里很好。”

“这你就放心吧。”拉戈里奥这样回答，停了一下之后又说，“昨天晚上对不起了，知道吗？我们确实不一样，你心里所想的，我确实不明白。你的想法好像是发疯，我不懂，但也许你有道理。”

“关于这些，我们就想也不要想它了，”安古斯蒂纳说，他的右侧半身靠在马身上，眼睛盯着地面，“如果我昨天发怒了，那就请原谅吧。”

他们确实是两个不同的男人，他们喜爱的东西不同，智商不同，文化教养也不相同。可他们总在一起，而且安古斯蒂纳还显得高人一等，这使人们感到意外。尽管有很多朋友，但是，在这些朋友当中，拉戈里奥是唯一一个真正能够从内心里理解安古斯蒂纳的人，只有他能够理解这位战友的痛苦，他几乎为自己在这位朋友之前离开这里而感到不好意思，好像这是不得人心的炫耀，因而有点儿不知所措。

“如果你见到克劳迪娜，”安古斯蒂纳仍然不动声色地说，“请代我问好……不，还是算了吧，最好你什么也不要说。”

“好吧，可是，如果见到她，她肯定会问我。她清清楚楚地知道你在这里。”

安古斯蒂纳沉默不语。

“好了，”拉戈里奥同勤务兵一起整理好了行装，“最好还

是走吧，不然就太晚了。再见吧。”

他同这位朋友握手道别，然后以优雅的姿势跨上马背。

“永别了，拉戈里奥，”安古斯蒂纳大声说，“一路顺风！”

拉戈里奥直挺挺地坐在马背上，看着他的朋友。他并不聪明，但是，他好像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说，也许他们再也不会相见了。

他踢了一下马，马抬腿出发了。就在这时，安古斯蒂纳轻轻举了一下右手，好像是一个手势，似乎意在招呼他的朋友，要他再等一下，还有最后一件事要托付。拉戈里奥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了这一手势，在二十来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还有什么事？”他问，“想要什么东西？”

然而，安古斯蒂纳放下手，又显出原先那种无所谓的样子。“没什么，没什么。”他这样回答，“为什么？”

“哦，我觉得好像你要……”拉戈里奥迟疑着说。说完向前走去。只见他穿过那片平地，在马背上一颠一簸地向远方走去。

第九章

城堡的平台一片雪白，南面的谷地和北面的沙漠也是这样。大雪覆盖了各个碉堡，在地面平铺开来，围墙的垛堞很像镜框，雪片从屋檐掉下，发出轻轻的响声。雪块偶尔从悬崖崩塌下来，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原因，雪团向谷地滚去，发出隆隆的响声，卷起一团团雾一样的白烟。

这不是第一场雪，而是第三场或第四场，这表明很多时日已经过去。“我觉得，好像昨天刚刚来到城堡。”德罗戈说，事实确实如此。仿佛那就是昨天的事，可是，时间在前进，以它不变的节奏在消失，对所有的人它都一视同仁，既不为某些快乐幸福的人放慢步调，也不为不幸的人加快步伐。

就这样，另外三个月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过去了。圣诞节很快就要到了，新年也很快就到，这使一些人多少怀抱着几分

稀奇古怪的想望。乔瓦尼·德罗戈已经在准备离开这里。现在尚须走走形式，进行一次体检，就像马蒂少校答应的那样，然后就可以走人了。他仍然在重复着老调：这是好事，城里的好日子在等着他，那是愉快的时日，或许是幸福的时日，尽管过去的日子并不快乐。

他来到大夫办公室的那天是一月十日上午，大夫的办公室在城堡第一层。大夫叫费尔迪南多·罗维纳，五十多岁，聪明慈祥，只是显得有点儿疲累。这位大夫没有穿军装，只穿了一件法官穿的那种深色长袍。他坐在桌边，桌上有很多书和纸张。可是，德罗戈刚刚走进来之后就已经明白，这位大夫无所事事，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想些谁也不知道的什么事。

窗口朝向庭院，院里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因为已经是晚上，正是换岗时间。从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对面的一堵墙，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两个人打过招呼，德罗戈很快发现，大夫对他的情况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

“乌鸦做窝留下，燕子远走高飞。”罗维纳开着玩笑，同时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是印好的表格。

“大夫，您也许不知道，我是因为搞错了才来的。”德罗戈回答说。

“所有的人，我的孩子，所有的人都是因为搞错了才来的，”大夫以狡黠的暗示口气说，“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就是那些留下来的也是如此。”

德罗戈不太明白，只能轻轻地笑着。

“好了，不再埋怨您了！你们做得对，你们这些年轻人，不应该在下边发霉，”罗维纳继续说，“下边，就是城里，那

里有很多好机会。我也想过好多次，如果我能……”

“为什么?”德罗戈问道，“不能调走?”

大夫挥着手，好像听到了极为荒谬的大事。

“设法调走?”他意味深长地笑起来，“在这里待了二十五年之后调走？太晚喽，孩子，应该早做打算。”

他本来想，德罗戈可能会继续反驳他，可是，中尉没有再说话。他只好回到正题。他要德罗戈坐下来，告诉他姓名，他把姓名填写到表格中的正确位置。

“好了,”大夫最后说，“您心脏有些毛病，对吧？您的身体无法忍受这里的海拔高度，对吧？咱们就这样写?”

“就这样吧,”德罗戈表示同意，“在这些事上，您是最好的裁判。”

“要不要再写上，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大夫以十分友好的口气这样说。

“十分感谢,”德罗戈说，“我不想过分夸大。”

“随您的便。那就不写休养的事。我，像你们那样的年龄时，我可没有那么多顾虑。”

德罗戈没有坐下来，他来到窗口，时而看看下面，看看站在雪地里的那些士兵。太阳刚刚落山，围墙四周的一切沉浸在一片蓝色的昏暗中。

“你们这些人当中一大半待了三四个月之后就想离开。”大夫说，口气中显出一丝痛苦。这时，他也沉入昏暗之中，甚至不知他怎么能在这样的昏暗之中书写。“如果能够回到过去的话，我也会像你们一样……可是经过所有这一切之后，只能遗憾终生。”

德罗戈听着，并不感兴趣，只是像刚才那样专注地盯着院子的围墙，灰黄色的围墙伸向水晶一样的天空，显得十分高大。围墙之上，更高的地方是一些孤零零的塔楼、覆盖着白雪的曲折高墙、碉堡和岗楼；过去，他从来没注意到这些建筑。西方，一片光亮仍然照耀着这些建筑，它们显得如此神秘，如此辉煌，像是在掩盖着一种无法琢磨的生活。德罗戈从来就不曾发现，这座城堡是如此复杂，如此庞大。他看到一扇窗子（要么是射击孔？）面对山谷，它的高度简直令人不可想象。那里应该有一些人，一些他还不认识的人，也许也是一些像他一样的士官，他也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他看到，在碉堡与碉堡之间有一些深渊的轮廓，还看到屋顶之间的一些吊桥，围墙上一些关起来的门洞，一些陈旧的防护栅栏，一些因年久而弯曲的长长的尖角。

他看到，在昏暗的院子里，在灯笼火把之间，一些极为高大自豪的士兵拔出了刺刀。在白雪的映衬之下，士兵们看似一排黑点，一动不动，仿佛铁钉钉在那里。士兵们显得非常英挺，像一排石雕。这时，号声响起，嘹亮的号声在生动明亮的空中飘摇，直插人人们的心底。

“一个接一个，你们都会离开，”昏暗之中，罗维纳嘟囔着，“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今年……”

院子里，号声依然嘹亮，像人发出的声音，又有金属感，激励着人们的英雄激情。号声停了，在大夫的办公室里也留下难以描述的气氛。现在周围是一片寂静，静得甚至可以听到远处传来脚踩冰冷的雪地的声响。上校亲自来看望哨兵，三声响亮的号声划破静谧的夜空。

“你们当中还有谁？”大夫仍在抱怨，“安古斯蒂纳中尉，就剩他了。还有那个莫雷尔，我敢打赌，再过一年，他也要回城治疗。我敢打赌，最后他也会声称病得不轻……”

“莫雷尔？”德罗戈再也不能不回答，以表示他在听对方说话，“莫雷尔病了？”他这样问，显然没有听清对方最后那句话。

“噢，不是这样，”大夫说，“我只是说，比方说是这样。”

尽管窗子关着，依然可以听到上校清楚的脚步声。黄昏时刻，一排整齐的刺刀闪着银色的寒光。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号声的回声，这是第一次响起的号声，可能是从错综复杂的围墙之间传过来的。

大夫不再说话。他站起来说：“好了，这是证明。现在我去让司令签字。”他把那张纸折起来，装进一个纸袋，然后从衣帽架上取下大衣和皮帽，“中尉，您是不是也来？”他问道：“您在看什么？”

上岗的哨兵们放下举着的武器，分头向城堡的各个岗位走去。雪地上，他们的步伐发出沉闷的响声，高处传来军乐声。然后，说来不大可能似的，已经被夜色包裹的围墙好像慢慢向天空升起，围墙的最远处被一团团的雪团覆盖着，那里开始升起苍鹰一样的白云，白云升向星空，在星空中慢慢飘动。

德罗戈想起他的城市，那是一幅模模糊糊的图像，雨中喧闹的街道，石膏雕像，潮湿的营房，凄凉的钟声，难看疲惫的面庞，漫长的下午，满是灰尘的天花板。

可是，这里却是山间的黑夜，城堡上空飞奔的阴云，像是神秘莫测的预兆。德罗戈似乎感到，北方，围墙外看不清的北

方，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就在那里。

“大夫，大夫，”德罗戈几乎是结结巴巴地说，“我没有病。”

“我知道您没病。”大夫回答，“您以为如何?”

“我的身体很好，”德罗戈再次说，几乎辨认不出这竟然是自己的声音，“我的身体很好，我想留下。”

“留在城堡？您再也不想走了？出了什么事?”

“我也说不上来，”德罗戈说，“可是，我不能离开这里。”

“啊!”罗维纳叫了一声，来到他身边，“如果您不是开玩笑的话，我确实感到高兴。”

“不，我不是开玩笑。”德罗戈说，他感到，这声赞扬变成了惩处，很快又感到，好运似乎即将来临。

第十章

事情好像本来就该是这样，好像很早以前就已经确定下来，也就是说，早在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一天，一切就已经确定下来，就是德罗戈同奥尔蒂斯第一次来到这个高地的那一天，就是那个晴朗的下午这座城堡出现在他们眼前的那一天。

德罗戈决定留下来不走了，他被一种愿望控制，但又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雄心壮志确实很大，可仅此还不够。现在，他相信自己做了一件高尚的事，这使他感到吃惊，他发现自己原来比自己所认为的还要高尚。只是再过很多个月之后，只是在那时回头思考过去的这些时日时，他才能够认识到，很多不幸的事同这座城堡联系在一起。

尽管有可能吹响军号，尽管有可能听到军歌，尽管有可能从北方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如果仅仅是这些，德罗戈可能仍

然会决定离开。可是，懒洋洋的习惯、军人的自负、对天天看到的围墙的好感已经在他内心驻足。四个月的时间已经足可使他适应值岗的单调乏味。

德罗戈对站岗已经习惯，头几次站岗时，那好像是无法忍受的负担。渐渐地，那些规定、那些说话方式、上司的怪癖、各座要塞的地形、哨兵的位置、可以避风的角落、号声的含义，如此等等，他滚瓜烂熟，了如指掌。带队站岗使他有一种满足感，其间还可以利用士兵和下级士官们越来越增长的尊重。甚至特隆克也发现，德罗戈是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对他也很亲切。

对战友的一切他早已习惯，他对他们已经完全了解，甚至一些最细微的隐讳他也能听得出来。晚上，他同他们谈论城里的事，因为距离遥远，这些事更让他们兴味盎然，一谈就是好长时间。对舒服的餐厅和军官们休息的壁炉也已习惯，壁炉日夜都在冒着火苗，令人感到亲切。还有勤务兵的殷勤，那个家伙叫杰罗米诺，他也了解了此人的那些特殊愿望。

他也习惯了偶尔同莫雷尔一起去一个不太远的村庄转一转。他们骑着马一转就是两个多小时。他们穿过一道小山谷（他记住了这条小路），经过一家小旅店，在那里终于可以见到一些新面孔，可以品尝诱人的美味，可以听到姑娘们清脆的笑声，也可以同这些姑娘谈情说爱。

他也已经习惯，下午休息时骑着马无拘无束地奔跑，看看城堡后面究竟是什么样，可以这样和战友较量勇气。也可以耐心地下下棋，从傍晚一直下到深夜，这时往往是德罗戈获胜。（但是，奥尔蒂斯上尉对他说："总是这样，新来的一开始总

是能获胜。所有的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以为自己果然不错，可是，只是个时间问题。后来的人也会学会我们这一套，总有那么一天，再也比不过别人了。”)

德罗戈习惯了那所房间，习惯了夜间安静地阅读和天花板上的裂纹，裂纹就在床的正上方，很像土耳其人的脑袋。也习惯了蓄水池的响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甚至感到这响声很有些友好的意味。也习惯了身子在床垫上压出的那个坑和那套被褥，一开始那几天，那套被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现在则让人感到甜蜜。还有那几步路他也已经习惯，那是固定的几步路，即在睡觉之前起身去熄灭油灯或者把书放回桌上需要走的那几步路。他知道，早上刮胡子时，在那面镜子前怎么坐才能让灯光正好照到脸上，知道怎么把水壶的水倒进脸盆而不会洒到外边，知道把钥匙稍微向下弯一些才能把那个不听话的抽屉打开。

他也习惯了下雨时那扇门发出的响声，习惯了从窗口透进来的月光照到的小点以及它随着时间缓慢移动的步伐。另外还有他下面房间内走动的声音，每天半夜一点半，这声音会准时响起，那是尼科洛西中校早先受伤的右腿发出的响声，不知为什么，这位中校一定会在这时醒来，打断德罗戈的美梦。

所有这些事已经成了他所熟悉的事，不去管它们的话会使他感到不快。然而，德罗戈不知道，也没有怀疑，他想要离开的话需要大费周折；他不知道也没有怀疑，城堡的生活在一天接一天地吞噬着他的时光，这里度过的每一天都完全一样，没有变化，但过得飞快。昨天和前天完全一样，他没有办法把过去的这些时日相互区分开来，三天前或二十天前发生的事，他

感觉好像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就这样，时光在不知不觉间飞快消逝。

现在，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夜间，他站在第四座要塞的斜坡上，自负傲慢，无忧无虑。由于天冷，哨兵不停地来回走动，在冰冷的雪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月亮很大，照得整个世界一片雪白。要塞、悬崖、北方布满石头的谷地，都沉浸在这美妙的白光之中，甚至遥远的北方那停滞不动的雾气也在闪光。

下面，要塞内值班军官办公室里，灯光摇曳，影子也在跟着轻轻摇动。德罗戈刚才正在写信，刚刚开了一个头，他应该给玛丽亚写一封回信。玛丽亚是他的朋友韦斯科维的妹妹，说不定有一天会成为他的新娘。可是，只写了两行就写不下去了，连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离开桌子，躺到床上盯着天花板看起来。

他所处的位置正是这座要塞最低的地方，最多也就同关口所在的高度不相上下。这里的围墙上原来有一扇大门，是两个国家的交通要道。用铁皮包裹的巨大门扇很久以来就再也没有打开过，新要塞的哨兵每天进出时走的是旁边的一扇小门，那扇小门的宽度只容一个人通过，有哨兵日夜守卫。

德罗戈这是第一次到第四要塞值岗。刚一来到露天处，就看到了右侧附近的悬崖，悬崖完全被冰雪覆盖，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一阵风吹拂，小朵白云在天空掠过，德罗戈的披风也在随风飘动。这是一件新披风，在他看来，它意味着好多好多东西。

他一动不动，盯着悬崖的陡壁，盯着难以琢磨的北方。披风随风猛烈舞动，像一面旗子。德罗戈笔直地站在平台边上，披风威风凛凛地随风舞动，这使他感到，这个夜晚是如此令人骄傲，如此具有英雄气概。特隆克来到他身边，他穿着一件肥大的军大衣，臃肿的样子甚至都不如士兵精干。

"你说，特隆克，"德罗戈假装很不解地问道，"这是我的错觉呢，还是今天夜里的月亮真的比平时大呢？"

"中尉先生，我觉得不是这样，"特隆克说，"在这座城堡，人们总是有这样的印象。"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好像周围的空气像玻璃一样透明清澈。特隆克看到中尉没有什么话再对他说，便沿着平台边缘向远处走去，去进行他那没完没了的必要视察。

德罗戈只剩独自一人，他感到高兴，他尝到了留下的决心所带来的骄傲，也尝到了放弃确定无疑的细微好事而争取遥远又不确定的好事的苦涩滋味（或许内心依然想着，只要有机会就赶紧离开）。

预感到——或者只是希望——将要发生辉煌的重大事件使他决定留下来，但也可能只是推迟一段时间，一切都还没有确定。他的面前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动用，生活中的所有好事似乎都在等着他。有什么必要匆忙行事呢？女人们——那些可爱又古怪的人——都说，他肯定将幸福无边，一本正经地预料说，他将来的生活将一帆风顺。

将来的时间多么漫长啊！他觉得，即使是一年好像也长得很，美好的年代刚刚开始，好像是一年又一年地连缀成了一长串，长得根本不可能看到尾，那是还没有触动过的宝贝，它是

如此之大，大得甚至使人感到苦恼。

没有一个人对他说："德罗戈，你要注意！"生活对他来说好像没有完结的时刻。他仍然在幻想，尽管青春年华正在慢慢成为过去。然而，德罗戈对时间并不了解。哪怕在他面前青春年华还有几百年，就像众神那样，这也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他只拥有简单而又平常的生命，一种人类所拥有的短暂的青春年华，那是可怜的礼物，只用几只手指就可以数得过来，还没等他明白过来就会转眼消失不见了。

他想，今后还有多长时间呢。据说有些人——他听人说——到了一定时刻就会只等着死亡（说起来真太怪了），这样的事确实有，也确实很荒唐，这肯定不会涉及他。想着想着，德罗戈笑起来。由于天很冷，他开始走动。

围墙在这里随着豁口的斜坡向下延伸，形成一些平台和眺望台。他的下面，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黑极了。月光下，德罗戈看到前面的另一拨哨兵，他们在雪地上走来走去，发出嚓嚓的响声。

不太远的地方是一个平台，距他也就十来米，那里应该比别的地方暖和一些。一个人靠在墙上，动也不动，可能是睡着了。可德罗戈听到，那个人正在低声哼着小调。

那是一曲歌词回环连缀的小调（德罗戈分辨不清具体是什么词），曲调很单调，来回反复，好像永远不会完结。站岗时不许说话，唱歌就更是严格禁止了。德罗戈本来应该惩罚那个哨兵，但他对这个哨兵产生了同情，因为他想，夜里，天这么冷，又是这么孤单。于是，他走下一个台阶，台阶通往那个哨

兵所在的地方，然后轻轻咳嗽了一声，好让哨兵发觉。

哨兵转过头，像是要看这位军官如何来纠正他，可是，哼唱的声音并没有中止。德罗戈怒从中来：难道这些士兵以为可以取笑他？他应该让对方尝尝他的厉害。

哨兵马上看到德罗戈的怒容，由于很久以来就形成的默契，士兵和带班的军官之间一般是不会询问口令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谨慎。他举起枪来，以城堡内很少听到的口气大声问："什么人？什么人？"

德罗戈立即停下脚步，有点儿不知所措。他们相距不到五米，月光下，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哨兵的脸，看到他的嘴闭着。可是，那个小调并没有停止。这歌声是从哪里传来的？

他在想着这件怪事，那个士兵却一直在等着他的回答。德罗戈机械地发了口令："奇迹！""可怜！"士兵回答，说着把枪放回脚边。

现在，一切又沉浸于无边的寂静之中，在这样的寂静中，刚才听到的那种飘飘摇摇的哼唱声似乎更大了。

德罗戈终于明白，感到一股寒气在他的脊背流过，原来那是水的声音，瀑布从远处倾泻而下，流到附近悬崖顶端。风吹着水流，回声交错，神秘莫测，再加上水流冲刷石块的声音，形成宛如人哼唱的效果，仿佛有人在低吟浅唱，歌词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词语，那是隐隐约约似乎可以听清的词语，却又始终不可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总之，并不是士兵在哼唱，并不是有人感到寒冷、感到是在被惩处、感受到了爱意而在哼唱，而是可恶的大山在作怪。德罗戈想，这一错误真是可悲，或许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我

们以为周围的人们都和自己完全一样，然而，事实是，周围存在的是冷漠，是用古怪的语言歌唱的石头。我们就要向朋友打招呼时，抬起的手又冷冷地放了下来，微笑停住了，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孑然一身，完全处于孤寂寥落之中。

风吹着他那件新披风，蓝色的影子也在雪地上舞动，像一面旗子在随风飘扬。哨兵站着一动不动。月亮在缓慢移动，一刻不停，去迎接黎明的到来。乔瓦尼·德罗戈感到，他的心在胸口咚咚跳动。

第十一章

差不多两年之后的一个夜晚，乔瓦尼·德罗戈睡在城堡中他那间卧室内。二十二个月过去了，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他依然在内心等待，好像生活一定会对他宽宏大量。二十二个月，那是漫长的日子，其间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有人可能组成了新的家庭，生出了孩子，孩子已经开始咿呀学语；一座很大的房舍可能建成了，以前那里还只是一片平地；一个漂亮女人可能变老了，再也没有人想要她；一场疾病——也可能是慢性病——可能在恶化（而本人却一无所知），正慢慢吞噬人的躯体，有一段时间表面上好像已经痊愈，不知不觉间却从体内再次发作，吞噬掉任何好转的希望，再过一段时间，死者已被埋葬，也被人们永久遗忘；儿子可能重新可以欢笑，晚上又去同姑娘们逛马路，甚至没有发觉，这马路就

在公墓的栅栏旁。

德罗戈的生活则像一潭死水，没有变化起伏。同样的日子，同样的事物，一遍一遍地重复，没有前进一步。时间的长河从城堡上空流过，使围墙出现了裂缝，将灰尘和碎小石块冲到低处，将台阶和铁链磨光。然而，在德罗戈面前流过时却没有造成任何变化，它还不可能将他裹挟起来一起前进。

就是这个夜晚，也同过去的所有夜晚完全一样，德罗戈没有做梦。他想起了童年时代，夜间站在窗前一动不动。

从房子凹陷下去的地方望过去，看到月光下一座极为豪华的大厦的正面。幼小的德罗戈的注意力完全被一扇细长的窗户吸引，窗框用大理石装饰，十分精致。月光穿过玻璃射进来，照到一个台子上，那里铺着毯子，还有一个花瓶和一些象牙雕刻的塑像。可以看到的这几件东西使他想到，黑暗之中，后面应该是个很大的大厅，那里的气氛应该很温馨，这可能是很多大厅中的第一个，这些大厅中应该有很多宝贝。整个大厦在沉睡，那是绝对的、让人羡慕的沉睡，会让人想到，什么样的地方才是富人、幸福的人居住的地方。“多么高兴啊，”德罗戈想，“能生活在那样的大宅第中，几个小时地转来转去，在各个大厅里寻找宝贝，那该是多么高兴啊。”

在他所在的那扇窗户和那座辉煌的大厦——相互距离不过二十来米——之间，一些影影绰绰的人开始活动起来，像是一些仙女，她们挥舞着薄纱，在月光下闪着亮光。

在现实生活中，梦境中出现的这些人从来不曾见过，这些人并没有使德罗戈吃惊。她们在空中盘旋，慢慢旋来转去，不停地触摸着那扇细长的窗子。

基于本性，她们当然只出现于那座大厦附近，但是，她们对德罗戈不屑一顾，从来不靠近他的家，这使他感到受了侮辱。因为，难道连仙女也躲着普通孩子而只惠顾那些甚至根本不看她们一眼，只顾在暖和的丝绸被窝中酣睡的幸福富有的人？

“嘭……嘭……”德罗戈轻轻敲了几下，想吸引那些仙女，但他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样做毫无用处。那些仙女没有一个听到他的敲击声，没有一个靠近他，哪怕只往跟前移动一米。

可是，在那些奇妙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伸出一只手一样的东西，爬到了对面窗上，敲击着窗玻璃，像是要呼叫什么人。

过了不多一会儿，一个很小很小的人——在那座辉煌大厦的高窗对比之下，这个人显得尤其小——出现在窗玻璃前。德罗戈辨认出来，那个人就是安古斯蒂纳，不过，他现在也是一个孩子。

安古斯蒂纳面色极其苍白，穿着一件丝绒衣服，领口镶着白边，这一静谧安详的小夜曲好像一点儿也没有让他感到高兴。

德罗戈想，这位战友可能是出于好心，想邀他一起同这些幻影玩乐。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安古斯蒂纳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现他的这位朋友。德罗戈叫他：“安古斯蒂纳！安古斯蒂纳！”就是在这时，安古斯蒂纳也没有转向他这边。

但是，这位战友懒洋洋地打开窗户，向窗前的一个精灵俯下身，显得很亲密的样子，像是在向它要什么东西。那个精灵做了一个手势，德罗戈转身顺着手势所指的方向望过去，就在

一片住房前，突然看到一个大广场，广场上空无一人。在广场上空，离地面大约十几米的空中，另外一些精灵组成一支小小的队伍，它们肩上抬着一顶轿子。

表面看来，它们一模一样，轿子中露出一些薄纱和轻羽。安古斯蒂纳依然满脸不屑一顾和厌烦的神情，看着那顶轿子向他靠近。显然，轿子正是对着他来的。

不公平的境遇使德罗戈伤心。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安古斯蒂纳的，没有一样是为了他？再忍耐一下吧，可是安古斯蒂纳依然是那么高傲，那么不可一世。德罗戈看了看其他窗子，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人或许站在他一边，但他一个人也没有看到。

那顶轿子终于停下来，就在那扇窗前荡来荡去，所有的精灵突然匍匐在它四周，形成一个颤动的圆环。大家都向安古斯蒂纳围过去，它们不再那么恭恭敬敬，而是极为好奇，几乎可以说是怀着恶意。轿子无人理睬，自己停在空中，像是由几根看不见的绳子吊着。

德罗戈突然之间不再嫉妒，他终于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看到，安古斯蒂纳直直地站在窗前，他的眼睛盯着那顶轿子。是的，那些精灵是来找他，向他转达仙女们的信息，就是这个夜间的仙女们的信息，但不知是什么样的信息！因为路途遥远，所以需要有一顶轿子，黎明之前可能无法返回，甚至第二天夜里也一样，甚至第三天夜里也是这样，可能永远也无法返回。大厦里的那些大厅可能在等待着自己的主人，可那是白费工夫，一个女人的双手小心地关上匆忙离开时没有关好的窗子，其他所有的窗子也可能都已关好，将哭声和悲戚声关在窗

外的黑暗之中。

那些精灵现在显得可爱起来，因为它们不是来同月光逗着玩的，天真的孩子们，这些精灵不是来自花香四溢的公园，而是来自深渊。

另外一些孩子可能在哭泣，可能在喊妈妈，而安古斯蒂纳一点儿也不怕，他在逍遥自在地同这些精灵闲谈，好像在商定一些有待确定的方式方法。它们紧紧围在窗口，像一圈挤在一起的泡沫，一个紧挨一个，都在同那个孩子说话，那个孩子则不断地点着头好像是说：好吧，好吧，所有的东西我完全同意。最后，第一个来到窗口的精灵做了一个威严的手势，它可能是它们的头领。安古斯蒂纳仍然带着那种厌烦的神情离开了窗口（他好像变了，显得轻松一些了，像那些精灵一样），坐进那顶轿子，两条腿伸开，那样子很像一位尊贵的君主。那群精灵扇动着羽毛散开来，仙女的轿子轻轻动了一下向远处飘去。

现在，它们又组成一支队伍，外表很像飘在房舍之间的一个半圆，接着升向空中，向着月亮飘去。在画半圆的过程中，那顶轿子也来到德罗戈的窗前，离窗子只有几米远的距离。德罗戈挥动双手，大声喊着："安古斯蒂纳！安古斯蒂纳！"

这位死去的朋友最后终于把头转向德罗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德罗戈看到，对方一脸严肃，对于一个如此之小的孩子来说，那种神情也许可以说是严肃得太过分了。但是，安古斯蒂纳的脸上慢慢现出会心的微笑，好像德罗戈和他知道很多事，而那些精灵则对这些事并不知情。又好像是很想同他开玩笑，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可以借此机会表明，他安古斯蒂纳没

有必要得到任何人的同情，好像是说，以为随便一件什么事都会使他吃惊那才是愚蠢的。

安古斯蒂纳坐在轿子上被抬走了，他的目光离开德罗戈，头转向前方，转向那支队伍，显出好奇、好玩、怀疑的神情，意思好像是说，这是第一次玩这个东西，他并不想玩，可是最好还是不要拒绝。

就这样，在这样一个夜里，他远去了，高贵地走了，那几乎可以说是超越人的尊严的高贵。没有回头望一眼他的大厦，没有回头望一眼下面的广场，没有回头望一眼那些住房或者这座城市——这可是他生活的城市。那支队伍像蛇一样在空中缓慢飘动，越飘越高，变成一条含混不清的细线，一条雾一样的细条，最后完全消失了。

窗子依然开着，月光依然照在台子上，依然照着那个花瓶和那些象牙雕刻的塑像，这些东西仍然处在睡梦之中。另一所房间里，在摇曳的烛光下，也许一个小小的人体躺在床上，这个身体已经没有生的气息，他的脸很像安古斯蒂纳；身上穿的应该是丝绒服装，领子上镶着很大的白边，苍白的嘴唇带着微笑。

第十二章

第二天早上，乔瓦尼·德罗戈带队到新要塞站岗。这座要塞离得较远，从城堡到那里要走三刻钟。要塞在一处锥形峭壁顶端，正对着鞑靼人沙漠。这是最重要的哨位，孤零零地位于峭壁的最高处，如果有什么威胁出现的话，这里必须发出警报。

傍晚，德罗戈带着七十来名士兵从城堡出发了，需要的士兵确实很多，光哨位就有十个，另外还有两个炮岗。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关口之外的土地，实际上这个关口已经在边境之外。

德罗戈想到了带队值岗的责任，但他首先想到的是有关安古斯蒂纳的那个梦。那个梦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他觉得，这个梦应该同未来的某些事有些隐隐约约的关系，虽然他根本不相信迷信说法。

他们来到新要塞，换了岗，下岗的人走了。德罗戈来到平台，越过一堆堆的沙石观察着远方。城堡就在很远的地方，像一堵很长的围墙，只是一堵简单的围墙，围墙之后什么也没有。哨兵不见踪影，因为离得太远。只能看到旗子，旗子也是偶尔被风吹着飘扬起来时才能看到。

在这二十四小时当中，在这座孤零零的要塞，唯一的指挥员就是德罗戈。不管出什么事都不可能要求帮助。就是敌人来到眼前，这座要塞也必须独立作战。在这二十四小时内，在这些围墙之间，就是国王本人也比不上他德罗戈。

在等待着夜色降临之际，德罗戈一直在观察着北方的荒原。在城堡，透过前面那些山峰之间的缝隙，只能看到这片荒原的一个小三角。现在却可以看到它的全貌，一直到地平线的最远处，那里一团雾气，平常总是这样雾气腾腾。这是一种特殊的沙漠，到处是石块，这里那里点缀着一些灌木丛，植物叶子上布满灰尘。右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是黑色的长条，很可能是一片树林，两边则是连绵不断的山峰。山脊之上是看不到头的长墙，长墙沿山脊而建，十分陡峭，也十分壮观，由于秋季的第一场雪，长墙上一片雪白。过去没有一个人认真观察过这一切。现在，所有的人，德罗戈和他的士兵，都不自觉地盯着北方，盯着空旷荒凉的沙漠，这沙漠既无生气，也没有什么神秘之感。

也许是由于想到这座要塞完全由他一个人单独指挥，也许是由于看到了那片无人居住的荒漠，也许是由于想到了有关安古斯蒂纳的那个梦，此时，德罗戈感到，随着夜色的加深，一种莫名的不安正在他的四周扩展开来。

那是十月的一个夜晚，天气阴晴不定，不知从哪里反射过来的淡红色的光亮东一片西一块地洒在地上，然后被黄昏后的铅黑色渐渐吞没。

像通常一样，每到傍晚，德罗戈心里就有诗意般的激动。这是希望的时刻，他又思考起他那英勇的幻想，那是他在值岗时形成的幻想，每一天都要增加一些细节，使之越来越完美。总之，他想的是一场他参与的战斗，在他指挥之下的人员很少，敌人的人数却很多。好像是，那天晚上新要塞被上千名鞑靼人包围。他抵抗了一天又一天，几乎所有的战友都牺牲了，要么是受了伤。他也被一颗子弹击中，伤得不轻，但也不是特别严重，他还能坚持着继续指挥。突然，子弹就要打光了，他头上绑着绷带，正要带着最后几个人勇敢突围，就在此时，增援的人终于赶到，敌人溃不成军，掉头逃跑。他一下子晕了过去，手里还紧紧攥着鲜血染红的指挥刀。可是，他好像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姓名：“德罗戈中尉，德罗戈中尉。”那人一边喊着一边摇动他的身体，想把他唤醒。他慢慢睁开眼，德罗戈慢慢睁开眼，原来是国王，国王亲自向他俯下身来，并且对他说，他是好样的。

这是希望的时刻，他又思考起他那英勇的幻想故事，这故事或许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可有助于鼓励他活下去。有时，只要比这些少得多的一点点东西就能使他感到满足，不再是仅他一个人是英雄，不再是受了伤，甚至也不再是国王对他说他是好样的。总之，只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战斗就足够了，只要一场战斗，一场真正的战斗，身穿威武的军装进行的一场战斗，可以笑着扑向目瞪口呆的敌人的战斗。或许是这样一场战斗，在

这场战斗之后，一生都会因为它而心满意足。

然而，这天晚上，很难让他感到自己是个英雄。黑暗将整个世界包裹，北方的平地已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但并不是一片宁静，似乎掩藏着什么可悲的东西。

已经是晚上八点，天上阴云密布，这时，在靠右边一点的平地上，就在要塞下边，德罗戈好像看到一个小黑点在移动。“一定是因为我太累而眼花了，”他想，“我因为太累眼花了，我看到一些黑点，要好好看看。”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还是很小的时候，是在半夜里起来学习的时候。

他试着把眼闭一会儿，然后再睁开，看着周围的东西，看着那个水桶，那应该是用来冲洗这个平台的，看着围墙上唯一的一件铁器，看着一个小板凳，这应该是他之前的军官让人搬过来用以小憩的。只是在这样过了几分钟之后，他才转过身去看下面，看他刚才发现有黑点的地方。不错，黑点仍在那里，仍然在慢慢移动。

“特隆克！”德罗戈激动地喊道。

“中尉先生，什么事？”一个声音马上回答，声音就从身边传来，吓了他一跳。

“噢，您在这儿？”他说，吸了一口气，“特隆克，我不想搞错，可是，我好像……我好像看到，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是的，先生，”特隆克平静地回答说，“有好几分钟了，我在盯着它。”

“什么？”德罗戈说，“您也看到了？您看到什么了？”

“就是那些移动的东西，中尉先生。”

德罗戈感到热血沸腾。他想，现在我们一致了，完全忘记了他的有关战斗的幻想。他想，看来是让我给遇上了，现在要出麻烦。

“啊，您也看到了？”他又这样问了一遍，荒唐地希望对方给出否定的回答。

“是的，先生。”特隆克肯定说，“已经十分钟了。我到下边看了看擦洗大炮的情况，然后回到这儿，看到了那些东西。”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特隆克也觉得这是一件怪事，一件令人不安的事。

“特隆克，您认为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移动得太慢了。”

“什么太慢了？”

“是的，我原想，可能是芦苇毛絮。”

“毛絮？什么毛絮？”

“下面有一片芦苇荡。”特隆克向右边指了指，可是毫无用处，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到，“这种植物在这个季节会长出深色的毛絮。有时，风会把毛絮吹下来，毛絮很轻，会随风飘扬，很像小片乌云……可是，不可能是这些毛絮。”停了一下之后他又补充说：“毛絮应该飘得很快。”

“这么说来可能是什么？”

“说不清，”特隆克说，“如果是人的话那就太怪了。人应该从另一个方向来。另外，一直在移动，真不可思议。”

“警报！警报！”这时，附近的一个哨兵喊起来，接着是另外一个哨兵的喊声，然后又是一个。他们也发现了那些黑点。要塞内一些不值班的士兵也马上发现了这一情况。大家都来到

护墙前边，既好奇又担心。

“你没有看到?”一个人说，“你看，就在这下面。现在停住不动了。”

“可能是雾，”另一个说，“浓雾偶尔会有些不太浓的地方，像一些洞，透过这些洞可以看到雾后面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有人在动，实际却是浓雾中间的漏洞。”

“好了，好了，现在我看清了，”只听有人说，“那个黑东西一直就在那里，那是一块黑色岩石，只不过如此而已。”

“什么岩石！你没有看到还在动？你眼睛瞎了?”

“是一块岩石，我敢说是岩石。我一直在看着它，是一块黑色岩石，像个修女。”

有人笑起来。“走开，离开这儿，马上进去。”特隆克前来干预，以免这么多人议论更使中尉感到紧张。士兵们不情愿地进去了，这里又安静下来。

“特隆克，”德罗戈突然感到无法单独决断，于是说，“您觉得是不是该发警报?”

“您是说向城堡发警报？中尉先生，您是说开一枪?”

“我也说不上来。您是不是觉得需要发警报?”

特隆克摇摇头：“我想再等一等，看清楚再说。要是开枪的话，会在城堡里边引起骚动。过后如果什么事也没有，那又怎么办?”

“是这样。”德罗戈表示接受对方的意见。

“另外，”特隆克又补充说，“也不符合规章，规章说，只有在受到威胁时才能发警报，一字不差，是‘受到威胁，出现武装部队等情况以及可疑人员出现于距离围墙边界不到百米等

情况时’，规章就是这样讲的。”

“是这样，”德罗戈表示同意，“那个东西在百米以外，对吧？”

“我觉得也是这样，”特隆克说，“另外，怎么能说是一个人？”

“那么，您说那是什么？是精灵？”德罗戈含糊地说，他有点儿生气。

特隆克没有回答。

夜色漫无边际，德罗戈和特隆克靠在护墙旁，眼睛死死盯着远方，盯着鞑靼人沙漠开始的地方。那个神秘的黑点一动不动，好像正在睡觉。渐渐地，德罗戈开始觉得，那边确实是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块黑色岩石，很像一个修女。他也想到，也许是自己的眼睛看花了，原因可能是有些累，别无其他，大概是愚蠢的错觉。此时他甚至隐隐约约有那么一丝痛苦，好像命运的决定性时刻正在向我们靠近，但并没有触动到我们，它的隆隆响声就已经渐渐远去，只留下我们孤零零地站在原地，站在一大片干树叶旁，正在为错失这个可怕但莫大的机会而惋惜。

可是，过了一会儿，随着夜色的加深，一丝恐惧又从黑黢黢的谷地传过来。随着夜色的加深，德罗戈越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孤单。特隆克同他不一样，很难成为他的朋友。嗨，要是身旁是自己的同学，哪怕只是一个，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德罗戈甚至还想开开玩笑，以等待黎明的到来，而不至于心生蒙受惩处之感。

一团团的浓雾在平地上空翻滚涌动，很像黑色海洋中的一

些白花花的群岛，其中的一个就在要塞脚下，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可能就掩藏在这个岛下。空气湿漉漉的，德罗戈感到，披风贴着脊背，显得很重。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漫漫长夜。当天空显出亮色时，一阵冷风吹过，说明黎明并不太远了。这时，德罗戈早已不再抱希望，希望这漫漫长夜能够很快过去。就在此时，一阵睡意突然袭来。德罗戈直挺挺地站着，靠着护墙，脑袋不自觉地低了下去。然而不仅一次，是两次，两次都是突然惊醒，然后赶紧抬起头来，最后，头还是懒洋洋地低了下去，眼皮沉得抬不起来。这时，新的一天开始了。

德罗戈突然醒来，因为有人捅了捅他的手臂。他从梦境中醒来，亮光使他吃了一惊。一个人在说话，这是特隆克的声音："中尉先生，一匹马。"德罗戈也看到了，像一个什么东西，一动不动，就在悬崖下面。

确实是一匹马，马不太大，很壮实，腿较细，鬃毛很长，样子很美，但美得有些古怪。马的外形很怪，更怪的首先是它的颜色，全身黑色，黑里透光，夹杂的斑点像一幅风景画。

马从哪里来？是谁的马？很多年来，除去一些乌鸦和蛇以外，再也没有任何活物冒险来过这个地方。现在，居然出现了一匹马，很快便可以明白，这不是一匹野马，而是挑选出来的一匹马，是一匹真正的军马（也许只有那四条腿显得有些太细）。

真是一件怪事，一件令人不安的怪事。德罗戈、特隆克以及哨兵——也许还有那些在下面一层的射击孔里观察的士兵——都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匹马。这匹马打破了规则，使

北方的古老传说——那些有关鞑靼人的传说——复活，有关一场又一场的战斗的传说，它的不合逻辑的出现弥漫于整个沙漠上空。

仅仅这匹马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事，但由此可以知道，在它的身后应该会出现另外一些事情。它的鞍子整整齐齐，像是刚才还有人骑在上面。因此，必然会有什么事悬在那里，一直到昨天还显得荒唐、可笑、甚至是迷信的事情，会成为千真万确的事情。德罗戈好像感觉到，神秘的敌人，那些鞑靼人就在那里，他们就埋伏在灌木丛当中，岩石缝隙之间，紧咬着牙关，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他们在等待，等到黑暗降临之时发动攻击。另外一些人会随后而到，危险的大队人马正在慢慢蠕动，正在从北方的浓雾中涌出来。他们没有音乐，没有歌声，没有闪着光的刀枪，没有威风凛凛的大旗。他们的武器看不清楚，因为没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的马也经过训练，不会嘶鸣。

可是，这只是一匹马——这是新要塞的初步看法，一匹从敌人那里逃出来的马，它跑得太快，暴露了敌人。很可能他们并没有发觉它已逃走，因为它是在夜间逃离军营的。

就这样，这匹马带来了珍贵的信息。可是，它比敌人的大队人马提前了多少？一直到傍晚，德罗戈都不能向城堡的司令报警，可是，鞑靼人可能会慢慢靠近。

那么，立即报警？特隆克说，不要报警，因为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匹马。这匹马已经来到要塞脚下，这一事实意味着，它是单独来到这里的，也许，它的主人是一个猎人，不小心单人匹马来到沙漠，这个猎人突然死了，或者病了，孤零零的这匹马到处游走求生，可能感觉到城堡这边有人的气息，此时或

许在等着给它提供草料呢。

这一事实确实不能不让人认真怀疑，一支军队是不是正在靠近。什么原因能使一匹马逃离军营来到一个如此不友好的地方呢？另外，特隆克还说，他听人们说，鞑靼人的马几乎都是白色的，城堡的大厅里也挂着一幅很古老的画，从中也可以看到，鞑靼人骑的都是白色骏马。可是，这却是一匹黑得像炭一样的黑马。

就这样，德罗戈经过长时间的迟疑不决之后，最后还是决定，等到傍晚再说。这时，天气晴朗起来，太阳照着大地，让士兵们的心里也感觉到暖和起来。德罗戈也因阳光明媚而感到轻松一些了。关于鞑靼人的想象也逐渐淡漠了，一切恢复正常。那匹马只不过是一匹马而已，关于它的出现可以找到很多原因去解释，这些原因都同敌人的入侵没有任何关系。于是，他忘记了夜里的恐惧，突然感到自己愿意去冒险，想到他的好运就在眼前，这是一种福气，它有可能使他超越其他人，所以感到心里美滋滋的。

德罗戈为看到了值岗过程中的细微信息而感到心满意足，这好像就是向特隆克和那些士兵表明，这匹马的出现尽管很怪很让人担心，但并没有使他心慌意乱，他处理这件事时很有军人气概。

说实在的，那些士兵一点儿都不害怕，他们以讥笑来对待那匹突然冒出来的马，要是能把它抓到，作为战利品带回城堡，他们就会高兴死了。一个士兵甚至要求中士容许去把马抓来，后者只瞪了他一眼，那意思好像是说，值岗的事是不容许开玩笑的。

在下面一层，就是安置了两门大炮的那一层，一名炮手看到那匹马时激动极了。这名炮手叫朱塞佩·拉扎里，一个不久前刚刚到来的新兵。他说，那匹马是他的，他一眼就能认出它来，绝对没错，绝对不会错，可能是到城堡外饮马时不小心让它给跑掉了。

“是的，是菲奥科，是我的马，它叫菲奥科！”他大喊着，好像那确实是他的财产，确实被人给偷跑了。

特隆克来到下面，立即制止了那个炮手的喊叫，他严厉地对拉扎里说明，他的马逃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必须越过城堡的围墙或者越过山间的关口才能前往北方的谷地。

拉扎里回答说，他听人说，有一条很方便的小道，沿着它可以翻越悬崖。这道路年代久远，没有人还记得起它。确实，在城堡内流传过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那是众多传说之一。可是，那应该是胡说八道，因为从来没有人发现这一秘密通道的踪迹。城堡的左边和右边，多少公里之内都是荒秃秃的大山，根本没有任何通道。

可是，这说服不了那个炮手，他依然顽固地认为，不把那匹马弄回来，就不能这样无所事事地待在要塞内。要去把它弄回的话，半个小时就足够了，连去带回只要半个小时。

就这样，时光在消逝，太阳一刻不停地向西方移动，哨兵准时互换岗位。此时，沙漠显得更加荒凉，那匹马依然在原处，更显得一动不动了，好像在睡觉，或者在寻找几根小草充饥。德罗戈的眼光望得更远，但没有看到任何新东西，仍然是那些光秃秃的岩石、灌木丛和遥远的北方的雾气。北方的天色在缓慢地变化，意味着傍晚即将来临。

一支小分队前来换岗。在晚霞的照耀下，德罗戈和他的士兵离开要塞，踏着沙石返回城堡。他们来到围墙前，德罗戈分别回答了自己的口令和士兵的口令，大门开启，下岗的小分队来到一个小庭院，特隆克开始点名，德罗戈则去向司令报告有关那匹神秘的马的情况。

像规定的那样，德罗戈先去找负责视察的上尉，然后同他一起到上校那里。通常，有什么情况向那位第一助手少校报告就可以了，但这次可能是严重问题，不能浪费时间。

就在这时，流言很快传遍了整座城堡。在最远的分队中，已经有人说什么鞑靼人的大队人马已经驻扎到悬崖脚下。上校得到报告后只是说："必须设法把这匹马抓来，如果有马鞍的话，就可以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可是，已经无法可想，因为那个叫朱塞佩·拉扎里的士兵换岗返回城堡时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没有人发现他躲了起来。然后他独自一人来到那些沙石之间，追上了那匹马，并把它带回城堡。令人吃惊的是，那不是他的马。可是，现在已经别无他法。

只是到进城堡时才有人发现，拉扎里不见了。如果特隆克知道的话，拉扎里肯定至少要被关两个月的禁闭。现在，必须得设法救救他。因此，中士点名，叫到拉扎里的时候，有人替他回答："到！"

几分钟之后，队伍已经解散，这时人们才想起来，拉扎里不知道口令。现在不是关禁闭，而是性命的问题了。如果他来到围墙前，这里的人向他开枪，那可就闯下大祸了。于是，两三个战友来找特隆克，以便想个挽救的办法。

可是，为时已晚。拉扎里牵着那匹马已经来到围墙跟前。特隆克正在来回走动，他是隐隐约约预感到有什么不祥才来到这里的。那是在点过名之后，这位上士似乎感到有些不安，可是，他搞不清这不安是由于什么原因，只是本能地感觉到有些什么事不大对头。他回顾了一天的情况，一直到返回城堡之前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在此之后，他好像觉得有些不大对头。对了，是在点名的时候，好像点名时有些不正常，正如通常那样，点名就是那么回事，所以他并没有发觉这种不正常。

那时，有一个哨兵就在大门上方站岗。半明半暗之中，他看到沙石之间好像有两个人走过来，距离大约有二百米。不必担心，因为他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幻觉：在空旷无人的地方，长时间的等待之后，就是在大白天，最后也会发现一些人形的东西在灌木丛和沙石之间晃动，好像有人在侦察，前去查看之后却发现，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而且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为了缓解一下紧张情绪，这个哨兵看了看四周，同附近的一个同伴打了一下招呼，这个同伴就在他的右边，距离大约三十来米。他正了正紧扣在额头上的大帽子，然后转向左侧，正好看到特隆克上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严肃地盯着他。

这个哨兵醒悟过来，依然死死地盯着正前方。他看到，那两个黑影并非梦中所见，而是真真切切。现在已经很近，不过七十来米。已经可以看清，是一个士兵和一匹马。于是，他端起枪，扣住扳机，尽管训练时这一动作已经反复做过多遍，可是，现在做起来依然是那么生硬。接着，他喊起来：“什么人？那边是什么人？”

拉扎里是个刚入伍不久的士兵，想也没有想到，没有口令

是绝对不可能被容许进来的。他也没有想到，不经容许擅自离队会受到惩罚。与此相反，或许他想，由于他把马给牵了回来，上校会原谅他。那可不仅仅只是一匹漂亮的马，而是一匹可以奉献给将军用的骏马。

距离只有四十来米了。马的铁蹄踏着石块，发出响声。这时已经是夜间，远处传来号声。“什么人？那边是什么人？”哨兵重复了一遍，如果接着再喊一次，那就不得不开枪了。

听到第一次喊时，拉扎里就感到很不舒服。他觉得这实在太怪，他自己亲自来到这里，听到一名战友用这样的口气问他是什么人，这不是太怪了吗？可是，在听到第二次问“什么人”时，他还是耐着性子，因为他辨认出，喊话的是自己的朋友，而且就是同一个连队的朋友，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莫雷托。

“是我，我是拉扎里！”他喊着回答，“快叫哨所头头给我开门！我把马牵回来了！你没看到他们把我给关到外面了！”

哨兵一动不动，端着的枪也一动不动，他在尽可能地消磨一点儿时间，以便第三次喊出“那边是什么人”。也许是拉扎里自己感觉到了这是多么危险，他可能想退回去，他可能想，可以等到明天，然后再同那些到新要塞来站岗的人会合。可是，就在不到几米远的地方，特隆克站在那里，严肃地盯着他。

特隆克没说一句话。他一会儿看看哨兵，一会儿又看看拉扎里，由于这一过错，他可能会受到惩罚。他们的目光是什么意思？

拉扎里和那匹马距大门已不到三十来米，再等下去似乎就

不够慎重了，拉扎里越是靠近，就越是容易被击中。

“什么人？那边是什么人？”哨兵第三次喊叫，声音中似乎也包含着私人之间的、不符合规章的暗示，意思就是：“快返回去，趁还来得及，难道你想让我杀死你不成？”

拉扎里终于明白，一下子想起了城堡的严格纪律，茫然不知所措。不知为什么，这时，他不是逃跑，而是放开手中的马缰，独自走过来，尖声大叫着：“是我，我是拉扎里！莫雷托，哦，莫雷托！是我啊！你端着枪干什么？莫雷托，难道你疯了？”

可是，这时的哨兵已经不再是莫雷托，他现在只是一个脸色铁青的士兵。他慢慢举起枪，瞄准他的朋友。他把枪举到肩头，用眼睛的余光斜视着上士，企望他悄悄做一个算了不再追究的手势。然而，特隆克依然一动不动，依然严肃地盯着他。

拉扎里没有转身，倒退着在石块之间踉踉跄跄后退了几步：“是我，我是拉扎里！”他大声喊叫，“你没看见是我？莫雷托，千万别开枪！”

可是，哨兵已经不再是莫雷托，不再是那个所有的室友都无拘无束地同他开玩笑的莫雷托，他现在只是城堡的一名哨兵，只是穿着深蓝色呢子军装、斜挎子弹袋的哨兵，在夜间，绝对与其他哨兵没有任何不同。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哨兵，他在瞄准，现在，他扣动了扳机。他的耳朵里响起一声轰鸣，像是听到了特隆克嘶哑的声音：“瞄准！”而特隆克实际上连一口气都没有喘。

步枪微微闪了闪光，冒出一小股烟，枪声一开始也并不很响亮，但随后响起了阵阵回声，回声在围墙之间传播，传向远

空，最后像一阵轰鸣般渐渐消失。

现在，任务已经完成，那名哨兵放下长枪，把头伸出护墙，看着下面，希望自己并没有击中对方。黑暗中，他觉得，拉扎里似乎没有倒下。

确实，拉扎里仍然站着，那匹马向他身旁走了一步。然后，在枪声过后留下的寂静中，只听他大失所望地说："嗨，莫雷托，你把我给杀了！"

这是拉扎里的最后一句话，说完，他慢慢向前倒了下去。特隆克的脸色依然让人摸不清，依然一动不动。就在这时，战争的不安气氛在城堡内的角角落落传播开来。

第十三章

那个值得永远记住的夜间就这样开始了，阵阵冷风吹过，灯笼在风中摇摆，号声依旧，走廊的脚步声依旧。云从北方飘来，在山顶盘旋，形成一条一缕，但并未停下盘旋的脚步，似乎受到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的呼唤。

只要一声枪响，只要一支步枪发出小小的一声枪响，城堡就可以一下醒来。多年来，这里老是这样一片寂静，这样的寂静持续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人们一直在盯着北方，想从那里听到战事突然爆发的声响。现在，一支步枪终于开枪——以它那规定好的发射药的剂量，以它的三十二克重的子弹，终于发出了它的声响，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这就是那个等待的东西的信号。

当然，在这个晚上，除去几个士兵以外，所有的人都没有

提到那件事的名称，尽管它就在所有人的心里。军官们宁愿不说，因为这正是希望所在。正是为了对付鞑靼人，他们筑起了城堡外的围墙，他们耗费了自己的大部分青春年华；正是为了对付鞑靼人，哨兵们没日没夜地走来走去，活像机器人。有人每天早上醒来就因这一希望而增强了信心，有人将这一希望深深埋到心底，有人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希望，以为这一希望已经丧失殆尽。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出来，好像那是一种凶兆，那就是把心底的真实想法暴露无遗了，士兵们羞于这样做。

到现在为止只死了一名士兵和一匹马，那匹马还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在朝北的那扇大门门口，就是发生那件不幸事故的大门那里，站岗的小分队中出现了不小的骚动。尽管并不符合规定，可是特隆克却出现在那里。他心绪不宁，想到自己可能会受到惩处。责任在他，拉扎里悄悄溜走时他应该阻止，回来点名时，他应该马上发现不是这个士兵在回答。

现在，马蒂少校也来到这里，他急于要让人知道他的权威和权力。他的脸色很怪，这让人很难看出他的想法，甚至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在微笑。显然，对这件事他已全面了解。他向正在这座要塞值班的蒙塔纳中尉下了命令，去把那个士兵的尸体拉回来。

蒙塔纳是个很死板的军官，是这座城堡内最老的中尉。不过，在这里，如果不是他有一枚大钻戒，如果不是象棋下得最好的话，人们甚至不知道有他这个人。他的戒指上那颗钻石大极了，下象棋时很少有人能够赢他。可是，在马蒂少校面前，他战战兢兢，名副其实地战战兢兢，像处理一具尸体这样的差

事，他都不知所措。

幸运的是，马蒂少校发现，特隆克上士站在一个角落，于是，他喊道："特隆克，您现在没什么事做，您带人去处理一下！"

他这样说时口气非常平静，好像特隆克是随便一个士官，好像特隆克本人与这一事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由于马蒂没有能力当面指责他，最后竟气得脸色发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倒希望使用更强硬的武器，这就是，进行调查，让那些面无表情的调查者去调查，写出书面材料，这样可以把最微细的不足之处无限放大，这样几乎总是能够使责任人受到惩处。

特隆克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地回答："遵命，先生。"然后急忙来到大门后的那个小庭院。在灯笼指引之下，一小队人马很快离开城堡。带队的是特隆克，后面跟着四个抬着担架的士兵，为了预防万一，另外四个士兵拿着武器。最后是马蒂少校本人，他披一件褪了色的斗篷，斜挎军刀，向沙石地走去。

他们来到拉扎里跟前，他依然像被打死时那样趴在那里，手臂伸向前方。步枪斜挎在肩上，与身子纠缠在一起，跌倒时枪托朝上，直直地插在两块石头之间，看到这种情况，让人觉得真是奇怪。拉扎里跌倒时一只手受了伤，在他的身体完全僵硬之前，这个伤口还来得及渗出一些鲜血，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留下一片血迹。那匹神秘的马已经不见踪影。

特隆克向死者俯下身，伸手去扳他的肩膀，但是，他突然把手缩回来，好像突然发现，这样做不符合规章。"你们把他抬起来。"他向士兵下了命令，他的声音很低，很难听，"先

得把枪拿出来。”

一个士兵低下身去想要解步枪背带，他把灯笼放在一块石头上，石头正好就在死者身旁。拉扎里没有来得及完全合上双眼，眼白映射出灯笼的亮光。

“特隆克。”这时，马蒂少校喊了一声。他在灯光之外，无法看清他的脸色。

“请下令，少校先生。”特隆克回答，同时打了个立正，士兵也停下来。

“发生在什么地方？他逃到哪里去了？”少校问道，他的声音拉得很长，好像谈论此事让他感到很好奇但又很厌烦，“在泉水那边？就是那边有大石头的地方？”

“是的，先生，就在那些石头那边。”特隆克这样回答，没有再说什么。

“他逃开时没有人看到？”

“是的，先生，没有人看到。”

“在泉水旁，是吗？是不是很暗？”

“是的，先生，相当暗。”

特隆克立正站着等了一会儿，看到马蒂不再说话，这才做了一个手势，让士兵继续干活。一个士兵试图把步枪背带解下来，可是，那个结很结实，他尽力去解。在向外拉时，这个士兵感觉到，尸体很重，那重量似乎与尸体的大小不成比例，重得像铅块。

步枪被解开，两个士兵轻轻地将尸体翻过来，使死者的脸朝天。现在可以完全看到他的脸了，他的嘴合着，没有表情，双眼半开半闭，一动不动，只有这双眼映射着灯笼的亮光，由

此可以看出他已经死亡。

“正好是前额?”马蒂问道。人们很快发现一个小洞，就在鼻子正上方。

“您说什么?”特隆克不明白问话的意思。

“我说的是：正好击中前额?”马蒂说，口气很不耐烦，因为他不得不重复一遍。

特隆克提起灯笼，将拉扎里的脸完全照亮。他也看到了那个小洞，不自觉地伸出一根手指，好像是要去摸一摸这个小洞。但他立即缩了回来，显出恐惧的神情。

“我觉得是这样，少校先生，正好击中了前额。”（如果他很感兴趣，为什么他不亲自看看这个死者?为什么提了这么多愚蠢的问题?）

士兵发现了特隆克的尴尬，专心去干他们的活，两个人抬着死者的腿，另外两个人抬着手臂，死者的头就那样让它可怕地耷拉下去。死者的嘴尽管已经僵死，这时好像又张开了。

“是谁开的枪?”马蒂仍然在问，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黑暗中。

可是，特隆克这时顾不上听马蒂说话，只顾着照料死者。“把他的头抬起来。”他压抑着愤怒下令说，好像死者就是他自己。然后才发现马蒂在说话，立即又打了个立正。

“请原谅，少校先生，我刚才正在……”

“我刚才说，”马蒂少校一字一句地说，好像是为了让对方明白，如果他现在还没有丧失耐心的话，这应该完全归功于死者，“我刚才说，是谁开的枪?”

“他叫什么来着，你们知道吗?”特隆克低声问那几个

士兵。

“是马尔泰利。”其中一个说，“德罗戈·马尔泰利。”

“是德罗戈·马尔泰利。”特隆克大声回答。

“马尔泰利。”少校自言自语。（他感到这是个陌生名字，开枪的应该是因射击优秀而受到奖励的人之一。他亲自领导射击学校，优秀射手的名字他都记得。）“也许是一个叫莫雷托的吧？”

“对了，先生，就是他。”特隆克立正回答，“我相信，他叫莫雷托。您知道吗，少校先生，战士都……”

他这样说，几乎是为了请求原谅，又很像是为了表明，马尔泰利没有任何责任，如果人们把他说成莫雷托，这不是他的责任，没有理由惩罚他。

可是，少校这时根本没有想到要惩罚他，脑子里连想都不曾想到这一点。“啊，好个莫雷托！”他这样大声喊着，丝毫没有掩饰他的某种高兴意味。

中士冷冷地看着他，最后终于明白了。“对了，是这样。”他想，“奖励他，奖励这个坏蛋，因为他能干净利落地杀人。真是个好靶子，不是吗？”

是个好靶子，不错。马蒂想的正是这个。（他还想，莫雷托开枪的时候，天已经很暗了。好样的，他的所有射手都是好样的。）

特隆克这时恨起对方来。“是的，是这样。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吧，你很高兴。”他想，“拉扎里死了，与你何干？对你的莫雷托说吧，说他是个好样的，给他一个大奖！”

确实如此，少校绝对是心安理得，他高兴地大声说：“嘿，

莫雷托绝不会错。”他大声叫着，好像是说：“奸猾的拉扎里，他以为莫雷托瞄不准，他以为能安然脱险。嘿，拉扎里以为如何？这样他就知道，这是些什么样的射手了。还有，特隆克会怎么想？他或许也希望，莫雷托瞄不准。（过几天一切就会给你一个教训。）”“是的，是这样。”少校仍在重复，完全忘记了，在他面前横陈着一具尸体，“莫雷托，确实是个出色的射手！”

他终于不说话了，中士可以转过身看看，怎么把那具尸体放到担架上。尸体这时已经放好，还给他盖了一条军毯，露出来的只有两只手。这是两只农民的大手，好像还有点儿生命迹象，还有点儿热血的颜色。

特隆克点头示意，士兵们抬起担架。“少校先生，可以走了吗？”他这样问道。

“还想等什么人？”马蒂生硬地回答。现在，他真的感到很吃惊，感觉到了特隆克在恨他。他想让对方知道，他更恨对方，以上司的不屑恨他。

“出发！”特隆克命令。他应该说，齐步走。可是，他觉得那是一种玷污。只是到了现在，他才看着城堡的围墙，上面的哨兵，灯笼的光亮隐隐约约地照着这些哨兵。在围墙后面，在一间寝室里，有拉扎里的行军床和小箱子，箱子里面放着他从家里带来的东西：一个圣人雕像、两身衣服和四枚银扣子，那是节日服装上用的扣子，是他爷爷留下来的，到城堡来之后一直未能用上。

他的枕头上或许还留着他枕过的痕迹，还像两天前他醒来时那样清清楚楚。另外或许还有一个小墨水瓶——特隆克心

里想着，像他平时那样仔细，还有一个墨水瓶和一支笔。所有这些都将装进袋子，寄回他家，另外再加上上校的一封信。其他由政府发给的东西，自然会发给另外一名士兵，其中包括更换的衬衣，但是，漂亮的军装不包括在内，步枪也不包括在内。步枪和军装将同他一起埋葬，因为这是城堡的古老规定。

第十四章

早晨，天刚刚透亮，从新要塞看过去，在北方的平地上可以看到一小条黑带。一个小黑点在移动，这不可能是错觉。第一个看到它的是哨兵安德罗尼科，然后是哨兵彼得里，接着是下士巴塔，后者一开始觉得可笑，后来连马德尔纳中尉也看到了，他今天带队在新要塞站岗。

一条小小的黑带在蠕动，正在穿越荒无人烟的荒原，这好像是不祥之兆，就是到了夜间，不祥的预感也会在城堡内传播。那是在差不多六点钟的时候，哨兵安德罗尼科第一个发出了警报。有什么东西正从北面向这边移动，这是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未发生过的事。天再亮一些时，在白色沙漠的映衬下，正在移动的那队人显得更加清楚。

几分钟之后，像很久很久以来一直坚持的习惯那样，裁缝

普罗斯多奇莫每天早上都要到城堡顶上看一眼。（很早以前是怀着希望，后来就只剩不安，现在仅仅是一种习惯了。）根据习惯，顶上的哨兵容许他通过，他穿过巡逻小道，同值班的下士聊上几句，然后回到下层自己的缝纫房。

这天早上，他又来到这里，向那一小块看得见的三角形沙漠张望，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死了。他只觉得这是梦境。在梦中，总是会有些荒唐事，有些混乱事，永远不可能摆脱那种含混的感觉，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好像自己到时候总会醒来。在梦中，事情永远不会是清清楚楚的，不会是实实在在的，像那片荒无人烟的荒原那样，那里正有一队神秘的人在向这边靠近。

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很像他年轻时的胡思乱想，普罗斯多奇莫甚至不可能认为那是真的，他觉得自己已经死去。

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觉得上帝饶恕了他。他想到，自己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表面上与我们的世界完全一样，只是所有的好事都会按照所希望的那样得以实现，人们得到满足之后心安理得，不像在这边，一些事就是在最合适的时候也总是会造成伤害。

普罗斯多奇莫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他一动不动，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走动了，像死人那样再也不会动了。可是，就在此时，好像有个什么神秘的东西捅了他一下。原来是一个中士，这个中士很尊敬地捅了捅他。“上士，”中士对他说，“出什么事了？您感觉不舒服？”

只是此时，普罗斯多奇莫才醒悟过来。

刚才像是在梦中，说得更清楚些，是从有关神秘的北方人

的梦中醒过来。时间过得很快，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条不寻常的黑带，太阳在红色的地平线上已经十分耀眼，那些身份不明的人在向这边靠近，尽管接近的速度很慢。有人说，那些人有的步行，有的骑马，一个接着一个排成长长的一队，其中还有人打着一面旗子。就这样，有的这样说，有的极力想看清楚，所有人的心里好像都想象到了步兵和骑兵，军旗猎猎，成排成行。事实上，看到的只不过是一条黑色细带在慢慢移动。

“是鞑靼人。”哨兵安德罗尼科大胆声明，又像在生硬地开玩笑，脸色煞白，像个死人。半小时之后，马德尔纳中尉下令新要塞放一响空炮，以示警告，按照规章，看到外国武装部队接近时，应该这样放空炮警示。

很多年以来，这里就没有听见这样的炮声了。围墙上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隆隆的炮声缓慢掠过晴空，不祥地在悬崖之间回荡。马德尔纳中尉转身看着平淡无惊的城堡轮廓，希望那里能出现一些激动不安的迹象。可是，炮声并没有引起惊慌，因为身份不明的人就在那块三角形地带向这边靠近，中心城堡也可以看到那个三角地带，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一情况。甚至在最远处的山洞中，在悬崖之下左侧防卫线最远端的山洞中，那个正在值班，看守存放灯笼和工具的地下仓库的值勤人员也已经知道这一情况。因为他在地下山洞中，外面的情况根本看不到，尽管如此，他也知道了这一情况。他巴不得时间飞逝，他的班赶快结束，好亲自到巡逻小道上看一眼。

一切依然与以前一模一样，哨兵仍在他们的岗位上，在指定的范围内走来走去，文书依然在抄写那些报告，笔在纸上沙沙作响，那支笔依然以通常的节奏到墨水瓶里蘸墨水。可是，

身份不明的人正在从北方向这边靠近，可以想见，这些人就是敌人。在马厩里，人们在用梳子梳马鬃，厨房的烟筒炊烟袅袅，三个士兵在扫院子。但是，一种强烈的庄严意识在传播，一种深深的不安在传播，好像一个伟大的时刻就要到来，任何东西都不能制止它的脚步。

军官和士兵个个都深深地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以使自己从内心里感觉到青春的气息。炮手摩拳擦掌，准备好他们的大炮，相互开着玩笑，同时像驯服的牲口一样勤勤恳恳地干着手上的活，互相会心地看一眼，那意思就是，好多年之后，或许这些部件不能再用了；或许过去的清洗工作做得不够认真，现在必须改正修复，因为过一会儿决定性的时刻就要到来。传令兵从来没有这样快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军装从来没有这么整洁，刺刀从来没有这么闪闪发亮，号声从来没有这么独具战斗气息。因此，等待没有白费，过去的年代没有白白耗费，在所有这一切之后，古老的城堡终于有点儿用了。

现在，人们就等那声特殊的军号声了，就等“一级戒备”的军号声了，那可是士兵不曾真正听到的军号声。练习吹号时——练习都是在城堡外进行，在一个隐蔽的小谷地进行，以免号声传到城堡，引起误解——号兵在炎热的夏日午后练着这一大家都明白的号声，那只不过是出于热情。（没有一个人真的认为会用得上。）现在，他们后悔当初没有认真学习，那是一个长长的颤音，稍不注意就会跑调。

只有城堡司令有权下令吹响这一号声，大家都想到了他：士兵等着他前来视察，从围墙的这头视察到那头，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他视察时脸上带着自豪的笑意，把一切都仔细看在眼

里。对他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日子，难道他不是也在期待这一机会中耗费了自己的年华？

然而，这位菲利莫雷上校先生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窗口望着北方，望着沙漠上那块小小的三角形，那是悬崖之间露出的一片沙漠，他看到了那条由小黑点组成的黑色细带。黑点在移动，仿佛一些蚂蚁在慢慢蠕动，而且是在向他这边移动，向城堡方向移动，好像真的是一些士兵在运动。

每过一会儿就有一个军官走进来，要么是尼科莱西中校，要么是视察的上尉，要么是值班的士官。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来到他的办公室，焦急地等待他下命令，他们禀报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什么从城里运送生活用品的车回来了，什么修炉子的工程今天早上开始了，什么十几个士兵的假期到期了，什么中心城堡平台上的望远镜准备好了，上校先生要不要使用，如此等等。

他们报告这样一些事项，踢着脚后跟立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上校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为什么不下命令，大家肯定都在等着这一命令。他依然没有加岗，也没有向只有一个人站岗的军需品库增派人员，也没有下决心发布"一级戒备"的命令。

他不动声色，神秘莫测，只是冷冷地看着那些身份不明的人靠近，既不难过，也不高兴，好像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更为可喜的是，这是十月的一天，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对于展开一场战斗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天气。城堡顶上的旗帜随风飘扬，庭院里的黄色土地泛着亮光，士兵在那里走来走去，留下明显的身影。这可是再好不过的天气了，上校先生。

但是，司令明确地让人们明白，他希望单独一人留在这里。办公室里再也没有别的人时，他从写字台走到窗前，又从窗前走到写字台旁，不知道应该如何下这个决心。他莫名其妙地去修整自己的灰色胡子，长长地叹息，确实很像那些老年人，仅仅是在体质上很像老年人。

现在，身份不明的人形成的那条小小的黑带已经看不到了，从经窗口能够看到的那个三角形沙漠地带上消失了，这表明，他们已经来到跟前，越来越接近边界了。再过三四个小时大概就到山脚下了。

可是，上校先生仍然莫名其妙地在洗他的手绢，在擦他的眼镜片，在翻堆在桌上的报告：需要他签字的当天日程表，一份请假报告，大夫的日报表，鞍具进出登记表，等等。

上校先生，您还在等什么？太阳已经很高，甚至马蒂少校刚才也进来过，他无法掩饰自己的焦虑，甚至他也不能认为不会有什么事。事实是，哨兵至少已经看到了，应该到围墙上走一圈。前往新要塞视察的福尔泽上尉说，那些身份不明的人已经可以一个一个分辨出来，都全副武装，肩上扛着步枪，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菲利莫雷却要等一等。那些身份不明的人确实是士兵，这一点他并不否认，可是，总共多少人？有人说是二百人，又有人说二百五十人，还有人说，这只是前哨部队，大部队至少有两千人。可是，大部队还没有看到，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大部队。

大部队还没有看到，上校先生，这只是因为北边有雾。今天早上，雾很大，一直弥漫到我们这边，寒风将雾吹了回去，

所以现在还覆盖着荒原上的广大地区。那二百个人毫无意义，如果他们后面没有一支武装部队的话。中午之前，另外那些人肯定会露头。有一个哨兵甚至说，不久前他看到，大雾边上有什么东西在动。

然而，司令仍在踱来踱去，从窗前走到写字台前，再从写字台走到窗前，快速翻着那些报告。为什么这些不明身份的人要袭击这座城堡？他这样想。会不会是一般的演习，看看沙漠到底有多困难。鞑靼人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们只不过是遥远的传说。另外还有什么人想越过边境？在整个这件事上总有某一点不能服人。

不是鞑靼人，不是他们，上校先生。可是，是士兵，这一点肯定无疑。很多年来就对北方这个国家非常仇恨，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已经不止一次谈到过战争了。是士兵，这一点毫无疑问。有骑马的，还有步行的，说不定炮兵很快也会露面。到不了晚上，就会抓紧时间发动进攻，这不是夸张。城堡的围墙太陈旧，步枪太陈旧，大炮太陈旧，所有的一切都已落伍，只有士兵的心除外。不要太自信，上校先生。

自信！嗨，他已经预见到不能太自信，正因如此他才浪费了这么多青春年华。他的时日已经不多，如果这次再不顺利，一切可能就完了。并不是害怕才使他迟疑不决，不是怕死，这一点他连想都不曾想过。

事实是，就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菲利莫雷突然看到幸运来到眼前，带着银色盔甲和染着血迹的剑来到眼前，他（几乎对此早已再也不去想了）看到过这种幸运，很奇怪地看到它很像一个朋友的脸。所以，真实情况是，菲利莫雷不敢向前，不敢

去接近这种幸运，不敢回答它的微笑——上当受骗的次数太多了，现在，再也不能上当了。

城堡里的其他人，城堡内的军官们很快迎上去，想要抓住它。与他不同，他们是很有信心地迎上去的，他们像以前尝试的那样已经预先闻到了强烈而刺鼻的战斗气息。同他们相反，上校依然在等待。只要它不是伸手可及，他就不会有所动作，好像中了邪一般。或许只要有一点儿动作，哪怕只是简单的打招呼，只是暗示自己的一点点愿望，那个东西就会化为乌有。

因此，他只是摇头，表示否定，认为这次不会是好运气。这个不信这次运气的人看看周围，看看身后，他觉得身后好像有什么人，好像幸运所真正寻找的人站在那里。可是，身后一个人也没有，他不得不承认，这令人羡慕的好运气就是对着他来的。

天刚刚亮，在泛白的沙漠上出现那条神秘的黑带时，有那么一刻，他的内心突然感到很高兴，兴奋得有点儿让人喘不过气来。后来，那个手持染着血迹的剑、身穿银色盔甲的人在走动，显得有些模模糊糊，但依然向他走来。可是，事实上他不能再靠近他，不能缩小那段很小但又是无限的距离。

原因在于，菲利莫雷等待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抱着希望过日子就会感到很累，就再也找不到二十岁时的那种信仰了。他在等待中白白耗费的时光实在太多，他的双眼读的日程表实在太多，太多的早上他的双眼看到的仅仅是那片荒无人烟的沙漠。

现在，出现了身份不明的人，他的明确的感觉是，肯定出了什么错（不然就太好了），肯定是出了什么大错。

这时，写字台对面墙上挂钟的指针在继续前进，表明时间在不断消耗着人的生命，上校的消瘦手指——这是多年耗损的结果——仍在夹着手绢擦他的眼镜片，尽管并无这个必要。

挂钟的指针差不多指向十点半时，马蒂少校来到房间，他提醒司令，军官事务报告会的时间到了。菲利莫雷忘了这件事，他有点儿吃惊，也很不高兴：他不能不讲一讲身份不明的人出现于平地这件事，他再也不能将作出决定的时间向后拖延，他不得不正式肯定那是敌人，要么开个玩笑，要么采取中间路线，下令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又显示出有些怀疑，那意思就是说，不要冲昏了头脑。但是，无论如何必须作出决定，让他难受的正是这一点。他宁愿继续等待下去，绝对不动，就这样与命运对抗下去，直至真的落到自己头上。

马蒂少校脸上带着暧昧的微笑对他说："看来，这次咱们终于等到了！"菲利莫雷上校没有回答。少校又说："现在，已经看到，又增加了一些人，一共是三队。这里也可以看得到。"上校盯着他的眼，突然有那么一刻觉得挺喜欢这个下级。"还会增加，您说呢？"

"这里也可以看得到，上校先生，人已经够多的了。"

他们来到窗口，在可以看得到的北方那个三角形地带，又有几条黑色的细带在移动，现在已经不像早晨那样只是一条，而是并排三条，看不到末尾在什么地方。

战争，是战争，上校这样想。他极力想赶走这一想法，好像那是一种不应该有的愿望，但他的努力只是白费力气。马蒂的话使他的希望又复活了，现在，他感到极为亢奋。

上校就这样心绪不宁，急急忙忙地来到会议室，面对站成一排的所有军官（值岗的除外）。在一片蓝色军装的映衬之下，军官个个脸色发白，上校则在努力辨认这些军官。不管是年轻的面容，还是憔悴的相貌，所有的容貌表达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一双双冒着火的眼睛在渴望，在祈求他正式宣布：敌人来了。个个笔挺地立正站着，个个都盯着他，那意思显然就是：我们绝不能受骗上当。

会议室极为安静，听到的仅仅是军官深深呼吸的声音。上校知道，他不得不讲话了。就在这时，他感到，一种新的、无法遏制的想法涌上心头。令人惊奇的是，菲利莫雷并不知道其间的原因，他突然觉得，可以肯定，这些身份不明的人确实就是敌人，确实就是前来越界偷袭的。他也不知道这一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就在刚才他还能够克制住，绝不信以为真。他感到，好像是被面前这些人的紧张情绪引入歧途，他知道，他现在必须毫无保留地发表意见。“各位将官，”他应该说，“我们多年等待的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应该这样说，或者是一些类似的话，军官感激地听着他的这些话，这可是权威的许诺，许诺将给予荣光。

他就要按这种思路发表讲话了，可是，等一等，他的心思又向后退了，因为一个相反的声音挥之不去。“上校，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声音说，“您要注意，趁还来得及。其间有个错误（不然那就太美妙了），您一定要注意，表面之下隐藏着绝大的错误。”

他激动不已，可是这个反对的声音时不时地冒出来。然而，为时已晚，迟疑不决已经使他显得很尴尬。

上校向前走了一步，像通常开始发表讲话时那样，将头抬起，军官看到，他的脸突然红了：是的，上校像小孩子一样脸色发红，因为他就要承认他一生当中都在小心谨慎地保守着的一个秘密。

他的脸微微发红，像一个孩子，嘴唇就要张开讲第一句话了，这时，那个反对的声音又从心底冒出来。菲利莫雷突然打了个激灵，又把没出口的话咽了下去。他好像听到了匆忙的脚步声正从楼梯上走来，几乎就要来到他们正在开会的这个会议室了。军官没有一个人听到这些脚步声，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司令身上，所以谁也没有发觉，而菲利莫雷的耳朵多年来已经训练有素，能够分辨出城堡内所有细微的声音。

脚步声越来越近，毫无疑问，脚步很急。一个声音传来，那是一个不熟悉的声音，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声音，是检察机构的那种官腔。好像可以说，这一声音直接从谷地那个世界传来。这一声音已经很近，军官也听到了，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这声音使他们的心受了伤，至于这是为什么，谁也说不上来。最后，大门开了，一个佩带龙骑枪的军官走进来，大家不认识他，只见他风尘仆仆，十分疲累。

他打了个立正。“费尔南德斯中尉，”他说，“隶属第七龙骑枪团。从城里来，向您转交参谋长阁下的这封信。”他的左臂弯成弓形，左手优雅地托着他那顶高高的帽子，走近上校，将那封铅封的信递给他。

菲利莫雷握着他的手。“谢谢，中尉。”上校说，“看来，您跑得很急。现在，桑蒂陪您去休息一下。”上校没有让人看出他的任何不安，向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桑蒂中尉做了个手势，

示意他尽地主之谊，招待好客人。两个军官走了出去，门又关上了。“请容许我，对吧?”菲利莫雷轻轻笑着说，同时扬起那封信，意思是说，他想先看看这封信。他小心地打开铅封，撕去信封的一个小边，从信封里抽出两页纸来，信纸上写满了字。

菲利莫雷读信时，军官看着他，极力想从他脸上看出一些反应来。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他的样子好像是在晚餐之后浏览一份报纸，像冬日里坐在壁炉旁懒洋洋地翻阅一份报纸。只有一点，那就是，在这位司令干巴巴的脸上，原来的红色消失不见了。

上校好像读完了，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将信封放进口袋，抬起头来，示意他要发表讲话。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气息，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刚才那种吸引人的力量被击碎了。

“各位将官，”他开始讲话，从声音听起来好像很吃力，“今天上午，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士兵中间出现了骚动，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在你们中间也是这样，原因是，在所谓的鞑靼人沙漠看到了部队。”

在一片安静之中，他的话吃力地传开来。一只苍蝇在大厅里飞来飞去，发出嗡嗡的响声。

“那是，”他继续说，“那是北方那个国家的部队，任务是确定边界线，就像我们在好多年之前所做的那样。因此，他们不是到城堡这边来，他们很可能分成小组开展活动，分布到山上。参谋长阁下的这封信就是这样通告我的。”

菲利莫雷一边讲着，一边在长长地喘息，这既不是不安也不是痛苦，只是从体内发出的喘息，像老年人那样喘个不停。

他的声音像老年人的声音，突然之间又好像成了自己的声音，那是因为那声音过于深沉。他的目光也是这样，眼色黄灰，晦暗无神。

对于这一点，菲利莫雷上校一开始就感觉到了。不可能是敌人，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不是为获得荣光而生的，他多次傻乎乎地幻想能够光宗耀祖，这样幻想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为什么——他曾愤怒地质问——为什么还要自欺欺人呢？如果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一点，那就应该随它去吧。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继续极为冷漠地说，为的是不至于显得过分痛苦，“边界的界桩和其他标记是我们很多年之前设立的。但是，正如参谋长阁下通告我的，有一段边界还没有最后勘定。到时我会派一位上尉和一名下级士官带人去完成这项工作。那是一片山区，有两三道平行的山岭。不必多说，当然是尽可能地向外一些更好，尽可能地确保北部悬崖边界的安全。如果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那就是说，这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上面，战争永远不可能展开，也没有可能进行演习……”由于找不到思路，他停了一会儿，“演习的可能性……我讲到哪儿了？”

“您刚才说，尽可能地向外一些……”马蒂提醒说，显出有点儿内疚又有些怀疑的样子。

“噢，对了，我是说，必须尽可能向前一些。很可惜，事情有点儿不妙，我们已经落后于北方的那些人。无论如何……好了，过一会儿再说吧。”他转向尼科洛西中校，结束了谈话。

他一言不发，显得很累。讲话时，他在军官们的脸上看到，失望的情绪在蔓延，他看着他们，看着这些急于参与战斗

的勇士，他们的脸上又像驻地的军官那样面无血色了。可是，他们还年轻，他想，他们还有机会。

“好了，”上校继续说，“现在，我不得不发表我的一点儿涉及你们的看法。我不止一次看到，换岗的时候，有的小分队回到院内，却不见它的带队士官。这些士官显然是认为，他们可以晚一些归来……”

那只苍蝇在大厅里飞来飞去，旗子在房顶猛烈地随风飘扬，上校在大谈纪律和规章。在北方的平地上，武装部队在前进，那不再是战斗中的杀人不眨眼的敌人，只不过是一些像他们自己一样不会伤害人的士兵。他们不是来灭绝一切，而是来完成勘界工作，他们的步枪不上子弹，匕首没有开刃。下面，北方的荒原上，不伤害人的部队在扩散；城堡内，又成了一潭死水，又恢复了从前那种节奏。

第十五章

派去勘察那段未定边界的小分队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带队的是大块头蒙蒂上尉，他的助手是安古斯蒂纳中尉和一个中士。当天的口令和随后四天的口令分别告诉给了这三个人。所有这三个人都丧亡不大可能，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活下来的士兵中年岁最大的一个有权翻开死亡或者晕厥的上级的军装，可以在军装口袋里翻找，把密封的口令小口袋掏出来，那里边有返回城堡的秘密口令。

太阳出来时，四十来个人全副武装出了城堡围墙，向北方进发。蒙蒂上尉穿的是一双带钉子的大皮鞋，同士兵的皮鞋差不多。只有安古斯蒂纳穿的是皮靴，出发之前，上尉很有趣地看着这双皮靴，但什么也没说。

这支人马在沙石之间向下走了一百多米，然后向右转，向

一个石壁间的狭小隘口走去。在山区，这样的隘口很多。

走了大约半小时后，上尉说：“穿这样的靴子，”他指着安古斯蒂纳的皮靴说，“一定会很累。”

安古斯蒂纳没有说话。

“我并不想制止您，”过了一会儿上尉再次开口说，“可这将会使您受罪，等着瞧吧。”

安古斯蒂纳回答说：“现在太晚了，上尉先生，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您可以早告诉我。”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蒙蒂再次重申，“我了解您，安古斯蒂纳，即使我说了，您也照样会穿的。”

蒙蒂对这个人无法容忍。“你将会吃尽苦头，”他想，“过一会儿我将让你看到。”他下令全速前进，就是到了很陡的斜坡也不许减速，他知道，安古斯蒂纳的身体并不很壮实。他们已经快到峭壁脚下，现在的沙石很碎，双脚陷进沙石之间，走起来很吃力。

上尉说：“平常这里的风大极了，是从那个口上吹过来的……可今天相当不错。”

安古斯蒂纳中尉一言不发。

“真幸运，今天连太阳也没有。”蒙蒂又说，“今天真是太好了。”

“可是，您曾来过这里吗？”安古斯蒂纳问道。

蒙蒂回答说：“很久以前，不得不寻找一个士兵，一个逃……”

他停下不说了，因为在一个灰色的峭壁上，就在他们头顶，传来塌方的声音。只听巨大的石块从悬崖上隆隆响着崩塌

下来，带着一团团灰尘漫无边际地向深渊倾泻而下。隆隆的响声在峭壁间反复回荡。在那个峭壁的中心部位，那片神秘的塌方持续了好几分钟，然后才落进几条深沟，没有再向低处继续崩落。士兵们来到几块巨石下，只有两三块石块落到这里。

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在这样的坍塌面前，大家好像感到了敌意的存在。蒙蒂怀着挑衅的意味看着安古斯蒂纳，希望后者露出害怕的神情，但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中尉倒是显得很热的样子，因为已经走了这么一段路。他的雅致的军装好像有点儿不合身了。

"你将会吃尽苦头，你这个势利鬼。"蒙蒂这样想，"过一会儿我将让你看到。"很快又上路了，而且行军的速度更快了。蒙蒂不时回头偷看一眼，看看安古斯蒂纳怎么样。确实，像他希望和预料的那样，可以看得出来，皮靴开始磨这个家伙的脚。安古斯蒂纳不时放慢脚步，要么就是，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这些可以从他的前进速度，从他脸上的严峻吃力的神情看出来。

上尉说："我觉得，我今天甚至可以走六个小时。如果没有这些士兵的话……今天真不错。"（他怀着明显的恶意这样说。）"怎么样，中尉?"

"对不起，上尉，"安古斯蒂纳说，"您说什么来着?"

"没说什么。"上尉回答，脸上带着坏笑，"我问，您感觉如何?"

"噢，还可以。谢谢。"安古斯蒂纳闪烁其词地回答。停了一下之后，为了掩饰向上走时的大喘气，又补充说："可惜……"

“可惜什么?”蒙蒂问，希望对方回答说，可惜很累。

“可惜不能经常到这一带，这里简直太美了。”他微笑着，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

蒙蒂的步伐更快了。安古斯蒂纳仍然紧跟不舍，由于过于用力，他的脸色苍白，汗从帽檐下淌出，流得满脸都是，湿淋淋的上衣似乎也贴到了脊背上，令人十分难受。可是，他仍然一言不发，努力追赶，力争一步不落。

他们已经来到悬崖之下，周围都是灰色的陡壁，个个直插云霄。山谷向上延伸，不知通向多高的地方。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各种景象似乎都不再露面，全部让位于山区的死寂和荒凉。安古斯蒂纳被景色吸引，不断抬眼望望悬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巅。

“再走一段我们就休息。”蒙蒂说，一直不转眼地盯着对方，“那个地点还看不到。可是，说实话，还不太累，不是吗？如果感到吃不消了，最好赶快说出来，尽管有可能不能及时赶到。”

“走吧，咱们走吧。”安古斯蒂纳这样回答，那样子好像他是上级。

“知道吗？我刚才这样说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感到吃不消，仅仅是因为这个，我才说……”

安古斯蒂纳脸色苍白，汗水从帽檐下流出来，流得满脸都是，上衣已经完全湿透。但是，他咬紧牙关，毫不退让，宁死也不认输。他尽量不让上尉看到，偷偷抬眼认真看了看山谷的顶端，极力寻找结束这次疲累之行的终点。

这时，太阳已经很高，照着最高处的山尖，但是，丝毫没

有秋天早晨的凉爽气息。一层薄雾慢慢在天空扩散开来，含着单调沉闷不祥的意味。

现在，那双皮靴确实开始磨得他钻心的痛，皮子在撕咬脚脖子部位，从皮肤疼痛的程度来看，肯定已经磨破出血了。

有那么一段，沙石少了，山谷通向一块高地，高地上几根小草半死不活，四周是围成桶形的陡壁。无论从哪面看，都是错综复杂的塔形山峰、裂隙和大墙一样的山脊，其高度很难估计。

尽管很不情愿，蒙蒂上尉还是命令休息，好让士兵吃午饭。要是有人解开披风的话，那就可以效仿他了。可是，士兵好像并没有感到很累，依然相互开着玩笑。上尉狼吞虎咽，吃一口看一眼他们头上的陡峭大山。

“现在，”他说，“现在我知道从哪里可以上去了。”他指了指近处的一道通向山顶的陡壁，“必须从这里直接上去。相当陡，不是吗？中尉，您认为怎么样？”

安古斯蒂纳看了看那道陡壁。要登上靠近边界的那个山顶，必须从这道陡壁爬上去，至少不必再从那个隘口绕过去了。后者需要很长时间，现在需要的是快速抵达，因为北方的人们占据了先机，因为他们先出发，而且他们那边的道路更好走。必须从这道陡壁直接爬上去。

“从这里？”安古斯蒂纳问道，说着抬起头观察了一下那道直上直下的陡壁。他注意到，左边百米左右的那条道路好走得多。

“直接从这里，当然是了。”上尉再次肯定，“您认为怎么样？”

安古斯蒂纳说：“完全可以比他们先抵达。”

上尉反感地盯着他。“很好。”他说，“现在咱们来玩一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纸牌，摊到一块方形石头上，石头上铺着他的披风，他要请安古斯蒂纳玩一把。接着又说：“那些云雾，您一定看到了，不必害怕，那不是坏天气的那种云雾……”他笑了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笑，那样子好像是，他开了一个很有趣的玩笑。

他们就这样玩起来。安古斯蒂纳感到，风吹得有点儿冷。而上尉则坐在两块大石头之间，那两块石头正好挡住了吹过来的风。安古斯蒂纳的脊背正对着风，他想：“这次可要病了。”

“嘿，您这个可是太大了！”蒙蒂上尉大声喊着，名副其实地喊叫着，“我的天哪，您就这样给我一张大尖！可是，亲爱的中尉，您的心思哪儿去了？您老是看上面，手上的牌连看都不看。”

“不，不对。”安古斯蒂纳回答，“是我给搞错了！”他极力想笑，但没有笑出来。

“说实话，”蒙蒂带着胜利的神情说，“说实话，那个让您很难受，我敢说，出发的时候我就认为是这样。”

“什么那个？”

“就是您的皮靴，亲爱的中尉，那种皮靴不是用来像这样行军的。说实话，它让您很难受。”

“它是给我带来了麻烦。”安古斯蒂纳承认，但带着不屑一谈的口气，为的是表明谈论它使他很反感，“它给我带来了麻烦，确实如此。”

“呵呵！”上尉高兴地笑着，“我早就知道！嗨，在沙石路上穿皮靴，肯定不好受。”

“看牌，我出王。”安古斯蒂纳冷冷地警告，“您不出牌？”

“好了，好了，我错了。”上尉说，依然那么高兴，“呵呵！皮靴！”

在这样的石壁上，安古斯蒂纳中尉穿一双皮靴确实很麻烦。鞋底没有钉子，因此很滑，而蒙蒂上尉和士兵穿着皮鞋可以脚踏实地，稳稳当当。安古斯蒂纳之所以落后还不仅仅只因为这一点，另外还有好多原因，他本来就已经很累，满身冷汗也使他很难受，在如此陡的山脊上，他还要紧紧追赶上尉。

刚才从下面看时，这大山显得很陡很难爬，真爬起来却比当时想象的要容易一些，爬的速度也比预想的要快。到处是小洞、裂缝、突出的石块和数不清的突出来的支撑点，可以方便地攀缘蹬踏。上尉本来也并非很灵巧，也在吃力地攀登，不断跳过来蹦过去，而且时不时看一眼下面，希望安古斯蒂纳彻底崩溃。然而，安古斯蒂纳很能坚持，尽量快地攀住最突出最可靠的地方，他对自己能够如此敏捷地攀爬也感到惊奇，尽管费尽了吃奶的力气。

慢慢地，在他们脚下，深渊越来越深，最终的顶点似乎显得越来越远，似乎被陡峭的黄色山脊遮了个严严实实。天色越来越暗，一层灰色的云盖过来，无法估计太阳的高度。这时开始感觉到了凉意。冷风从谷底刮上来，山隙之间可以听到它呼呼的吼声。

“上尉先生！”这时，只听殿后的下士在下面某处喊着。

蒙蒂停下来，安古斯蒂纳也停下来，所有的士兵最后也都停了下来。“出什么事了？”上尉问道，好像另外有什么令人担心的事打搅了他。

“他们已经攀登到顶上了，北方的人已经登上去了！”下士喊道。

“你疯了！你从哪里看到的？”蒙蒂说。

“从左边，就是那个豁口，左边那个像鼻子一样的山崖旁边。”确实不错，在灰色天空映衬下，三个小黑影显得很突出，可以看得出来，三个黑影在移动。显然，他们已经占领山顶下面的那一地段，他们很可能会抢先抵达山顶。

“天哪！”上尉说了这么一句，愤怒地看着下面，那意思几乎就是说，迟到应该由士兵负责。他接着对安古斯蒂纳说：“至少咱们应该占领山顶，少说废话，要不然，在上校那里咱们可就要倒霉了！”

“必须设法使他们在那里停一会儿。”安古斯蒂纳说，“从那个豁口到山顶要不了一个小时。如果不停一会儿的话，咱们肯定就会比他们晚到。”

上尉于是说道：“或许，最好我带四个士兵先走，人少走得快一些。您慢慢走。要么这样，您要是感到很累的话，就在这里等着。”

安古斯蒂纳心里想，这个狗杂种，这就是他的想法，想把我扔到后边，他自己一个人去充英雄好汉。

“好的，先生，服从命令。”他这样回答，“可我愿一起上去，停在这里不动会冻坏的。”

上尉带着四个走得最快的士兵出发了，像一个突击小分

队。安古斯蒂纳负责指挥剩下来的人员，别想再紧跟在蒙蒂身后了。他手下的人很多，由于行军，哩哩啦啦一字排开，长长的队伍看不到尾，甚至好多人完全不见了人影。

安古斯蒂纳看着，上尉带领的那个小分队在上面消失不见了，消失到了灰色的山崖之间。有一阵，他还听到了小分队使山石滚落下来的声响，像小小的坍方，之后连这样的声音也听不到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也消失在远方，再也无法听到。

而且，这时的天色也暗下来。周围的悬崖，山谷对面的暗淡陡壁，幽深的谷底，都被抹上了一层铅灰色。小小的乌鸦在菱形的天空飞过，留下一阵哇哇的叫声，好像在互相警告即将来临的危险。

“中尉先生，”紧跟在安古斯蒂纳身后的一个士兵说，“过一会儿会下雨。”

安古斯蒂纳停下来看了他一会儿，没有说一句话。皮靴现在不再折磨他了，但他开始感觉到极度的疲累，每攀登一米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幸运的是，这一带的石崖不再那么陡峭，比前面的还要零碎一些。安古斯蒂纳想，不知道上尉走到什么地方了，也许已经到了山顶，也许已经竖起旗帜，安置好了界标，或许已经开始下撤。

他看看上面，发现山顶并不太远。只是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攀上去，山顶之下的那一大片地方很陡，也很滑。

安古斯蒂纳终于来到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上，离蒙蒂上尉只有几米的距离。他爬到一名士兵肩头，试图攀上一个小小的陡壁，最高也不过十二三米，但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根本没法攀上去。显然，蒙蒂在那里已经有好几分钟了，他反复尝试了好多

法子，却没有找到一条出路。

安古斯蒂纳试了三四次，想攀上那个高台，看来好像成功了，却听他骂了一句，他又掉到那个士兵的肩头，那个士兵使出吃奶的力气坚持着，身子却在摇晃。最后，安古斯蒂纳还是放弃了，从士兵肩头跳回那块突出的大石头上。

蒙蒂因为太累喘着粗气，满脸不高兴地看着安古斯蒂纳。“就在下边等着吧，中尉。”他说，“这个地方肯定谁都过不去。如果可能，我将带两个士兵过去。您最好就在下边等着。现在天已经黑了，从这里下去很吃力。”

“您对我说过，上尉先生，”安古斯蒂纳不动声色地说，“您对我说过，随我的便，要么等着，要么跟着您走。”

“好吧。”上尉说，“现在必须找到一条路，就这么几米的距离，上去就是山顶。”

“什么？那后面就是山顶？”中尉感到很意外，“我的天哪，我要看一看能不能过去。只要……”

他的话被上面传来的一声傲气的喊声打断，在那段峭壁之上的山顶露出两个人的脑袋，两个人都笑嘻嘻的，显得很高兴。“晚上好，先生们。”其中一个喊着，也许是一名中尉，“你们好好看一看，你们从这边上不来，必须从山顶的另一边绕过来！”

两个脑袋缩了回去，只能听到一些人议论纷纷的声音。

蒙蒂怒气冲天，脸色铁青。现在已经没什么办法了，北方人已经占领山顶。上尉坐在那块突出的大石头上，对他的士兵连看都不看，士兵仍然在从下面向上攀爬。

正在此时，下起雪来，雪片很大，纷纷扬扬，像是已经到

了深冬。很快，那块突出的地方已经一片雪白，快得几乎不可思议，同时亮光也突然消失不见了。现在已经是深夜，任何人都没有认真想到它的降临。

士兵中没有一个人显出一丝害怕的神情，他们解开披风，盖到身上。

“我的天哪，你们在干什么?”上尉突然大喊，“马上穿好披风！你们莫不是想在这里过夜吧？必须立即下撤!”

这时安古斯蒂纳说：“上尉先生，如果允许我说的话，只要上面那些人在山顶……”

“什么？您想说什么?”上尉怒气冲冲地问道。

“我觉得，不能后撤，只要那些人在山顶，咱们就不能后撤。他们先抵达，咱们现在在这里没有任何办法，但是，咱们要保住面子!”

上尉没有回答他，在那块平台上来回走了一会儿，然后说：“可是，现在他们也撤走了，这样的天气，上面比这里更难忍受。”

“先生们!”上面有一个人在大声喊叫，与此同时四五个人从上面的峭壁外伸出脑袋来。“不必客气，抓住这些绳子，爬上来吧，天这么黑，小心别摔下悬崖!”

说着，两条绳子从上面甩了下来，好让城堡内的这些人抓着攀上那道陡坡。

“谢谢，”蒙蒂以嘲笑的口气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们的事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

“随你们的便。”上面的人说，“反正绳子就留在那儿，随你们的便吧。”

沉默了很长时间，其间只能听到飒飒的雪声和士兵的几声咳嗽。现在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隐隐约约分辨出峭壁附近的几个山头，一只灯笼的反射红光从那里传过来。

城堡的士兵们也把披风穿好，还点起一些光亮，其中一人将光亮递给上尉，以备不时之需。

“上尉先生。”安古斯蒂纳说，那声音显得很累。

“什么事?”

“上尉先生，玩一把，您觉得怎么样?”

“玩什么，见鬼去吧!”蒙蒂回答。他清楚地知道，今天夜里肯定撤不下去了。

安古斯蒂纳并不是开玩笑，他让一个士兵从上尉口袋里掏出纸牌，放到一块石头上，石头用他的披风的一角盖着。他把灯笼放到旁边，然后开始洗牌。

“上尉先生，”安古斯蒂纳又说，“请听我一句，尽管您肯定不愿听。”

蒙蒂这时明白中尉想要说什么了：北方那些人可能在嘲笑他们，面对这些北方人，别无他法。这时，士兵躲藏在峭壁下，将所有能够利用的凹陷的地方都利用起来，有的在开着玩笑，有的笑着，边笑边吃东西。两位军官开始在雪地里玩起纸牌来。他们头上是笔直的峭壁，脚下是黑洞洞的悬崖。

“大衣，给你们大衣!”上面有人以嘲笑的口气大声喊叫。

蒙蒂没有抬头，安古斯蒂纳也没有抬头，继续玩他们的纸牌。但是上尉心情很坏，愤怒地将纸牌摔到那件披风上。安古斯蒂纳想开玩笑，但没有用处。他说：“好极了，两个尖……这个我吃掉了……说实话，您把这张梅花给忘了……”他时不时

地笑着，显然，这是发自内心的笑意。

只听上面的人又有了动静，接着是松动的石头滚落的声响，看来他们要开拔了。

“祝你们好运！”先前的那个声音向他们喊着，“你们可要走好……别忘了你们的绳子！”

蒙蒂没有回答，安古斯蒂纳也没有回答。他们仍在专心玩他们的牌，没有任何回答的表示。

上面，灯笼的红光消失了，显然，北方人正在撤离。在雪中，纸牌粘连在一起，洗起来很吃力。

“不玩了！”上尉把自己手里的牌摔到披风上，“真倒霉，不玩了！”

他退到悬崖下，用披风把身子裹住。“托尼！”他叫了一个士兵的名字，“把我的袋子拿过来，给我找点儿水喝。”

“他们还能看到咱们。”安古斯蒂纳说，“他们在山顶上还能看到咱们！”因为他知道蒙蒂非常生气，所以一个人自己玩起来，假装着是两个人在继续玩。

中尉故意弄出玩纸牌的嘈杂声音，左手拿着自己的牌，把右手伸到那件披风上，假装着把另一沓牌抓起来。在密密麻麻的雪片之间，山顶上的那些人肯定看不出是中尉单独一个人在玩牌。

中尉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寒风钻进了他的五脏六腑。他觉得，好像再也不能动了，甚至连躺倒的力气也没有了。他想起来，从来都没有感到这么难受。山顶上，正在撤离的那些人的灯笼仍晃来晃去，他们还能看到他。（在一座辉煌大厦的某个窗口，有个很小的人影，那就是安古斯蒂纳，他还是个孩

子，脸色苍白，这脸色给人印象深刻。他穿着一件考究的丝绒衣服，领口镶着白边。他显得很累地打开窗子，向浮动在窗前的那些精灵俯下身，好像要向它们表示亲昵，要向它们说一件事。）

“大衣，大衣！”他依然用尽力气喊着，想让北方的人听到，可是，从他口里出来的只是沙哑微弱的声音，“我的天哪，这是第二次，上尉先生！”

他缩进厚披风，嘴里还在轻轻地嘟哝着什么。蒙蒂认真注视着安古斯蒂纳，他的怒气越来越小：“好了，中尉，到这边避避风，反正北方的人已经撤走了！”

“您比我强得多，上尉先生。”安古斯蒂纳依然虚情假意，他的声音越来越弱，“可是，今天晚上确实没有兴致。为什么您不断地看上面？为什么老看山顶？要么是，您有点儿心绪不宁？”

这时，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安古斯蒂纳中尉手中的最后几张牌掉到地上，那只手也没有了一点儿生命的气息，在闪烁的灯笼昏暗的光线下，他直挺挺地坐在披风下一动不动。

中尉的背靠在一块石头上，慢慢向后移动了一下。一股莫名其妙的睡意向他袭来。（在月夜中，另外一些精灵组成一支小小的队伍，它们抬着一顶轿子，正在半空中向那座大厦走去。）

“中尉，到这边来吃点儿东西吧，努把力，即使不想吃也得吃一点儿！”上尉这样大声叫他，声音中含着一丝焦虑不安的意味，“过来，到这边来，雪就要停了。”

雪确实就要停了，白色的雪片不像先前那么密集，雪花也

没有先前那么大了，空气十分清新。在灯笼映照下，已经可以辨认出好几十米以外的悬崖。

突然，在一阵风雪过后的间隙，城堡的灯光在不知道具体有多远的地方频频闪烁。城堡很像一个迷人的古堡，闪烁的灯光令人想起古代狂欢节的欢乐海洋。安古斯蒂纳看着这一切，一丝笑意慢慢出现在他那被冻得麻木僵硬的嘴角。

“中尉，”上尉开始明白过来，又喊起来，“中尉，扔掉那些牌，快到下边来，风吹不到这儿。”

可是，安古斯蒂纳看着那些灯光，实际上已经不知道那是什么，是城堡，还是遥远的城市，或者是自己的那座古堡——在那个古堡里，已经没有任何人等着他归来了。

这时，在城堡的斜坡上，一个哨兵也许偶然之间向大山望了一眼，看到了山顶的灯光。距离如此遥远，此处这可恶的陡壁根本就等于什么也不是，根本看不出与其他地方有什么差别。带队的或许正是德罗戈。当时，如果德罗戈愿意的话，他可能会同蒙蒂上尉和安古斯蒂纳一起来。可是，德罗戈当时觉得这是一件蠢事。鞑靼人的威胁已经淡化，这一差使在他看来确实令人反感，其间没有任何功劳可言。可是，德罗戈现在也看到了山顶晃动的灯光，也开始后悔，后悔没有同他们一起去。这就是说，并非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找到某些值得的东西，他现在可能也希望自己在山上，在暴风雪的深夜中待在山上。可是，为时已晚，机会来到他身边，可他没有抓住，确实是失之交臂。

乔瓦尼·德罗戈可能休息得不错，但心里还是很烦，裹在暖暖和和的披风中，正在嫉妒地看着远处的灯光。而在此时，

浑身是雪的安古斯蒂纳正在吃力地用尽最后的力气捋顺自己那已被打湿的胡子，折好自己的披风，目的不是把它穿到身上取暖，而是为了另外一个神秘的想法。蒙蒂上尉在避风处盯着他，呆若木鸡，他问自己，安古斯蒂纳正在干什么，他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很像这个中尉的一个人，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在城堡内的一个大厅里有一幅很古老的画，画的是塞巴斯蒂亚诺亲王之死。这位亲王受了致命之伤，在密林深处，脊背靠在一棵树的树干上，头低到另外一边，披风掉下来，披风的褶皱非常匀称。在这个人物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身受重伤即将死亡的痛苦，看着他不能不吃惊，吃惊于画家的本领，画家能够将死者的全部高尚和极度的优雅完完全全地反映出来。

现在，他不能不这样想，安古斯蒂纳现在很像这位密林深处受重伤的塞巴斯蒂亚诺亲王，安古斯蒂纳不像亲王那样穿着闪亮的盔甲，他的脚边也没有染着鲜血的头盔，更没有折断的利剑，他脊背不是靠在一棵树的树干上，而是靠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不是一抹落日的余晖洒在他的额头，而是只有一点儿灯笼的昏暗光线照着他。可是，他还是很像那位亲王，姿势完全相同，披风的褶皱相同，临终的疲惫神情也相同。

这样说来，与安古斯蒂纳比较起来，尽管上尉、下士和所有的士兵都是那么健壮，那么自负，但他们无疑都像一些乡巴佬。蒙蒂的内心里产生了一丝嫉妒和惊奇，尽管这好像有点儿荒唐。

雪停了，风在悬崖之间吼叫，卷着雪粒漫天飞舞，灯笼内的火苗在玻璃内摇来晃去。安古斯蒂纳对此好像没有任何感觉，靠在石块上一动不动，眼睛死死盯着城堡的遥远灯光。

“中尉！”蒙蒂上尉仍在努力，“中尉！别犹豫了！到下边来避一避，留在那里受不了，会冻坏的。快下来，托尼垒起了一道小墙头。”

“谢谢，上尉。”安古斯蒂纳吃力地说，他每说一句话都非常吃力。他轻轻抬了抬一只手，做了一个手势，意思好像是说，这已经无关紧要，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最后，精灵们的头目向他做了一个威严的手势，安古斯蒂纳很不情愿地越过那个广场，优雅地坐进那个轿子。这个有魔力的轿子轻轻地动了一下出发了。）

在几分钟内，听到的只是风的怒号。士兵为了取暖，紧紧挤在悬崖下，他们也不想再开玩笑，静静地挤在一起与寒冷搏斗。

风好像暂时停顿了一会儿，安古斯蒂纳将头抬起一点点，慢慢动着嘴唇，像是想要说什么，在他嘴里吐出的只有这么两个词：“明天必须……”之后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有这两个词，声音是那么细弱，甚至连蒙蒂上尉也没有听到他在说话。

只说了这么两个词，安古斯蒂纳的头就向前低了下去。他的一只手雪白僵硬，放在披风的褶皱上，他的嘴已经闭上，嘴唇上再次出现了微微的笑意。（轿子抬着他走了，他的目光从朋友身上离开，头转向前面，转向那支小小的队伍前进的方向，脸上带着好奇、好玩和无所谓的神情。就这样，在深夜，他走了，带着几乎是超越人的尊严的高贵走了。那支小小的神秘队伍像蛇一样在空中缓慢飘动，越飘越高，变成一条含混不清的细线，一条雾一样的细条，最后什么也看不到了。）

“安古斯蒂纳，您想说什么？明天怎么啦？”蒙蒂上尉终于从他躲避的地方走出来，用力摇着中尉，想把他摇醒。可是，已经不可能了，蒙蒂只是把军用手帕的整齐褶皱给摇散了，非常遗憾。士兵中依然没有人察觉发生了什么事。

蒙蒂骂了一句，回答他的只是黑暗深渊中的风声。“安古斯蒂纳，你想说什么？你没有把话说完就走了。或许是一件小事，一件随便什么事，或许是一种荒谬的希望，或许什么也不是。”

第十六章

安古斯蒂纳中尉被埋葬了。在城堡内，时间依然在飞逝，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

奥尔蒂斯少校问德罗戈：“您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德罗戈回答说：“我到这儿已经四年了。”

突然之间冬天就到了，这是漫长的季节。有可能会下雪，先是五厘米，然后，停顿一下之后再加上一层，然后又下一次，下了多少次好像没法计算，春天到来之前还有很长的时间需要打发。（那是比预想的要早得多的日子，很早就听到，平台上有水流的声音，冬季不知不觉地就结束了。）

安古斯蒂纳中尉的棺材裹着旗帜，埋到城堡旁边一道围栏内的地下。地上立了石制十字架，上面刻着他的姓名。士兵拉扎里的墓地离开一点儿距离，上面是小一点儿的木制十字架。

奥尔蒂斯说："有时我想，咱们希望发生战争，咱们等待好机会，咱们没有运气，因为一直没有发生任何事。您看到没有？安古斯蒂纳……"

"这就是说，"乔瓦尼·德罗戈说，"这就是说，安古斯蒂纳没有必要有什么运气？就是这样他也是好样的？"

"他身体很弱，我想，他很可能是病了。"奥尔蒂斯少校说，"事实上，他的身体比不上咱们所有的人。他和咱们一样，没有遇到敌人，对于他来说也没有发生战争。可是，他像在战斗中一样死了。中尉，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德罗戈说："我知道，蒙蒂上尉讲的时候我也在场。"

冬天到了，北方的人撤走了。希望的旗帜，或许是在血光照耀下的希望的旗帜慢慢倒下了，心情又平静下来。然而，天上依然空空如也，瞪着眼想在北方遥远的边界线上寻找一点儿什么东西，完全是白费力气。

"实际上，他死得恰是时候。"奥尔蒂斯少校说，"他像吃了一颗子弹。是个英雄，没什么好说的，尽管没有一个人开过枪。对于所有那些那天同他一起去的人来说，机会也是一样的，他并没有什么优势，如果他不是更容易病死的话。说到底，别的那些人干了什么？对于别的那些人来说，那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同其他日子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德罗戈："是的，只是更冷一些。"

"是的，只是更冷一些。"奥尔蒂斯也说，"中尉，另外，您也可以去，只要您提出要求。"

在第四座要塞高处的平台上，他们坐在一条木凳上。是奥尔蒂斯来找德罗戈中尉的，中尉正在值岗。两个人的关系越来

越亲密。

他们坐在木凳上，裹着披风，各自看着北方，那里的云层很厚，可能要下雪。北风一阵接一阵地刮着，将身上的衣服吹得鼓起来。豁口左右两边的山顶已经盖了一层白雪。这时德罗戈说："我相信，明天，咱们这座城堡也会下雪。"

"可能会吧。"奥尔蒂斯少校回答，没有任何兴致，说完之后沉默不语了。

德罗戈又说："会下雪。乌鸦不断飞过。"

"咱们也有责任。"奥尔蒂斯仍然在继续想着心事，"总之，轮到的总是那些值得的人。比如，安古斯蒂纳准备好了，他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咱们则不是这样，问题的根子就在这里。也许咱们过于贪婪。其实，轮到的总是那些值得的人。"

"那么怎么办？"德罗戈问，"那么咱们该怎么办？"

"嗨，我是不行了。"奥尔蒂斯笑着说，"我等的时间太长了，已经太长了。可是，您……"

"我怎么样？"

"只要来得及，您就赶快离开，返回城里，找个驻防地安顿下来。说到底，我觉得您不是那种不愿享受生活乐趣的人。当然，在这里，晋升快一些。另外，并不是所有的人生来都是为了当英雄的。"

德罗戈没有说话。

"您已经让时日过了四年。"奥尔蒂斯说，"已经在晋升方面得到一定的好处，就算是这样吧，可您也要想想，留在城里可能更有用。在这里与世隔绝，将来没有一个人会想起您，只

要来得及，赶快回城。”

德罗戈眼睛盯着地上，一言不发地听着。

“别人的情况我已经看到了，”少校继续说，“渐渐地，他们习惯了城堡的生活，留在这里，成了这里的囚徒，再也不能动一步。他们实际上已经三十来岁。”

德罗戈说：“少校先生，我相信您，可是，到了我这样的年纪……”

“您还年轻，”奥尔蒂斯说，“就是再过一段，您也还年轻，真的。可我是没有希望了。只是，如果再过两年，哪怕只是两年，您要再回去就会大费周折。”

“谢谢您，”德罗戈说，他并不是一点儿也没有被说动，“可是，说到底，在这座城堡还是可以等待一些更好的东西的。说来可能荒唐，您也会这样认为，如果说真心话，应该承认……”

“也许是这样，可是，”少校说，“所有的人，差不多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像咱们一样老是在期待着什么。不过，真是荒唐，只要略微想一想那边就能明白。（他用手指了指北方）战争再也不会从那边打过来了。现在，经过最近这次经历之后，你们当中有谁还愿意信以为真？”

他这样说完后站了起来，依然看着北方，就像那个遥远的早晨，在那个高台边上，德罗戈看到他时那样，那时，他正出神地望着城堡的围墙。从那时到现在，整整四年过去了，这是一生中相当不少的一部分，什么也没有发生，确确实实什么也没有发生，可以认为很值得期望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日子一天接一天地在飞逝，可以成为敌人的士兵有一天早上出现在

属于外国的那块平地边上，完成了没有敌意的勘界行动之后撤走了。和平统治了整个世界，哨兵没有发出警报，没有任何事情让人敢于预言，情况会发生变化。像过去的年代那样，现在，冬天来了，样子与过去完全相同，傍晚的微风吹着刺刀，发出嗞嗞的响声。那边，奥尔蒂斯依然站在第四要塞的平台上，对自己那些明智的话可能还在疑惑，一次次地看着北方的荒原，好像只有他有权这样观察，只有他有权留在平台上面，目的是什么无关紧要。德罗戈则是个特别不错的年轻人，是他自己算计错了，他应该返回城里。

第十七章

城堡的平台上，积雪已经变得很松软，脚踩上去像踩进了泥浆之中。轻轻的流水声出人意料地从附近山上传来，山顶之下到处现出一条条的积雪，直上直下的白雪条带迎着阳光闪烁。士兵偶尔哼唱几句，几个月来，他们已经没有这样哼唱了。

太阳似乎不像先前那样匆忙前进了，不像先前那样急于向山下落去，而是开始在半空中缓缓停留下来，吞噬那些冬天积累下来的白雪。从北方冰雪中吹来的冷风也已无济于事，无法再造成下雪天气，只会带来雨水，雨水只会把还剩下的那一点点积雪融化。美好的季节再次到来。

早晨可以听到鸟鸣，它们都以为，人们已经把它们忘记。与此相反，乌鸦已经不再集中在城堡高台上，干等着厨房的垃

圾，而是散布于各个山谷，去寻找新鲜食物。

夜里，各个房间里，放军帽的隔板、步枪架、房门，甚至上校房间的那些实心桃木家具，包括那些古老的家具，全都在黑暗中吱嘎作响。有时候响得很干脆，像手枪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真的要碎裂。有人在行军床上被惊醒，伸着耳朵细听，却又什么也听不到，只能听到另外一些吱嘎之声，像有人在黑暗的夜间低声细语。

就这样，时间绕着陈旧的轴心旋转，让人感到生活中充满无限惆怅。很多很多年之前，日子很快活，处处充满年轻人的热情和精力，树枝间长出一簇簇嫩芽。后来，树木被砍伐了。现在已经是春天，生命的气息在每一个角落都已经苏醒过来，但比过去要差得多。过去是树叶和鲜花，现在，这只是模模糊糊的记忆，所有的只是刚一露头就作罢，然后就只能等着来年了。

就这样，时间使城堡里的人们开始有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这些想法与军事没有任何关系。围墙再也不是让人心安的防护设施，而是给人以监狱高墙的印象。围墙光秃秃的外表，流水形成的一条条黑色痕迹，碉堡倾斜的斜坡，以及它们的黄色，与新的献身精神没有任何相符之处。

春天的早上，一名军官——从背后看不出是谁，也可能是乔瓦尼·德罗戈——在洗衣房不耐烦地走来走去，这时，洗衣房里空无一人。他并不是在视察或者检查，只是这样走来走去，只是为了活动活动。一切都井井有条，洗衣池干干净净，地板刚扫过，水龙头有点儿漏水，不过，这不是士兵的过错。

这个军官停下来，看着上面，看着上面几扇窗子中的一扇，玻璃窗关着，或许有好几年没有擦洗过，一个角上挂着蜘蛛网。没有任何东西以任何方式能够让他的心情得到一些慰藉。然而，在玻璃外，他发现了一种东西，一种像天空的东西。他可能在想，同样的天空，同样的太阳，同时在照耀着空无一人的洗衣房和远方的草地。

草地已经发绿，小小的花朵——可以推想那是白色的花朵——刚刚开放。当然，树木也长出了新叶。漫无目的地骑着马在乡间走一走肯定很惬意。如果在栅栏之间的一条小路上走来一个漂亮姑娘，她来到马前时，会满脸笑意地打招呼。可是，这是多么可笑啊，巴斯蒂亚尼城堡的军官有可能有这样愚蠢的想法吗？

透过洗衣房窗户上落满灰尘的玻璃，也可以看到一团白云，尽管这可能有点儿令人奇怪。白云的外形很好看。这时，白云也同样飘过遥远的城市上空，街上的人们安详地走着，时而抬头看看白云。人们都很高兴，因为冬天已经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穿上新衣服，或者打扮得整整齐齐，年轻女人们的帽子上插着鲜花，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所有的人都很高兴，好像随时随地就要有什么好事降临。过去至少就是这样，不知道现在的时尚是不是有所不同。如果在广场上有一个漂亮姑娘，应该下去同她打个招呼，尽管并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她会笑着还礼吗？说到底，所有这些都很可笑，都很愚蠢，愚蠢得令人不安。

透过肮脏的窗玻璃，可以看到一堵墙，一堵弯弯曲曲的墙。这堵墙也沉浸于阳光之中，但并没有显出懒洋洋的样子。

这是兵营的一段围墙，是阳光照到它，还是月光照到它，这无关紧要，只要值岗往返走动时不会有什么麻烦就行。这只是兵营的一段围墙，仅此而已。另外，在好多年之前的九月的一天，一名军官曾经站在那里几乎是着迷地看着它，那时，这堵墙好像是将他值得羡慕的好运气很好地保护起来了。尽管他觉得这段墙并没有什么好看之处，可是，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站就是好几分钟，像在奇迹面前一样一动不动地站了好几分钟。

一名军官在空无一人的洗衣房里转着，其他军官在各座要塞值岗，另外一些在满是石头的地上坐着，还有一些坐在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能清清楚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别人的脸色总是让人神经紧张。人们会不自觉地想，总是同样的脸，总是同样的话题，总是同样的值岗，总是同样的文件。而与此同时，隐隐约约的愿望又在内心酝酿，很难确切地说出想要什么，当然，肯定不是那堵墙、那些士兵，以及他们的号声。

因此，马儿快快跑吧，在平地的大路上快快奔跑，趁还来得及，在看到绿茵茵的草地、亲切的树木、人世间的房舍、教堂和钟楼之前，即使很疲累也不要停下来。

因此，永别了，城堡，再待下去会很危险，你的简单秘密已经不再是秘密，永远不会再有敌人打过来，永远不会再有人向你那堵可怜的墙发动进攻。永别了，奥尔蒂斯少校，忧愁的朋友，你再也无法脱离这座山顶小城堡了，像你一样，好多人也已无法脱离这座小城堡，你们顽强地等待着，等待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时间的飞逝比你们想象的快得多，你们已经无法再

从头开始了。

乔瓦尼·德罗戈则可以。任何义务都再也不能把他困在这座城堡之内。现在，他回到平原，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分配给他一个特殊职责，这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有可能跟随一位将军到国外公干。在这几年里，就在他在这座城堡之时，肯定有好多好机会给耽误了，可是，德罗戈还年轻，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弥补所有这一切。

因此，永别了，城堡，还有你的那些荒谬的要塞，你的那些颇有耐心的士兵，你的那位上校先生，每天早上他都偷偷手持望远镜认真观察北方沙漠，可是毫无用处，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也要到安古斯蒂纳的坟墓去告别，也许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幸运，至少他是作为一名真正的士兵去世的，比在医院的病床上去世要好得多。也要向自己的卧室告别，不管怎么说，他德罗戈还是堂堂正正在这个房间睡了几百个夜晚。另一个值得告别的地方是那个小庭院，在这个小院里，就是今天晚上上岗的哨兵也像通常那样在这里列队出发。最后是向北方的荒原告别，对那里已经再也不抱幻想了。

乔瓦尼·德罗戈不再胡思乱想，不再转身返回，他已经来到那个高台边沿，道路很快就要进入谷地。这可能有点儿愚蠢软弱。对巴斯蒂亚尼城堡，可以说，他了解它的每一块石头，他肯定不想忘记它。马儿轻快地小步疾行，天气很好，空气清新。前面的日子还很长，几乎可以说，还可以从头再来。是不是再最后看一眼那堵墙、兵营和在要塞上值勤的那些哨兵？这样一来，一页就慢慢地翻过去了，现在可以展开对面的一页，然后是需要读的那些页码，同已经读过的比较起来，尚未读的

那些已经只剩很薄的一沓了。但是上尉，这总归还是需要去读的一页，总归还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多石的高台边沿，德罗戈并没有转身观看，毫不迟疑地催马向下奔去，头连回也不回，带着还算说得过去的从容自在哼着一首歌，尽管这有点儿吃力。

第十八章

家里的门开着，德罗戈立即感觉到了原来的家庭气息，那种感觉很像小时候夏天到别墅住了几个月后回到城里的感觉。那是亲切友好的气息，但是，经过很长时间之后，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异样的味道。是的，他又想起了遥远的年代，星期日的愉快，高高兴兴的晚餐，失去联系的姑娘，但是，他也谈到了关起来的窗子、作业、早上的清扫、疾病、争吵和老鼠。

“噢，是这位先生！”前来给他开门的是年轻的乔瓦娜，她高兴地叫起来，紧接着她的妈妈就跟过来。谢天谢地，乔瓦娜还没有变。

他坐在客厅里，努力回答没完没了的问题，这时快乐变成了重新被唤醒的痛苦。同过去相比，家里好像更空了，几个兄弟中有一个到了国外，另一个出门旅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第三个在乡下。只有妈妈在家，过后她也要出门，要到教堂去，那里有一个朋友在等她。

他的房间仍然像他走时那样，连一本书也没有动过，他却觉得好像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房间。他坐到椅子上，听着街上车流的隆隆响声，厨房里不间断地传来的声响。在他的房间里，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妈妈在教堂祈祷，兄弟们天各一方，因此，整个世界在正常运转，根本不需要他乔瓦尼·德罗戈。他打开窗子，看到了四周那些灰色的房舍，一个屋顶接一个屋顶，他也看到了雾蒙蒙的天空。他在一个箱子里寻找上学时的笔记本，手上拿着一本日记和一些信件。他很吃惊，他竟然写过这些东西，确实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涉及的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这些事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他坐到钢琴前，试着弹了一段和弦，然后又把盖子盖上了。现在做什么？他自己问自己。

他像个外来人，在城里转来转去，想去找老朋友们聊聊。他知道他们都很忙，有的从政，有的在大企业工作。他们对他谈的都是一些正经事、重要事，还有什么厂房、铁路、医院，等等。有人请他吃饭，有人要他参加婚礼，所有的人都走上了与他不同的道路，在整整四年之后他们与他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尽管他作了努力（但他也许再也没有那个能力），仍然无法再使过去的那些话题、玩笑和习惯说法复活。他在城里转来转去，想去找老朋友聊聊，他的朋友本来很多，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在街上闲逛，而晚上到来之前还有好多个小时需要打发。

晚上，他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家。每次出去都是怀着对年轻时爱情的希望出门，每次都是失望而归。他开始痛恨孤零零地回家的这条路，这个家总是那副老样子，总是那么冷冷清清。

这一时期正好是一个重要的舞蹈节，德罗戈在他的朋友韦斯科维的陪同下来到一座大厦，这是他找到的唯一一个朋友，他感到精神很愉快。尽管已经是春天，依然是昼短夜长，夜间的时间像是永远也没有完结，黎明到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有可能发生好多事，具体是什么，德罗戈也说不上来，但可以肯定，在他面前肯定是好几个小时无条件的欢乐时光。他已经开始同一个身穿紫罗兰色衣服的姑娘开起玩笑来，现在还不到半夜，或许在天亮之前双方之间就会产生爱情。就在此时，这一家的主人来叫他，请他参观这座大厦。这位主人带着他来到迷魂阵一般的走廊，带着他来到图书室，向他一件一件地介绍那些收藏的兵器，向他大谈战略问题、军事事件、王室逸事，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飞逝，时针在可怕地飞跑。德罗戈终于能够摆脱这位主人之时，他急着赶去跳舞，可是，大厅里的人已经走了一半，那位穿紫罗兰色衣服的姑娘已经无影无踪，或许早已回到家里。

德罗戈尽量多喝一些，可是，毫无用处，他笑一笑，依然是毫无用处，连小提琴的声音也显得没有一点儿生气，后来是名副其实地在那里空拉，因为再也没有一个人跳舞。德罗戈感到嘴里有点儿苦，站在花园的树木之间，听到隐隐约约的华尔兹舞曲，迷人的节日就要结束了，天空缓缓露出一缕亮光，黎

明已经为时不远。

星星落尽时，德罗戈站在树木的阴影下，正在观看太阳升起。这时，一辆辆披着金光的车辆纷纷离开这座大厦。现在，那些演奏的人也停了下来，一个仆人前往大厅，将灯熄灭。就在德罗戈身旁的树上，传来一只鸟清脆响亮的鸣叫声。天渐渐更亮了，所有的事物都在静静地休息，都在等着新的一天的到来，今天肯定是个晴朗的好日子。德罗戈想，这时，第一缕阳光也已经照到城堡的各座要塞和那些冻得发抖的哨兵身上了。他的耳朵在等着号声响起，自然什么也没有听到。

他穿过仍在睡梦中的城市，城里依然一片静谧，用力打开家门，故意弄出过分的响声。一缕光线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房内。

“妈妈，晚安。”他走进走廊时说了这么一句，从大门口的那个房间里，像通常一样，像他在很久以前半夜回来时那样，传来模模糊糊的声音，这是妈妈的回答，那声音很亲切，尽管含着睡意。他安静下来，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这时他听到妈妈好像在说话。“妈妈，什么事?”他在寂静之中问道。这时，他才明白，他把远处一辆车的响声误听成了妈妈的亲切话语。实际上，妈妈并没有回答他，儿子夜间的脚步声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能够把她惊醒，现在，这脚步声好像是外人的脚步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脚步声也已经变了。

过去，他的脚步声像固定的呼叫声一样能够进入她的梦乡。夜间的其他所有声响即使很大，也不能把她吵醒，无论是街上的车辆，还是小孩子的哭闹，甚或狗吠、猫头鹰的叫声、门扇的响声、穿过屋檐的风声、雨声或者家具吱嘎作响的声

音，都不能把她吵醒。那时，只有他的脚步声能让她醒来，这并不是因为声音很大（他实际上是踮着脚尖走进来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

可是，现在再也不是这样了。现在，他像从前那样同妈妈打招呼，声音还是那样抑扬顿挫，他觉得，这样亲切的脚步声一定能让她醒来。可是，除去远处车辆的声响之外，没有任何人回答他。他想，也可能是意外的巧合，可能是可笑的巧合。然而，在他就要上床睡觉时，一种痛苦的印象袭上心头，过去的亲情淡漠了，时间和距离好像慢慢在他们两人之间伸展开一层薄幕，将他们隔离开来。

第十九章

后来，他去找玛丽亚，他的朋友弗兰切斯科·韦斯科维的妹妹。他们家有一座花园，因为已经是春天，树木已经长出新叶，鸟儿在枝头歌唱。

玛丽亚笑着在门口迎接他。她已经知道他要来，穿了一身蓝色衣服，衣服的腰身很紧，很像他许久以前就非常喜欢的那身。

德罗戈想，对他来说，这可能是一件非常值得激动的事，自己的心一定会咚咚乱跳。可是，来到门口看到她的微笑时，听到她那句“哦，德罗戈，终于又见到你了！”时（这句话同他原来所想象的大不相同），他已经衡量出，多长的时间飞逝过去了。

他相信，他还是过去的他，或许只是肩膀宽了一点儿，被

城堡的太阳晒得黑了一点儿。她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在他们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将他们隔离开来。

他们来到一个很大的客厅，因为外面的阳光太强。大厅沉浸在甜蜜的半明半暗之中，一缕阳光照在地毯上，一个挂钟的指针在走着。

他们坐在沙发上，斜对脸坐着，为的是能够看清对方。德罗戈看着她的眼睛，没有找到话说，她则活跃地四处张望，一会儿看着他，一会儿看着家具，一会儿又看着她手臂上的绿松石手镯，手镯好像很新很新。

“弗兰切斯科等会儿就回来，”玛丽亚高高兴兴地说，“你可以同我待一会儿，不知道你有多少事可以给我讲！”

“噢，”德罗戈说，“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总是……”

“可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她问道，“你认为我变了？”

不，德罗戈觉得她没有变，倒是相反，一个姑娘在四年当中没有任何可以看得出来的变化，这使他感到惊讶。这时，他隐隐约约感到有些失望，感到有些冷淡。再也找不到过去的那种声调，他们过去像兄弟姐妹一样谈话时的声调，那时他们可以开任何玩笑，绝不会伤害对方。你为什么那样坐在沙发上如此一本正经地谈话？难道需要一把把你抓起来对你说“你疯了？你想些什么使你显得这么一本正经？”过去的那种冷峻的魅力可能一扫而空。

但是，德罗戈再也无法感觉出那种魅力。他的对面是一个与以前不同的人，是一个陌生人，这个人是怎么想的不得而知。他自己或许也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是他自己开始以虚伪的语气讲话的。

“你变了？”德罗戈回答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变。”

“噢，你这样说是因为，我更难看了，就是这样，你要说实话！”

说话的就是玛丽亚？她不是在开玩笑？几乎令人难以相信，德罗戈听着她这样说，无时无刻不在希望，她能够抛弃那种高贵的笑意，那种优雅的态度，能够高声大笑。

“是的，你很丑，我觉得你很丑。”过去，德罗戈可以这样回答，同时用手揽住她的腰，她也会把他搂住。可是现在呢？也许这样说会很荒谬，会是一个很不雅的玩笑。

“我敢对你说，不是这样。”德罗戈回答说，“我敢保证，你还是原来那样。”

她带着不太令人信服的笑意看着他，接着换了话题：“告诉我，现在，你是不是留下来？”

这是一个他已经预料到的问题。（“这取决于你。”他本来想这样回答，或者回答类似的一句话。）可是，如果是在以前，在会面的时候，他等着她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她急于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是很自然的事。然而现在，这个问题好像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合乎情理的问题，其中并没有暗含着什么感情因素。

两个人都不说话，大厅半明半暗，从花园里传来鸟的鸣叫，远处的一所房间里，有人在练习钢琴和弦，曲调缓慢生硬，了无生气。

“我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我只是请了假。”德罗戈这样说。

“只有假期？”玛丽亚马上说，声音轻微颤抖，那可能是因

为失望，或者是由于痛苦。但是，在他们两人之间确实已经有些隔阂，已经有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含含糊糊的隔膜，这层隔膜似乎永远不愿消退。或许这层隔膜在慢慢扩展，在长时间的分离之后，这层隔膜一天天把他们分离开来，而他们两人谁也没有感觉出来。

“假期两个月。在此之后，也许我必须回去，也许到另外一个地方，也许就留在城里。”德罗戈解释说。对话已经变得很沉闷，一种冷淡已经进入他的内心深处。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下午的阳光停在城市上空，鸟儿不再歌唱，听到的只是那架钢琴的声音，悲伤，一板一眼，声音越来越大，全家都能听见，其中夹杂着一种顽强的挣扎，一种很难描述的意味，一种永远也说不出来的意味。

“是米凯利的女儿在弹钢琴，就住在楼上。”玛丽亚说，她发现德罗戈在听。

“过去你也弹过这个曲子，不是吗?”

玛丽亚很优雅地转过头，好像也在听。

“不，不是。这个太难了，你是在别的地方听到的。”

德罗戈说：“我觉得……”

钢琴依然那样吃力地弹着。德罗戈盯着地毯上的那缕阳光，想起了他的城堡，想象着正在融化的积雪，高台上的水滴，山区可怜的春季，只有草地上的小小鲜花和青草割过后微风吹来的香味才能显示出春天的到来。

“可你现在想要调离，不是吗?”姑娘问道，“过了那么长时间，你有权要求调离。那里一定很单调乏味!”

说到最后这几个词时，她有些愤怒，好像她非常痛恨那座

城堡。

“也许有点儿烦，当然愿意同你在一起。”这句意味贫乏的话出现在德罗戈心里，好像使他有可能鼓起那么一点点勇气了。这句话很俗，但也许这就够了。可是，突然之间，所有的愿望一下子消失了，而且德罗戈还难为情地想到，从他的嘴里说出这句话来该是多么可笑啊。

“噢，是的。”于是他说，“可是，日子过得飞快!”

又听到钢琴的声音了，可是，这一和弦为什么老是这样没个完结呢？这和弦是那么死板，没有什么装饰音，翻来覆去，没有什么令人感到亲切的故事情节。他们谈到那个有雾的晚上，在城里的车流中，他们两个来到没有树叶的树下，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突然，他们都感到很幸福，手拉着手，像两个孩子，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他记得，那个晚上也有人在弹钢琴，钢琴的声音是从一户人家的窗口传出来的，里面有灯光。尽管那也可能是在不耐烦地进行练习，可是德罗戈和玛丽亚从来都不曾听到过那么亲切、那么有人情味的音乐。

“当然，”德罗戈以玩笑的口吻补充说，“那里没什么娱乐活动。但是，已经习惯……”

在散发着鲜花香味的大厅里，谈话好像有了那么一点点诗意，好像在友好地承认爱情的存在。“谁知道呢，”德罗戈这样想，“分离这么长时间后的第一次见面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或许我们能够重修旧好。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不能凭这一次就下结论，也可能她仍然喜欢我，我不再回城堡去了。”可是，姑娘说：“真遗憾！三天后我和妈妈还有乔尔吉娜要出门，我想，我们一去就得几个月。”她想到这件事就显得很高

兴的样子："我们到荷兰去。"

"到荷兰？"

姑娘现在谈起这次旅行，非常投入，谈到同她们一起去的朋友、他们的马、狂欢节期间的欢乐、她的生活和朋友，没有意识到德罗戈的存在。

现在，她完全投入到自己的欢乐之中，显得更美了。

"这真是个好主意。"德罗戈说，感到好像有一团痛苦堵住了喉咙，"我听说，荷兰这时正是很美的季节。听说，荷兰的平原上开满了郁金香。"

"对，是这样。一定美极了。"玛丽亚这样说。

"他们不种小麦，而是种玫瑰。"德罗戈继续说，声音有些轻微颤抖，"成千上万的玫瑰，一眼望不到边。上面是风车，所有的风车都涂着新鲜生动的色彩。"

"涂上新鲜生动的色彩？"玛丽亚这样问道，这时她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你想要说什么？"

"人们就是这样说的。"德罗戈回答说，"我在书上也读到过。"

那缕阳光已经移过地毯，现在正慢慢爬过写字台上的一幅镶嵌图案。下午很快就要过去了，钢琴的声音也低了，花园里仅有孤零零的一只鸟在叫。德罗戈盯着壁炉里的炭架，同城堡的炭架一模一样，这样的一致使他感到一丝安慰，这好像表明，不管怎么说，城堡和人世间还是同一个世界，有着一样的生活习惯。但是，除去炭架之外，德罗戈再也没有找到任何相同的东西。

"是的，应该是很漂亮。"玛丽亚说着低下头，"可是，现

在就要出发，我却没有兴致了。”

“很怪，临到出发时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收拾行装确实很麻烦。”德罗戈这样说，好像根本没有听出对方口气中的感情暗示。

“噢，不，不是因为收拾行装，不是因为这个……”

这时应该说一句话，告诉她说，她这一走使他很扫兴。可是，德罗戈不想企求什么，这一时刻确实没有办法企求，他觉得那就是在说谎。因此，他住口不说了，脸上带着含混的笑意。

“咱们到花园走一走？”最后，姑娘不知再说什么好了，于是又这样建议，“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

他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她一言不发，好像在等着德罗戈说点儿什么，她看着他，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爱意。可是，看到花园时，德罗戈的思想已经飞到城堡周围的那小片草地，那里现在也应该是甜蜜的季节了，顽强的小草从石块间钻了出来。很多年之前，很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鞑靼人打了过来。德罗戈说：“刚刚四月，天已经很暖和了。你看吧，很快就会下雨。”

他正是这样讲的，玛丽亚失望地轻轻笑笑：“是的，太热了。”她回答了一句，语调不冷不热。这时，两个人都感觉到，一切已经结束。现在，他们已经相距很远，他们两个人之间存在一片真空，伸出手来握到一起也已经是白费力气了，这片真空每一分钟都在扩大。

德罗戈明白，他还爱玛丽亚，还爱她的这个世界。可是，哺育他过去的生活的所有东西都已经远去，那已经是别人的世

界，在那个世界当中，他的位置很容易就被别人占据了。她已经把他当做一个局外人，尽管有些遗憾。再参与进去会使他感到别扭，那是一些新面孔，不一样的习惯，新的玩笑，新的说法，对于这些，他不会训练有素。那已经不是他的生活，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再返回来不仅很傻，而且无益。

因为弗兰切斯科依然没有回来，德罗戈和玛丽亚相当客气地告别了，每个人都把自己心底的想法严严实实地掩藏起来。玛丽亚用力握着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那意思是不是请他不要再走了？是不是请他原谅她？是不是请他把失去的一切重新捡起来？

他也死死盯着她说：“再见了，你出发前希望咱们能够再见。”然后迈开大步向大门口走去，头也没回。周围一片安静，路上，只能听到他的脚步声。

第二十章

一般情况下，在城堡待四年就有权调到一个新地方，可是，为了不至于被调到一个更远的驻防地，为了留在自己这个城市，德罗戈还是提出要同师长私下里谈一次。实际上，是妈妈催着他去谈的，她说，为了不被忘记，德罗戈，如果还没有晋升的话，就得自己去争取，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惦记着你。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调到一个更加可悲的地方。而且是妈妈通过朋友想了办法，设法使这位师长愿意安排接见儿子。

将军的办公室很大，他坐在一张很大很大的桌子后面，嘴里吸着雪茄。这是普普通通的一天，也许在下雨，也许只是阴天。将军岁数不小，透过单片眼镜亲切地盯着德罗戈中尉。

“我想同您谈谈。”他先说话了，好像这次谈话是他请求进行的，“我想知道，上边情况怎么样，菲利莫雷好吗?”

“我离开的时候，上校先生很好，好极了。”德罗戈回答说。

将军停顿了一会儿。然后亲切地摇摇头：“嗨，你们制造了一些麻烦，你们上边，你们那座城堡！不错……不错……就是勘界那回事。有关那个中尉的那件事，现在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了，那件事让殿下很不高兴。”

德罗戈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是的，那个中尉……”将军继续自言自语，“他叫什么来着？我记得好像是阿尔杜伊诺。”

“阁下，他叫安古斯蒂纳。”

“哦，对了，安古斯蒂纳，真是个好样的！那么愚蠢地坚持，影响到了边界问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好了，不去说它了！”他突然停了下来，以表现他的内心是多么高尚。

“可是，阁下，请容许我说一句，”德罗戈大着胆子指出，“可是，安古斯蒂纳就是那个死了的战友！”

“可能是吧，很好，您讲得有理，现在，我记不起来了。”将军这样说，好像那只是一件一丁点儿意义也没有的小事。“可是，那件事殿下很不高兴，真的很不高兴！”

他不说话了，抬眼疑惑地看着德罗戈。

“您到这里，”他话里有话地以外交口吻说，“就是说，您到这里来是想调到城里，不是吗？你们都想调到城里，你们都是这样，可你们不知道，正是在遥远的驻防地才能成为真正的士兵。”

“是这样，阁下。”乔瓦尼·德罗戈说，极力控制住自己的言辞和语气，“可是，我在那里已经整整四年了……”

“在您那样的年纪，整整四年！四年又能说明什么……”将军笑着重复说，“不管怎么说，我不想责备……我是说，一般来说，或许还不足以使指挥军官的基本精神牢牢地扎根于……”

他停了下来，好像是忘记了话题。他努力回过神来，接着说：“不管怎么说，亲爱的中尉，我们将设法满足您。现在把您的材料拿来看看。”

在等着送来材料的时候，将军又说：“那座城堡……”他说，“巴斯蒂亚尼城堡，我们来看看……您知道，中尉，巴斯蒂亚尼城堡的弱点是什么呢?”

“我说不上来，阁下。”德罗戈说，“也许有点儿太孤立了。”

将军同情地笑了笑。

“年轻人的想法真怪。”他说，“太孤立！我愿意对您说老实话，我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那座城堡的弱点，您想让我说出来吗？弱点是，那里的人员太多，人员太多！”

“人员太多?”

“正是由于这个，”将军没有接中尉的话头，接着继续说，“正是由于这个，已经决定改变规定。关于这一点，城堡里的人会说什么呢?”

“阁下，请原谅，关于什么?”

“就是我们正在谈的事！关于新规定，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将军冷冷地说。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真的，我从来没有……”德罗戈傻乎乎地回答说。

“不错，正式通知还没有下达。”将军平静地说，“可是，我认为，您照样可以知道，一般来说，军人在事先了解情况方面很在行。”

“阁下，新规定，是吗？”德罗戈很好奇地问道。

“减少人员，那个驻防地缩减一半。”将军生硬地说，“人员太多了，我一直就是这样说的，那座城堡必须精简！”

这时，将军的助手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大包材料。他在桌上翻着材料，抽出其中的一份，这是德罗戈的材料，把它递给将军，后者以很在行的眼光浏览起来。

“一切都很好。”他说，“可是，这儿，我觉得好像缺一份要求调动的申请。”

“调动申请？”德罗戈问道，“我以为，四年之后就不必写申请了。”

“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将军说，显然对于向一个下级进行解释很不耐烦，“可是，这次要大批缩减人员，所有的人都想离开，必须有个先来后到。”

“可是，阁下，城堡内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已经提出申请……”

将军转向助手：“上尉，”他问道，“巴斯蒂亚尼城堡有人递交了调离申请没有？”

“阁下，我想，大概有二十来份了。”上尉回答说。

德罗戈暗自思忖，开什么玩笑。战友为了走在他前面，关于这件事，对他不露一丝风声。甚至连奥尔蒂斯也这样卑鄙地蒙骗他？

“请原谅，阁下，如果我要坚持会怎么样？”德罗戈大着胆

子说，他知道，事情已经决定了，“我觉得，连续服役整整四年总比仅仅是形式上的先来后到更应该有用吧。”

“您的四年毫无用处，亲爱的中尉。”将军再次坚持说，口气冷淡生硬，几乎是在冒犯人，“同别的很多人比较起来毫无用处，他们整整一生都在上面。我可以非常同情地考虑您的情况，我可以支持您的正当愿望，但我不能不顾平等正义。另外还要考虑奖惩情况……”

乔瓦尼·德罗戈的脸都白了。

“可是，阁下，”他几乎是结结巴巴地问道，“那我就很可能一辈子都得留在上面了。”

“……要考虑奖惩情况。”对方不受干扰地说，手上仍在翻着德罗戈的材料。“我看到，比如说这儿，好像我是无意间看到的，一次‘一般性警告’。‘一般性警告’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接着继续念道，“可是，这儿，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的情况，一名哨兵被错杀……”

“可是，阁下，那与我没有……”

“我不能听您的辩解，亲爱的中尉，这一点您知道得清清楚楚。”将军打断他说，“我只看关于您的报告上写的东西，我也承认，这纯粹是一件不幸，当然会发生……您的那些战友有办法避免这样的事故……我愿替您尽可能的努力，您看到了，我高高兴兴地亲自接见了您，可是，现在……只有您在一个月前提出申请才……这是很大的不利情况，肯定是这样。”

开始时的好声气消失了。现在，将军谈话时带着一丝厌烦和嘲笑，声调颤抖，像个学究。德罗戈知道自己充当了一个傻

瓜的角色，知道战友骗了他，将军对他的印象也不好，再也没有办法可想了。不公道在他胸口深深刺了一刀，就在心口。“我也可以走人，辞职不干了。”他想，“不管怎样，我不会饿死，我还年轻。”

将军抬手做了一个亲切的手势：“好吧，中尉，再见了，高兴点儿。”

德罗戈僵硬地打了个立正，退到门口时再次道别。

第二十一章

孤零零的一匹马慢慢在谷地走着，寂静的山谷之间发出很大的回声，山上的灌木丛一动不动，枯黄的野草也丝毫不动，连天空中的云彩移动得也很慢。马在白色的道路上慢慢向上爬着。骑在马上的正是乔瓦尼·德罗戈。

正是他，现在靠近了，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特别痛苦的表情。他没有造反，没有打辞职报告。他没有吭一声，而是把不公正抛到脑后去了，他又回到原来的这个地方。在他心底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儿高兴，因为生活没有发生激烈变化，又可以回到原来习惯的生活之中了。德罗戈幻想着从长计议，再获荣光，他相信自己的时间还多得很。他想，总有那么一天，所有的账都会大大方方地结算清楚。可是，别的人追了上来，他们贪婪地急步向前，争取走在前面，而把他

落到后面。他看到他们在远处消失不见了，他有些疑惑，他又想到了原来的疑问：他真的错了？如果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是不是应该遇上很平平常常的运气呢？

乔瓦尼·德罗戈来到这座孤零零的城堡，就像上次九月份那天那样，就像遥远的那一天那样来到这里。只是这一次山谷对面没有另外那个军官，在两条路会合的那座桥上，没有奥尔蒂斯上尉迎面向他走来。

德罗戈这次是一个人在走路，同时在思考他的人生。他回到城堡，不知道还得在这里待多长时间，而就是在这些日子里，很多战友走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德罗戈想，战友更精明，但他并不排除他们实际上更优秀：这也可以是一种解释。

时间逝去得越多，这座城堡的重要性也消失得越多。在很久以前，也许这是重要的驻防地，或者至少被认为是这样。现在，人员减少了一半，仅仅成为一个保障安全的阻击点，已经被排除于任何战争计划之外。现在这样维持着，只是为了不至于使边界上一无阻挡。北方的荒原上除去会出现一些游牧篷车之外，再也不会有任何威胁。那么，上面的那座城堡还有什么意义？

德罗戈想着这些事，于下午抵达最高处的那个平台，城堡就在眼前了。它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有那么多令人不安的秘密，说到底它只不过是个边界上的兵营，山间小城堡，面对最先进的大炮，它的围墙坚持不了几个小时。最好还是让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破败下去好了，反正已经有些垛堞已经倒塌，一个高台已经坍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去修复。

德罗戈这样想着，在平地边上停了下来，观望着在围墙上面来回走动的哨兵。屋顶的旗帜懒洋洋地挂在那里，没有一根烟筒冒出烟来，光秃秃的平地上没有一点儿生命的气息。

现在，生活多么乏味，快活的莫雷尔也许是第一批走的人之一，事实可能是，德罗戈或许连一个知心朋友也没有了。另外就是，天天只有一成不变的老一套：值班站岗、扑克牌游戏、到最近的小村庄去，到那里喝上一杯，同姑娘们调笑几句。德罗戈想，这该是多么可怜啊。精灵似的阴影还在沿着黄色碉堡的四周游荡，上面依然那么神秘，每个角落、营房的阴影之中，到处都是这样，让人无法说清楚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来到城堡之后，他发现很多事变了。在他离开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到处都是那么激动不安。那时还不知道哪位士官会走，反正几乎所有的士官都申请调离，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忘记了过去的那种严谨。菲利莫雷要离开城堡，他自己已经知道，这就打乱了岗位轮换的安排。不安甚至传播到了士兵当中，连队的大部分人需要到下面的平地，具体是哪些人，还没有确定下来。这样一来，轮班弄得大家都不高兴，常常是到了换岗时间，小分队还没有安排好，所有的人都觉得，如此戒备实在荒唐，也毫无用处。

显然，过去的希望，对北方敌人的期待，只不过是为了使这里的生活有那么一点儿意义的借口而已。现在，既然有可能回到民间社会，过去的那些事就是年轻人的狂躁，没有人再愿意在这里奉献忠诚，没有人不在山上嘻嘻哈哈。现在，最重要的是离开这个鬼地方。在德罗戈的战友中间，每个人都动用自

己的各种关系，以便能够优先调离，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战友问德罗戈："你呢？"他们问的时候显出很同情的样子，这些人掩盖起这一重大新闻，以便能够走在他前面，减少一个竞争对手。他们问他："你呢？"

"我很可能得在这里再待几个月。"德罗戈回答说。其他人都急急忙忙地鼓励他：他也应该调走，这样更合理，在这种事上千万不要灰心丧气。

在很多人当中，只有奥尔蒂斯没有显出什么变化。奥尔蒂斯没有提出调离，多年以来他对这些事一直不感兴趣，驻军人数减少的消息是在其他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之后才传到他耳朵里的，因此他没有及时告诉德罗戈。奥尔蒂斯对新的骚动无动于衷，依然像通常那样只热心地关注着城堡的正事。

终于，离开的人真的开始走了。院子里响起车轮滚动的声响，这些车辆装载着兵营的物资，然后到各连队，将离开的人拉走。上校每次都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检阅一番，向士兵讲几句告别的话，他的声音没有抑扬顿挫，没有一点儿激情。

在山上生活了多年的军官们，长时间以来几乎天天都面对着城堡斜坡北面的荒野，天天都在无休止地讨论着敌人会不会发动突然袭击，在这些军官当中，很多人已经面带微笑离开这个地方，走的时候，他们傲慢地向留下来的战友使个眼色，然后向谷地走去，骄傲地挺直腰杆骑在马上，离开他们原先的驻地，头也不回，径直离去，对他们曾经供职的城堡不再看一眼。

唯一的例外是莫雷尔。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在中心

庭院里，离开之前，他和与他一起走的这个小分队需要向值班指挥官致敬，他放下军刀，面向指挥官，眼放明光，下口令时声音微微有些颤抖。德罗戈背靠在墙上，观察着这一场景，当这位朋友骑着马向出口走去来到他面前时，他很友好地向他笑了一笑。也许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德罗戈将右手抬到帽檐，规规矩矩地向他敬了一个礼。

他回到城堡的门厅，即使是夏天，门厅里也很凉快。这里一天比一天显得冷清。他想到，莫雷尔也走了，心里不免感到世上不公，这像一道伤口，突然之间使他感到刺痛，使他疼痛难忍。德罗戈去找奥尔蒂斯，后者正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纸袋。德罗戈迎了上去，来到他身边时说："少校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德罗戈。"奥尔蒂斯停下脚步回答说，"有什么新闻吗？还是想从我这里了解点儿什么？"

德罗戈确实是想从这位少校那里了解一件事，那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并非急事，尽管这件事已经在他心里翻腾了好几天。

"对不起，少校先生。"他说，"四年半之前，我刚刚来到这座城堡时，马蒂少校曾对我说，只有愿意留在这里的人才留下来，您还记得吗？如果一个人想要离开的话，他完全可以随意离开，这您还记得吗？您还记得他对我的保证吗？根据马蒂所说的，我只要去检查一下身体就可以了，而且这也只不过是个形式上的借口，他只是说，不然会让上校感到有点儿烦。"

"是的，我隐隐约约记得有这么回事。"奥尔蒂斯说，脸上露出一点儿厌烦的神情，"可是，对不起，亲爱的德罗戈，我

现在……”

“少校先生，只要一分钟……为了不至于弄得大家不愉快，我同意留下来待四个月，您还记得吗？可是，如果我想走的话，我就可以走，这是真的吗？”

奥尔蒂斯说：“我懂了，亲爱的德罗戈，可是，您并非唯一一个……”

“这就是说，”德罗戈猛然打断了对方，“这就是说，所有这些都是谎言？这就是说，并不是说我想走就能走，对不对？所有这些谎言都是为了让我好好听话，是不是这样？”

“噢，”少校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您不要这样想！”

“少校先生，不要对我说不是这样。”德罗戈口气很重地说，“您无非是想让我相信，马蒂说的是真话，是不是这样？”

“我的遭遇也是一样，几乎一样。”奥尔蒂斯说，尴尬地低头看着地面，“我也想着，会有光明前程……”

他们来到一个大走廊门口停了下来，他们的声音可悲地在墙壁之间回响着，因为这里的墙壁光秃秃的，而且这里没有别的人。

“这就是说，所有的军官到这里来并非是自己要求来的，对不对？所有的人都是像我一样被迫留下来的，难道不是这样？”

奥尔蒂斯一言不发，用军刀的尖在石板缝隙之间挖着。

“那些说是自愿留在这里的人都是在撒谎，是不是这样？”德罗戈依然不依不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于戳穿这一切？”

“或许并不完全像您说的，”奥尔蒂斯回答说，“有些人确实想留下来，这样的人很少，他们留下来自有好处，但有人……”

“哪一个？您说说看！”德罗戈很激动地说。说完他又突然

压住怒火，平静地说："噢，对不起，少校先生。"接着加了一句，"自然，我不会想到是您。您知道，人们谈论这些的时候出了什么事吗？"

奥尔蒂斯笑着说："嗨，知道吗，我这样说不是为了我自己？很可能我也得被追留在这个被指定的地方！"

两个人一起向前走，在那些关着的长方形小窗前走过，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城堡后面光秃秃的平地，南边的小山，以及谷地升起的令人厌烦的雾气。

"这就是说，"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德罗戈又开口了，"这就是说，所有那些激情，关于鞑靼人的故事，都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说，我们并不真的希望出什么事？"

"当然希望了！"奥尔蒂斯说，"人们相信，确实相信。"

德罗戈摇着头说："我不懂，这个词……"

"您说，您想能怎么样？"奥尔蒂斯说，"这些事情有点儿复杂……在这个高高的地方，是有点儿像被流放，需要找一点儿出路，需要有什么东西作为希望。有人开始想到了这一点，关于鞑靼人的那些话就开始流传起来，谁能知道是谁首先开始的呢……"

德罗戈说："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关系，看着那个沙漠，不能不……"

"与这个地方自然也有关系……那样的沙漠，下面那样的雾气，那样的山脉，不能否认……这个地方也起了促进作用，确实是这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接着又谈起来，像是在自言自语："那些鞑靼人……那些鞑靼人……当然，开始的时候，好

像十分荒诞，可是，后来竟然就信以为真了，至少好多人的情况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可是您，少校先生，请原谅，您……”

“我是另外一种情况。”奥尔蒂斯说，“我的年龄不一样。我再也没有向上爬的空想了，有个安安静静的地方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您不一样，您的面前还有一生的路要走。一年之后，最多一年半之后，您将会被调走……”

“看到了吧，那就是莫雷尔，祝愿他！”德罗戈停在一扇窗子前叫起来。平地上，确实可以看到那队人马在向远处走去。阳光照耀下的荒芜土地上，那些士兵的身影清清楚楚，十分显眼。他们虽然背着沉重的背包，但走得轻松愉快。

第二十二章

要离开的最后一队人在庭院里已经排好队，大家都在想着，在人数已经减少的这个驻防地，新的生活明天就赶快最终安排好得了，没完没了的告别赶快结束吧，这已经让人很不耐烦了，看着别人离开让人生气，也弄得人很不耐烦。队伍已经排好，就等尼科洛西上校检阅了。德罗戈来到时看到，西梅奥尼中尉也在场，后者的脸色很怪。

西梅奥尼中尉来到城堡已经三年，看来好像是个不错的年轻人，有点儿学究气，对上级很尊重，喜欢锻炼身体。他来到庭院时焦急不安地看着周围，像是要找什么人，好像是要对这个人说点儿什么。具体是谁无关紧要，因为他并没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

他看到了正在注视着他的德罗戈，走到德罗戈跟前说：

“请过来看一看，”他低声说，“快，过来看看这个。”

“什么事？”德罗戈问道。

“我在第三要塞值班，抽身下来一趟，你有空时马上来一下。有个东西我不懂。”他很焦急的样子，像是刚刚跑了一趟。

“在哪儿？你看到什么了？”德罗戈好奇地问他。

西梅奥尼说：“现在你先等一下，等这些人走了之后再说。”

这时，号声响起，响了三次，士兵立正，因为城堡司令到了。

“等这些人走了之后再说。”西梅奥尼重申，因为德罗戈急着要知道那个秘密，从外表来看好像并没有什么原因，“我想至少看到他们出去之后再说。已经有五天了，我都想说出来，可是，必须等所有这些人走了之后再说。”

尼克洛西的简短讲话好不容易总算讲完了，最后的号声响过，队伍一字排开，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了城堡，眼看就要走到谷地了。这是九月的一天，天空灰蒙蒙的，令人感到压抑。

这时，西梅奥尼拉着德罗戈走过空无一人的长廊，来到第三要塞的入口。他们从那些哨兵面前走过，来到一条巡逻小道。

西梅奥尼中尉掏出望远镜，请德罗戈观看平地上的那块小小三角形，前面的大山留出一个缺口，刚好可以看到那片三角形荒原。

“那里有什么？”德罗戈问。

“你先看一看，我不想搞错。你先看一看，如果看到什么了，再告诉我。”

德罗戈把双臂支在墙头上，认真观察沙漠。这个望远镜是

西梅奥尼个人的，用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沙石、坑凹、一片片的灌木丛，尽管离得很远。

德罗戈仔细观察那片三角形地带，看了一小片又一小片，就要说什么也没有看到时，就在远处，在任何影子都会在雾气留出的那个缝隙中显得模糊不清的地方，好像有一个小小的黑影在移动。

他把双臂再次支到墙头，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他感到自己的心在猛烈跳动。他想起来，这很像两年前那样，那时他认为，敌人就要攻过来。

“你是说那个小小的黑点？”德罗戈问道。

“我看到已经有五天了，可是，我不想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德罗戈问，“你怕什么？”

“如果我说了，那些走的人就走不成了，咱们大家都会被嘲弄，莫雷尔和另外那些人就会留下来，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最好还是人少点儿为好。”

“什么机会？你想那是什么？将会像上一次那样，只不过是个侦察小分队，或者只不过是一些牧人，或者只是一只野兽。”

“我已经观察了五天了。”西梅奥尼说，“如果是牧人，早就走了；如果是野兽，也早走了。有什么东西在动，而且差不多老是在一个地方。”

“那么说，你想是个什么机会？”

西梅奥尼微笑着看着德罗戈，那意思好像是说，好像也是在问，是不是可以向他暴露这个秘密，过了一会儿才说：“他们在建公路，我想是这样，他们在建一条军用公路。这次可是

真的。两年前，他们来勘察过，现在真的来修建公路了。”

德罗戈礼貌地笑了笑。

“你认为他们要建什么公路？瞧你说的，那边哪里还会来什么人。上次那件事还不够？”

“你可能有点儿近视，”西梅奥尼说，“你可能没看清楚，可我能分辨得清清楚楚。他们先从路基开始。昨天有太阳，看得非常清楚。”

德罗戈摇摇头，对西梅奥尼的顽固感到意外。西梅奥尼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是不是害怕把他这一当做宝贝的发现透露出去？是不是害怕把他的这一发现从他手里抢走？

“过去，”德罗戈说，“我也会相信。可是现在，我觉得实在是幻想。如果我是你，我就一句不提，不然，大家会在背后笑你。”

“他们在建公路。”西梅奥尼很同情地看着德罗戈说，“已经好几个月了，知道吗，这次可是真的。”

“即便是真的，”德罗戈说，“即使是像你说的那样，你以为他们真的是在建一条公路，以便把北方的大炮拉过来，让咱们这座城堡暴露在射程之内？如果是这样，总参谋部早就知道了，几年前就已经知道了。”

“总参谋部从来就没有认真看待过巴斯蒂亚尼城堡，自从没有再炮击之后，没有一个人再相信这些鬼话……即使说服了他们也是为时已晚了。”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德罗戈这样说道，“如果真的是在修建公路，总参谋部肯定早就得到信息了，你就信以为真吧。”

“总参谋部得到大量的信息，但在这些信息中只有一条是真的，所以，他们对任何一条信息都不相信。另外，讨论也没用，你会看到，将来的事是不是会像我说的这样。”

在巡逻小道上，孤零零地只有他们两个人。哨兵离得很远，在各自的巡逻路段走来走去。德罗戈再次看着北方，山岩、沙漠、远处的浓雾，如此等等，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没有任何意义。

晚些时候，德罗戈在同奥尔蒂斯谈话时又听说，西梅奥尼中尉的著名秘密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它当回事。很多人反而感到意外：像西梅奥尼这样一个严肃的年轻人居然散布这样的新谎言。

近几天来还有另外一些事需要考虑。人员减少了，城墙上的哨兵需要稀疏一些，反复进行了多次试验，以便用最少的人力确保像以前一样的安全实效。需要放弃一些哨位，需要为另外一些哨位增加实际设施，也需要重组连队，寝室也要重新分配。

自从城堡建立以来，一些地点封闭起来，这还是第一次。裁缝普罗斯多奇莫不得不将三个助手放走，因为他的活计已经不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进大厅或者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墙上留下一些白印，因为人们把家具和绘画拿走了。

一些黑点在荒原的边界上移动，这样的说法继续被认为是开玩笑。很少有人从西梅奥尼手里借来望远镜，自己也亲自看一看，这些人说，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由于没有一个人认真对待西梅奥尼所说的一切，他自己也不再谈论这一发现，为了谨慎起见，他也是一笑了之，以免别人见怪。

后来，有一天晚上，西梅奥尼来到德罗戈的寝室叫他。当时已经很晚，是在换完岗之后。新要塞那小队士兵刚刚回来，城堡里的人们睡不着，一个夜晚又要这样耗费过去了。

“你来看一看，你不信，可你来看看。”西梅奥尼说，“要么是我看花了眼，要么就是我看到一道光线。”

他们前往观看。两个人来到围墙上，一直走到第四座要塞。黑暗中，西梅奥尼将望远镜递给德罗戈，好让他仔细观察。

“这么暗！”德罗戈说，“天这么黑你让我看什么？”

“你仔细看看，我说你看看。”西梅奥尼坚持说，“我对你说过，我不认为是看花了眼。好好看看我上次让你看的那个地方，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德罗戈把望远镜放到眼前，对准北方很远的地方，黑暗之中看到一片小小的亮光，一个很小很小的亮点，确实，亮点在闪着光，但并不在浓雾边上。

“亮光！”德罗戈叫起来，“我看到一个小小的亮点……等一下……”他在眼眶前把望远镜调整了一下，“……不知道是好多，还是只有一个，有时好像是两个。”

“你看到了吧？”西梅奥尼以胜利的口气说，“我是不是个傻瓜？”

“跟这有什么关系？”德罗戈说，尽管他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如果有亮光，那意味着什么呢？也可能是吉卜赛人或者牧人的营地。”

“那是工地的灯光。”西梅奥尼说，“是修建新道路的工地，你会看到，我是不是有理。”

只凭眼睛并不能看到那些亮光，这有点儿怪。那些哨兵(那是很优秀的哨兵，是有名的猎手）什么也看不到。

德罗戈再次举起望远镜，寻找远处的亮点，他停下来观察了一会儿，然后将望远镜抬起，出于好奇，他用望远镜看了看星空。很多星星布满天空，看着这些星星感到真美。但是，东方好像星星比较稀少，因为月亮就要升起，月亮升起之前，东方已经有一片亮光。

“西梅奥尼！”德罗戈叫起来，因为他发现，他的这位朋友已经不在身边。对方没有回答，可能是从一道台阶走到下边去围墙边查看了。

德罗戈又看了看周围，黑暗之中，只能分辨出空无一人的巡逻小道、要塞的轮廓和大山的黑影。他听到了钟表走动的声响。右边最远处的哨兵现在好像应该喊叫了，每天夜里都要这样喊叫，哨兵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整个围墙上的哨兵都要传到：“注意警戒！”“注意警戒！”喊叫声再从另一边反着传回来，最后消失于大悬崖脚下。德罗戈想，现在，哨兵的人数已经减了一半，这喊叫的声音重复的次数少了，传播的速度应该大大加快了。很快就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突然，德罗戈想到了一个遥远而亲切的世界，那里有一座大厦，大厦就在什么边上，比如说，就在海边，那是一个可亲的夏夜，卿卿我我的人们紧紧倚靠在一起，听着美妙的音乐，这是多么幸福的图景，青春年华之际当然可以随意设想这样的图景。这时，大海的东方亮一阵之后又暗下来，天空开始发亮，黎明就要到来。这样一来就可以把黑夜抛开，不必再去梦中寻求逃避，不必害怕为时太晚，可以看着太阳升起而不必着

急，可以仔细品味自己面前那永无完结的时间，没有必要再忧虑不安。世界上有很多好事，德罗戈一直喜欢的就是这种海滨的大厦、音乐、无忧无虑地消磨时光和期待黎明的到来。说来好像有点儿荒唐，可这似乎可以使他以相当内在的方式表达他那已经丧失的内心平静。一个时期以来他焦急不安，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种心情一刻不停地折磨着他：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来不及了，有什么重要事情即将发生，会使他措手不及。

在城里同将军的谈话给他的印象是，调走和升迁的希望很小。但是，德罗戈也知道，不能一辈子就留在这座城堡和它的围墙之间。或迟或早，总得最后作出决定。后来，一成不变的生活使他又习惯了通常的那种节奏，德罗戈不再去想别的人，不再去想那些及时逃离这里的战友，不再去想成为富人和名人的老朋友，看到那些像他一样过着放逐式生活的军官的时候，他也就感到些许慰藉，不再认为他们会成为弱者或者失败者，不再认为他们会成为最后的榜样。

德罗戈下决心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向后推。另外，他也想，自己刚二十五岁，毕竟还年轻。可是，那一丝焦虑依然时刻不停地折磨着他。现在，终于有了北方平地上的亮光这件事，或许西梅奥尼想得在理。

在城堡之内，很少有人再谈这件事，好像这毫无意义，与大家不会有什么关系。战争并没有发生，这使人们失望，尽管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承认说，大家希望发生战争，这种失望的情绪来得实在太快了。战友一个个离开了，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留下来守卫着这座没有什么价值的城堡围墙，看着这

一切，被凌辱的感觉实在难以忍受。人员减少清清楚楚地表明，总参谋部不再看重巴斯蒂亚尼城堡。过去，幻想是那么容易产生，是那么强烈，现在这些幻想促成的是愤慨。西梅奥尼为了不至于被嘲笑，宁可沉默不语。

在接下来的几个夜晚，再也没有看到那些神秘的亮光，白天也没有看到荒原的远方有什么动静。马蒂少校出于好奇，也来到最高处，让西梅奥尼把望远镜拿过来，将沙漠扫视了一遍，什么也没有发现。

“中尉，收起您的望远镜吧。”马蒂以满不在乎的口气对西梅奥尼说，“也许，最好还是不要白白耗损您的眼睛了，还是多注意手下的那些人为好。我看到，有一个哨兵没有背子弹袋。您去看一看，应该就在下边。”

后来在餐厅同马蒂谈到这件事的是马德尔纳中尉，这引起了一阵大笑。现在，大家想的唯一一件事是如何尽可能舒服地度过每一天，北方的事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

西梅奥尼只同德罗戈继续讨论那些神秘的亮光。一连四天，再也没有看到亮光，也没有看到那些移动的黑点。但是，第五天的时候，这些东西又出现了。西梅奥尼认为这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的，由于季节、风向和气温的变化，北方的雾会更加厚重或者会向后退走，在那四天当中，浓雾向北移去，于是，想象中的工地就被遮挡住了。

可是，过了大约一周之后，不仅亮光又出现了，而且西梅奥尼还坚持说，亮光所在的地点也移动了，向城堡这边移动了。这一次德罗戈表示坚决反对：“黑暗的夜里，没有任何参照点，即使真的向前移动了，怎么敢肯定确实移动了？”

“是这样，”西梅奥尼顽固坚持，“你承认，即使亮光真的移动了，也不可能切实证明。那么我就有理由说，确实是移动了，就像你说没有移动一样千真万确。另外，你肯定会看到的，因为我每天都想着观察那些移动的亮点。你将会看到，它们一点一点地在向前推进。”

第二天，他们一起前去观察，两个人轮流用望远镜查看。确实，看到的只不过是三四个小黑点，小黑点在移动，速度非常慢，几乎看不出是在移动。必须用两三个地方作为参照点，比如一丛灌木的影子，这样才能确定相对距离。过了好几分钟才看出，距离确实是在变动，这就是说，小小的黑点是在移动。

西梅奥尼第一次就能发现在移动，这确实有点儿怪。不能排除，多少年以来，或者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就是这样，山下荒原上可能是一个村庄，或者是一个水井，游牧的人可能在井旁驻扎下来，一直到这时为止，城堡内再也没有一个人使用过像西梅奥尼使用的高倍望远镜。

那些黑点始终在沿一条线向前移动，左右差不了多少。西梅奥尼想，可能是一些运输沙石的车辆。他说，这么远的距离，人可能太小，所以无法看到。

通常只能看到三四个黑点在同时移动。西梅奥尼认为，可以说，如果说有三辆车在移动的话，那么就有另外六辆车停止不动，在装卸东西，这六辆车就不可能看清楚，会跟附近好多不动的东西混在一起，因而看不出来。因此，仅在这么一段路上就有十几辆车，很可能每辆车都用四匹马，通常拉重物时都是用四匹马。按照比例算下来，人员应该在上百人左右。

这些观察一开始的时候几乎就是在打赌或者是为了玩笑，现在成了德罗戈生活当中关心的唯一元素。尽管西梅奥尼并不是同德罗戈特别要好，因为他一点儿都不开朗，而且谈起话来还有点儿学究气，但德罗戈空闲的时候几乎总是同他在一起，晚上在军官大厅里，他们一直待到很晚，讨论各种问题。

西梅奥尼已经算过，尽管工程进展很慢，距离也比通常大家所认为的要远一些，他说，但用不了六个月，那条路就可以修到城堡附近了，修到大炮可以打到城堡的地方了。他认为，敌人很有可能来到那个纵向穿过沙漠的大台地下面。

平常，这个大台地与平地很难区分，因为颜色相同，只是到晚上有了阴影或者大雾随地势形成台阶时才能看出它的存在。台地的斜坡朝向北边，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很陡，也不知道高度有多高。因此，那片沙漠的情况人们一无所知，因为从新要塞看过去根本看不到。（从城堡围墙上看时，因为前面有山，所以看不到那个台地。）

从这片下沉的地方的最高处到新要塞坐落的锥形山崖旁山脚下，是一大片没有起伏变化的沙漠，只偶尔有一些裂缝、一堆堆的碎石和一小片一小片的苇丛。

西梅奥尼推断说，道路一旦修到台地下面之后，敌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完成最后那一小段了，那就只是一蹴而就的事了，可以利用一个有云的夜晚结束这项工程。地很平，也很坚实，大炮也可以不费什么力就拉过来。

这位中尉说，六个月只是大致的估计，也可能变成七个月，或者八个月，甚至会更多，那就要看情况了。西梅奥尼列举了可能推迟的原因：计算尚须修建的长度时出错；最后这一

段可能还有凹地，这些凹地在新要塞无法看到，要是有的话，工程就比较困难，工期就会拖延；对方离供应基地慢慢越来越远，修建的速度会减慢；政治方面的复杂情况，这有可能会使工程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停顿状态；另外就是下雪，这可能会使工程瘫痪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此外还有下雨，雨天会使平地变成沼泽。这些就是最主要的障碍。西梅奥尼小心翼翼地将这些一一列举出来，为的是说明，他并不认为哪一项是一定要出现的障碍。

德罗戈提出一系列的疑问，这条道路是不是并无侵略目的？是不是比如说修建它只是出于农业方面的目的？只是为了耕种这片直到现在一直没有耕种一直没有人烟的土地？或者这一工程仅仅修了那么一二公里之后就停了？

西梅奥尼摇摇头后回答说，这里的沙漠石头太多，没法耕种。另外，北方这个国家荒芜的土地太多了，那些土地只能用于放牧，这里的这片地更适合于放牧这类的企业使用。

后来还是有人提出，北方那个国家的人真的是要修建一条道路吗？西梅奥尼说，等到天气好的傍晚，影子变得很长的时候，笔直的路基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然而，德罗戈不想去看什么路基，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有谁能够保证，那笔直的路基不会仅仅是平地上的台阶？那些移动的神秘黑点和夜间的亮光不能令人信服，或许早就有了，也许以前没有一个人看到，因为浓雾弥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直到目前为止，使用的老旧望远镜无法看到。）

就在德罗戈和西梅奥尼这样争论不休之时，有一天下起雪

来。德罗戈的第一个想法是："夏天还没有结束，寒冷烦人的季节就来了。"他觉得好像刚刚从城里归来，甚至还没有安顿好，还没有安顿到以前的状态。而且日历显示，已经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整整几个月就这样消磨过去了。

雪花密密麻麻地从天空飘落下来，积在平台上，平台完全成了一片白。德罗戈望着雪花，更感到焦虑和孤寂。他想，自己还年轻，他想，今后还有很长的时日，想以这样的想法驱走焦虑和孤寂。时间不知不觉间好像过得越来越快，一天很快就把另外一天吞噬下去。只要看看周围就可以发现，夜已降临，太阳落下山去，似乎很快又会从另一边升起来，照亮这个雪白的世界。

别的人，那些战友，他们似乎没有发现这一切。他们依然毫无激情地站岗放哨，倒是相反，每当日历翻到新的月份之时，他们会兴高采烈，好像又赚到了什么好处。他们在计算着，在巴斯蒂亚尼城堡待的日子又减少了。总之，他们心里有一个终点，不管平庸还是辉煌，他们都会为那个终点而感到满足。

奥尔蒂斯少校已经五十来岁，对于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的飞逝似乎无动于衷。他已经不再抱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他说："再有十来年，我就退休了。"他解释说，他可能会回到老家，那是一座古老的省城，那里有他的亲友。德罗戈同情地看着他，无法理解他的想法。在下边的城里，在那些身穿便服的人当中，没有任何目标的奥尔蒂斯孤零零一个人能做些什么呢？

少校了解了德罗戈的这一想法之后解释说："我会让自己

满足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愿望越来越小。如果我的运气不错，我将戴着上校的肩章回家。”

“然后呢?”德罗戈问道。

“然后，然后就没什么了。”奥尔蒂斯带着听天由命的微笑说，“在此之后，我还要等着……我已尽的本分会使我获益的。”最后的这句话是以玩笑的口吻讲的。

“可是，在这里，在这座城堡，一待就是这十几年，您不想……”

“一场战争？您还在想着战争？我们这样还不够?”

北方的荒原上，那些亘古不变的浓雾中，再也看不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夜间的亮光也不见了。西梅奥尼对此十分满意。这证明他说得在理：那边既不是村庄，也不是吉卜赛人的营地，只能是一项工程，由于下雪，工程暂时中止了。

第二十三章

寒冷的冬季来到城堡很多天后，中心庭院墙上的通告栏上贴出一份奇怪的公告。

公告的题目就是“必须谴责的警报和谎言”。公告说：“根据上级司令部的明确指示，我要求军官、军士和士兵，不要相信、重复或者传播关于入侵我国边界的警报的谣言，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传言。由于明确的纪律方面的原因，这些谣言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会破坏同邻国的睦邻关系，在部队内部制造无益的紧张，有害于军务的正常进展。我希望，哨兵执勤使用正常工具，首先是不能借助军规没有规定使用的光学用具，经常滥用这样的用具很容易给错误和虚假的解释提供机会。任何人拥有这样的用具都必须向所属部门领导报告，后者将没收这些用具并妥善保存。”

接下来是有关日常值班的具体安排，最后是值班军官尼科洛西中校的签字。

显然，这一通告正常情况下是针对整个部队的，今天其实是针对军官的。尼科洛西这样做可以达到双重目的，既没有伤及任何人，同时又让整座城堡都知道了这件事。当然，此后再也没有一个军官敢于当着哨兵的面使用不合规定的望远镜观望北方的沙漠。各座要塞配备的用具都很陈旧，其实已经无法使用，有些甚至已经早已不见踪影。

是谁打的小报告？是谁报告了城里的上级司令部？大家自然都想到了马蒂，只能是他，他总是手持规章去扼杀那些令人高兴的事，去扼杀个人透一口气的努力。

大多数军官对此暗笑不止。军官说，上级司令部一直没有辟谣，现在才这样做，已经晚了两年了。谁认为北方会入侵？是的，是德罗戈和西梅奥尼（他们早已经被忘记了）。今天的通告就是专门针对他们而发的，这看来好像不太可信。军官想，像德罗戈这样的好小伙，尽管每天都手持望远镜，也不会威胁到任何一个人。西梅奥尼也被认为是不会伤害别人的人。

然而，德罗戈本能地肯定，中校的通告就是对着他来的。生活中的这些事再一次集中起来与他作对了。他站在那里认真观察北方的沙漠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连这么一点儿安慰都不让他拥有？想着这些，他不禁怒从心生。他已经做好准备，等到春天来了再说。他希望，雪一融化，北边的那些神秘亮光就会再次出现，那些黑点就会再次动来动去，那时，信心就会复活。

他的所有情感都集中在那个希望之上，这一次，站在他一

边的只有西梅奥尼，其他人对此连想也不会再想，包括奥尔蒂斯以及裁缝普罗斯多奇莫。现在他们很孤立，只有他们两个珍视这一秘密，这样很好，再也不必像很久以前那样了，再也不必像安古斯蒂纳去世之前那样了。那时，所有的人都像密谋者一样相互盯着，简直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可是，现在望远镜是不让用了。西梅奥尼当然不敢再去使用望远镜，可他依然像从前那样认真细致。尽管亮光依然会在远方的浓雾中闪亮，尽管那些黑点依然会动来动去，但是，他们看不到——没有一个人只用肉眼就能看到，即便是那些最好的哨兵，那些能够在一公里之外就发现野鹿的著名猎手，也不可能看到。

一天，德罗戈急着想听听西梅奥尼的意见，但是，他想等到晚上再说，以免让别人看到，不然，肯定会有人立即去打小报告。另外，西梅奥尼中午也没有到餐厅来，德罗戈也没有在别的地方见到他。

吃晚饭的时候，西梅奥尼露面了，但来得比平时晚一些，德罗戈已经开始吃了，他才进来。西梅奥尼吃得很快，德罗戈还没有吃完，他就站了起来，很快来到一张桌子旁玩起来。他是不是害怕单独同德罗戈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们两个都不值班。德罗戈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椅子就在大厅门口，他想在这里遇上他的这位朋友。他注意到，西梅奥尼玩的时候常偷偷向这边看几眼，尽量不让别人发现他在偷看。

西梅奥尼一直玩到很晚，比平时晚得多，他可从来没有这么晚过。他依然不时地向门口这边望一眼，希望德罗戈失去耐

心不再等待。最后，所有的人都走了，他也不得不站起来向门口走来。德罗戈来到他身边。

“德罗戈，晚上好。”西梅奥尼尴尬地笑着说，“没看到你，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他们来到一条没有人的走廊，横向穿过城堡的这些走廊很多。

“我一直坐在那里读报，”德罗戈说，“我也没有发现这么晚了。”

他们静静地走了一会儿，两侧墙上对称挂着一些灯笼，他们就在这些灯笼的映照下走着。一伙军官已经走远，远处的黑暗中隐约传来他们说话的声音。夜已很深，天很冷。

“你看到今天的通告没有?”过了一会儿，德罗戈说，“你看到虚假警报那段没有?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谁告的密?”

“我怎么知道?”西梅奥尼几乎是在无礼地回答，说着在一道通往上层的阶梯前停了下来，“你到上边来。”

“还是使用望远镜?”德罗戈说，“至少再也不能使用你的望远镜了……”

“我已经上交了。”西梅奥尼停下脚步，打断了对方，“我想这样最好。更何况反正咱们用肉眼也能够看到了。”

“我觉得，你可以等一等。反正再等三个月，积雪融化之后，没有一个人再惦记着这件事，那时可以再回来仔细观察。道路，就是你说的那条道路，没有你的望远镜怎么观察它?”

“哦，你说的是那条路的事。”西梅奥尼的口气中有些怜悯的意味，“可是，最后我还是信服了，还是你说得有道理!”

“我说得有理，我怎么有理?”

“他们不是在修路，像你说的，那里应该是有一个村庄，或者吉卜赛人的营地。”

这就是说，西梅奥尼由于害怕否定了以前所说的一切？由于过分害怕对他德罗戈也不说真话了？德罗戈看着对面的这位战友。走廊里再没有他人，空空荡荡，再听不到别的任何声音。两个军官的身影长长地从这边投到那边，反复移动着。

“你是说，你不再相信了？”德罗戈问道，“你真的认为自己错了？那你的所有那些计算呢？”

“那只是为了消磨时光。”西梅奥尼说，极力要把一切说成是闹着玩，“你不要当真，希望你不要当真。”

“你害怕了，你要说实话。”德罗戈的声音很大，“你要说实话，正是由于这个通告，你现在就不相信自己了。”

“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西梅奥尼回答说，“我不知道你想要说什么。同你不能开玩笑，就是这么回事，你拿一切都当真，好像个孩子。”

德罗戈一言不发，死死盯着对方。在昏暗的走廊里，他们就这样站着过了几分钟，但是，静得让人感到有些过分。

“好了，我要去睡觉了。”西梅奥尼最后说，“晚安！”他登上阶梯，昏暗的灯光也照着它的每一级台阶。西梅奥尼走上第一段阶梯，转身不见了，只看到他的影子映照在墙上，之后连影子也不见了。德罗戈想：“多么卑鄙的家伙！”

第二十四章

时间过得飞快，它静悄悄的声响好像使生活的步伐越来越快，连一分一秒都不停顿，连回头看一眼都不可能。“停一停，停一下！”他想这样喊叫，可是，他知道，毫无用处。一切都在飞快地消失，人，季节，白云，都在奔逃。抓住石块，到一块岩石顶上坚持不动，都无济于事，手指会因疲劳而松开，手臂会因再也没有力量而放开，如同已经被河水裹挟，水流看起来似乎不快，但它永不停止。

德罗戈感到，这种毁灭一天天在增长，想要制止其实是白费力气。在这座城堡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没有可以作为参照的标志点，时间在偷偷溜走，他还没有来得及去计算，它已悄悄溜走不见了。

另外就是那个秘密的希望，正是因为它，德罗戈才对生活

中的美好部分抱着期待。为了满足这一希望，他在一个月一个月地作出牺牲，但是，这牺牲好像老是不够。冬季，城堡的漫长冬季，只不过像是一笔预支的款项。冬天过去之后，德罗戈依然在等待。

他想，美好的季节到来时，北方的人可能会继续施工，修建那条道路。但是，到那时不可能再用西梅奥尼的望远镜了，用它可以更清楚地观察。然而，随着工程的进展——谁知道这工程还需要多长时间呢，北方的人就会很近了，有那么一天，他们可能就到达旧望远镜也可以看到的地方了。某些连队可能依然拥有那些旧望远镜。

因此，德罗戈不再以春季作为他等待的参照标志，而是又过了好几个月，他依然设想着，北方仍在继续修建那条道路。对他的所有这些想法必须严格保密，丝毫不能泄露，因为西梅奥尼因害怕而讨厌这些想法，再也不想去了解。其他战友会拿他开涮，上级更不容许有这类空想。

五月初，德罗戈用符合规定的最好望远镜仔细观察北方的荒原，依然未能发现任何人类活动的迹象，夜里也看不到亮光，尽管火光在很远的地方也能看得见。

渐渐地，信心慢慢减少了。如果有那么一件事只有一个人知道，不能同任何人商谈，那么很难对它抱有足够的信心。就在此时，德罗戈发现，人们尽管对他不错，但在不断疏远他。他发现，如果一个人在忍受痛苦，这痛苦完全是他自己的，没有别的人能够分担哪怕很小的一部分。他还发现，如果一个人在忍受痛苦，别的人并不会因此而感到不痛快，尽管相互间也存在爱意，这些会在日常的生活中形成孤独感。

信心开始消退，不耐烦在增长，德罗戈甚至感到时钟走动的声音也在加快。他开始懒洋洋地虚度时日，对北方连看也不看一眼。（尽管有时他喜欢自己欺骗自己，相信自己已经把那里完全忘记了，而实际情况是，他是特意这样做的，为的是将来多有那么一点点可能的影子。）

终于有那么一天晚上——可是，这是多长的时间啊，一点隐隐约约的亮光在望远镜中出现了，亮光好像在轻轻地跳动，这么远的距离都能看到，说明它相当的亮。

那是七月七日的夜里，多年之后德罗戈仍然记得那是多么高兴，那种兴奋一直在向他的心里蔓延，真想跑着大声喊叫，好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想让人们知道，他是怎么克制的，克制自己不向任何人透露一点儿风声，他又多么迷信而又害怕，害怕那点亮光消失后再也不会出现。

每天晚上，德罗戈都要来到围墙顶上等着，每天晚上那点点亮光好像都在向近处移动，变得越来越亮。很多次好像感到那只不过是幻觉，是因过分希望才造成的幻觉，但有时又觉得确实是在向近处移动，甚至有一个哨兵终于用肉眼也可以看到了。

后来，白天也可以看到了，以白茫茫的沙漠作为背景，可以看到小小的黑点在慢慢移动，很像去年的情况，现在的望远镜倍数不够大，应该说，北方的人已经来到很近很近的地方了。

到了九月，想象中的工地的亮光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晴朗的夜里，普通人只用肉眼也可以看到了。渐渐地，军人重新开始谈论北方那片荒原、那些外国人、那些可疑的东西的移

动和夜间的那些亮光。很多人说，确实是一条道路，尽管还弄不清它的目的是什么。说那是军事工程好像有点儿荒唐。另外，尚未完工的这一段还很长，这样说来，工程进展好像很慢。

有那么一天晚上，有人含含糊糊地谈到了战争，稀奇古怪的希望又在城堡的大墙之内传播开来。

第二十五章

在横向切割开北方沙漠的那个大台地边上，一根高杆竖起来，距离城堡连一公里都不到。从高杆到新要塞所在的那道圆锥形山崖，沙漠简直就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障碍，这样一来，大炮可以轻易运过来。洼地边上竖起的这根高杆是唯一的人类活动痕迹，从新要塞的高处用肉眼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外国人把他们的道路修到那里，他们最后抵达的地方就是那里。这项大工程终于结束了，可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西梅奥尼中尉计算过，他说需要六个月。要建成这条路六个月绝对不够，不要说六个月，八个月、十个月也不够。道路已经修好，敌人的大队人马可以飞奔而来，立马就可来到城堡的围墙之外，然后就只剩最后那一小段，不过就是几百米，

而且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平地，可是，所有这一切的代价太高了。需要十五年的时间，漫长的十五年，尽管这十五年像一场梦一样过去了。

看看四周，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大山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地立在那里，站在城堡的围墙上依然可以看到那些灌木丛，有些可能是新长出来的，但为数很少。天空依然是原来的天空，鞑靼人沙漠依然是那个沙漠，如果不算台地边上的那根黑色的高杆和那条笔直的带状物的话。由于光线的关系，这一带状物时隐时现，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条道路。

对于大山来说，十五年只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一瞬，也没有对城堡的那些碉堡造成什么破坏。对于人来说，这可是漫长的行程，尽管人们并不觉得很长，因为时间过得很快。脸还是那张脸，差不多还是那张脸，习惯没有改变，连值勤的班次、军官们每天晚上说的那些话也都没有变。

如果靠近来看的话，还是可以从脸上看出年轮的痕迹。后来，驻军的人数减少了，很长一段围墙没有派人守护，那些地方没有口令也可以去，哨兵小组只部署在几个关键地点，甚至决定将新要塞关闭，只是每隔十天派一个小分队去巡逻一遍。总之，上级司令部已经不再看重巴斯蒂亚尼城堡。

北方荒原上修建道路的事，总参谋部并没有认真看待。有人说，这又是军事司令部通常的那些不合逻辑的事例之一；有的则说，首都肯定早就知道了。结果很明显：这条大道没有任何入侵的目的，除此之外也没有另外的解释，尽管前面说的解释并不很令人信服。

城堡里的日子依然单调，没有一点儿生气。尼科洛西中

校、蒙蒂少校和马蒂中校都已退休。驻军由奥尔蒂斯中校负责，除去裁缝普罗斯多奇莫之外，另外那些人的军衔都已提升，他仍然还是上士。

九月的一个晴朗的上午，德罗戈——现在是乔瓦尼·德罗戈上尉了——骑马走在从平地到巴斯蒂亚尼城堡的那段陡路上。他有一个月的假期，但只过了二十天，他就返回来。在城里，他已经完全是一个局外人，老朋友各有前程，各个地位显赫，急急忙忙地同他打招呼，好像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军官。尽管德罗戈依然爱自己的家，但他回到家时，心里总是充满很难说清的苦涩。几乎每次回家都是空无一人，妈妈的房间总是空荡荡的；兄弟们老是到处乱转，一个兄弟结婚了，住在另外一座城市，还有一个兄弟老是出去旅行；客厅里没有一点儿家庭生活的痕迹；说一句话时声音显得很大，打开向阳的窗户，效果依然没有什么改善。

于是，德罗戈再次回到城堡，他的寿命已经减少了十五年。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时间过得飞快，甚至心灵都来不及跟着变老。由于时日的消失造成的隐隐约约的不安随着时日的增加而日益增长，德罗戈一直顽固地幻想着，从头重新开始仍然十分重要。德罗戈耐心地等待着他的美好时刻，可这一时刻一直没有到来，于是他想到，未来的时日为数不多了，这确实令人害怕，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了，那时，未来的日子好像漫无边际，好像是永远不会枯竭的财富，根本没有耗费殆尽的危险。

有那么一天，他突然发现，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到城堡后面的平地去了。他还发现，他根本没有想去的愿望，最近好多

个月以来（谁能知道确切地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上台阶再也不是两级两级地奔跑上去了。他想，真可笑，从体力上来说，他感到还是原来那样，一切正在重新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检验肯定是多此一举。

可以说，德罗戈在体力上并没有退化，如果骑马奔上台阶，肯定能够非常漂亮地完成任务，可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个。重要的是，他再也没有那样的愿望，他在饭后宁可晒会儿太阳而不是到沙石地上来回奔跑。重要的是这个，只有这个主宰着过去的那些岁月。

嗨，如果好好想想的话，这可能是每次只登上一级台阶的首个晚上！他感到有点儿累，确实，他的头脑中有个解不开的难题，他再也不想像通常那样去打牌。（当然，过去有时也出现过由于偶然的情绪不佳而不爬上去玩的情况。）这样一个疑问距离他已经很近：这个晚上对于他来说是不是一个很伤心的晚上，在这一确切的时刻，在这些台阶面前，他的青年时代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他是不是就再也不能回归到旧体系之中，就是后天、大后天也是如此，永远将是如此。

现在，德罗戈一边这样左思右想，一边顶着阳光走在那段很陡的小路上，那匹马有点儿累了，慢腾腾地走着，就在这时，谷地对面有人在喊他。

“上尉先生！”他听到有人在叫自己，于是转过脸看着深谷对面的另外那条路，那边是个年轻军官，也骑在马背上。他看不清是谁，但能看清军衔，是一名中尉。他想，也许是城堡内

的另外一名军官，像他一样休假后正要返回城堡。

“什么事?”德罗戈停下来按规矩与对方打过招呼后这样问。他想，是什么原因会使这个中尉在这样一种场合以这么随便的口气喊叫他呢?

对方并没有回答。“什么事?”德罗戈再次大声问道，这次他的声音中透露出轻微不满的意味。

那个陌生的中尉直挺挺地骑在马上，以手势表示回礼，然后一口气回答说：“没什么，只是想同您打个招呼!”

德罗戈觉得这样的解释有点儿愚蠢，几乎是一种冒犯，让人想到简直是在开玩笑。距离桥头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到了桥头，两条路才会交会到一起。有什么必要像小市民那样大呼小叫呢?

“您怎么称呼?”德罗戈大声问。

“莫罗中尉!”对方回答，或者是，上尉觉得好像是这么个姓氏。他问，是莫罗中尉吗?城堡中没有一个人姓这个姓。也许是新来服役的一个下级军官?

他想到了那个遥远的日子，那一天他前来城堡服役，正是在谷地的这个位置遇到了奥尔蒂斯上尉；他也想到，那时他也是急于要同路上遇到的一个人打招呼；他还想起了穿越谷地时令人尴尬的对话，只是在想到这些之后才有被深深打动的感觉，内心里有痛苦的共鸣。

他想，太像那天的情景了，不同的只是，角色换了，现在是他德罗戈，是他这个老上尉到巴斯蒂亚尼城堡去，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上百次，而那个叫做莫罗的新中尉是个陌生人。德罗戈知道，一代人就这样转眼之间消失了，他已经活到生命

的最高峰，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其中就有他在遥远的那天所看到的那个奥尔蒂斯。他已经四十多岁，什么好事都没有遇上，没有子女，在这个世界上是名副其实的孑然一身。德罗戈看看四周，四下里空无一人，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确实是在走下坡路。

他看到了长着灌木丛的山崖，山崖上湿乎乎的裂缝，远处的山峰，一座接一座立在天际，以及亘古不变的大山轮廓。也看到了谷地对面的那个新来的中尉，后者显得腼腆，像个外乡人，他肯定也在幻想着在这座城堡待上几个月就走人，肯定也在梦想着辉煌的前程，用武器获得的荣光和浪漫的爱情。

他用手拍了一下马的脖子，它很听话地转过头来，但肯定不懂他的意思。德罗戈的心紧了一下，遥远时代的梦想，永别了；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永别了。太阳暖洋洋地照着人们，令人精神焕发的空气从谷地涌来，草地上传来青草的清香味，鸟鸣伴着溪流哗哗流动的声响，构成美妙的音乐。德罗戈想，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美好的一天。让人吃惊的是，从外表来说，这一天与他年轻时那些美妙的上午没有任何区别。他的马又走起来。半个小时之后，德罗戈看到了那座桥，两条路就在那里交会。他想再过一会儿，就可以同那个新来的中尉说话了，他感到这好像是在接受处罚。

第二十六章

现在，修建道路的那项工程结束了，可为什么外国人这时消失不见了？为什么人员、马匹和车辆都返回平地、消失在北方的浓雾之中不见了？整个这一工程没有任何目的？

确实可以看到，挖土的人一队一队地走了，慢慢变成了小小的黑点，就像十五年前那样，只有用望远镜才能看清那些黑点。士兵可以在这条大路上毫无阻拦地前进了，军队现在可以开过来向巴斯蒂亚尼城堡发动进攻了。

然而，军队并没有开来。鞑靼人沙漠上依然只有这条孤零零的大道，只有人类活动那独一无二的痕迹躺在这多少年来一直荒无人烟的沙漠之上。军队没有前来发动进攻，一切好像是被搁置下来，谁也说不清要搁置多少年。

于是，北方的荒原又毫无生气了，一动不动地停在北方的

浓雾之下。城堡的生活依然按部就班，哨兵们依然迈着同样的步伐在巡逻小道上走来走去，军人喝的汤依然是原来的汤，新的一天与过去的一天没有区别，永无休止地重复着，很像一个士兵永远迈着同样的步伐在巡逻。可是，时间仍在前进，并不顾及它周围的人们，依然在这个世界面前向前移动，将美好的事物压制下去，没有一个人能够躲开它的步伐，甚至连刚刚生下的孩子，还没有起名字的孩子也是如此。

德罗戈的额上也开始有了皱纹，头发开始花白，步子不像以前那样轻盈，生活的洪流已经将他抛到另一边，抛向边缘的旋涡，尽管他还不到五十岁。德罗戈自然不再带队值勤，而是有了自己的指挥办公室，就在奥尔蒂斯中校办公室旁边。

天色暗下来之时，为数很少的值勤人员再也无法阻止黑夜将整座城堡笼罩起来。围墙的绝大部分有人守卫，再远的地方就只能听任黑夜去笼罩，让孤寂之感去蔓延了。这座老城堡很像一座海上孤岛，四周一片荒蛮：左边和右边是大山，南面是长长的人迹罕至的峡谷，北方就是鞑靼人沙漠。深夜在防御工事的迷魂阵中发出了神秘的响声，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哨兵的心揪了起来。从围墙的另一端又传来喊声："注意警戒！""注意警戒！"但是，哨兵需要使用很大的力气呼喊，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大拉开。

德罗戈最近感觉到了莫罗中尉开始表现出的苦恼，这很像他年轻时那一切的不折不扣的翻版。莫罗中尉一开始也害怕起来，去找西梅奥尼少校，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马蒂，莫罗也被说服暂时先留四个月，最后自然落入圈套。莫罗也被派去固守北方的平地，那里现在有那条新大道，由此他也开始产生

了好战的希望。德罗戈有时想同莫罗谈谈，告诉他要小心，在来得及之前赶紧离开。这也是因为，莫罗是个很可亲的小伙子，办事也很认真。可是，总是有那么一些杂七杂八的事给耽误了，没有谈成。另外，或许这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

灰蒙蒙的白天接连过去了，黑暗的夜间跟着也接连过去了。德罗戈和奥尔蒂斯（或许还有另外的某个老军官）感到焦急，害怕时间来不及了。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消失，外国人一直没有动静，好像已经消失不见了，好像用了那么长时间进行较量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可是，这座城堡依然扣留着这些可怜的人，这些人在时间的飞逝面前毫无办法，也许他们的大限不会太远了。过去，回顾生命中的两大期限时，仿佛根本没有那回事，还相当遥远，因此现在就更觉得似乎突然之间就来到了眼前。为了继续下去，每次都要换一种新办法，找些新的参照标志，或者用那些比自己还不如的人来自我安慰。

最后，奥尔蒂斯也要退休了。（这时，在北方的荒原上依然没有发现哪怕一点点生命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一点点亮光。）奥尔蒂斯中校将指挥权交给新司令西梅奥尼，将部队集中到庭院里，那些正在值勤的小分队自然除外。他勉勉强强地讲了几句，然后在勤务兵的帮助下骑到他那匹马上，向城堡的大门外走去。一个中尉和两个士兵紧随其后。

德罗戈陪他走到平地边上，他们就在那里告别。那是夏天的一个上午，天空有些云，云影遮住大地的一角，显得很古怪。奥尔蒂斯中校从马背上下来，把德罗戈拉到一边，两个人沉默不语，不知道该如何告别。然后，他们勉强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这些话同他们心里所想的是多么不同，又是多么不

足以表达他们的内心所想。

“对于我来说，生活已经变了。”德罗戈说，“我几乎也想离开，几乎想递交辞呈。”

奥尔蒂斯说：“你还年轻！那样就太傻了，你还来得及！”

“来得及什么？”

“来得及见到战争。你将看到，过不了两年。”（他嘴上这样说，心里想的却是不要这样，实际上，他祝愿德罗戈像他一样离开，并没有任何重大运气，他觉得，不然的话就太不公平了。是的，他和德罗戈确实是好朋友，他也希望德罗戈什么都好。）

然而，德罗戈什么也没说。

“你将看到，过不了两年，确实是这样。”奥尔蒂斯坚持说，可他心里想的依然是另一种情况。

“哪里是两年，”德罗戈终于说，“几个世纪过去了，这样依然不够。现在，那条路也放弃了，不会有任何人从北方打过来了。”他嘴上讲的是这些，可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年龄算什么，他依然坚持，从年轻时开始，对于注定要发生的事的预感仍然保留在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美好的生活仍然会重新开始。

他们沉默不语，两人都感觉到了，那些话已经使他们形同陌路。可是，他们在同一道围墙之内抱着同样的梦想共同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之久，能说些什么呢？他们共同走了很长一段之后，现在走上了两条道路，一条通向这边，一条通向另一边，两条路越来越远，各自通向互不相知的地方。

“今天的太阳真好！”奥尔蒂斯这样说。说完用老年人的昏

花眼光望着这座将永远不会再来的城堡。城堡依然是原来的样子，依然是灰头土脸，依然是那种稀奇古怪的面貌。奥尔蒂斯用力望着城堡，除去德罗戈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出他是多么痛苦。

“是有点儿热。”德罗戈回答说。这时，他想起了玛丽亚·韦斯科维，想起了很久之前在那个客厅里的谈话，当时，钢琴弹奏的带着伤感意味的和弦从附近传来。

“天很热，确实很热。”奥尔蒂斯也这样说。两个人笑了一下。这是不谋而合的暗示，意思是说，双方都知道刚才说的那些蠢话是什么意思。现在，一片云的阴影遮住他们，整片平地也被遮住，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阳光仍然照着城堡，对比之下，城堡更显得神秘莫测，在上面闪着亮光。两只大鸟在第一座要塞上空盘旋，远处传来隐隐约约几乎难以听到的号声。

“听到没有？是号声。”那位老军官说。

“没有，我没有听到。”德罗戈这样回答，他其实是在说谎，因为他隐约觉得这样说才会使他的朋友高兴。

“或许是我听错了。离得太远了，确实很远。”奥尔蒂斯承认说，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接着又吃力地补充了一句，“你还记得第一次的情况吗？那时你刚到，你有些害怕。你不想留下来，还记得吗？”

德罗戈只能回答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好像有一团怪怪的东西堵到了喉咙口。

奥尔蒂斯想了一会儿之后，又讲了一件事：“谁知道呢？”他说，“也许发生一场战争的话，我还会有用。也许我还会有

用，在一场战争中，正如你看到的，其余的一切都是零。”

阴云移开了，已经移到城堡上空，正在向空旷的鞑靼人沙漠移过去，正在毫无声息地向着北方移动。永别了，永别了。太阳露出脸来，两个人的身旁又出现了阴影。奥尔蒂斯和他的随从人员的马匹在二十多米开外的地方，用它们的前蹄刨着石块，显然是等得不耐烦了。

第二十七章

又一页翻过去了，时光在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飞逝。德罗戈的那些同学几乎都对工作已经感到厌倦，他们的胡子已经花白，修剪得整整齐齐，举止端庄地走在街上，人们带着敬意同他们打招呼。他们的子女已经成人，有的已经当上了爷爷。现在，德罗戈的老朋友喜欢站在自己建起来的房子门口东看看西看看，对自己的一生感到很满意，这一生像生活的河水一样在奔流中前进。他们喜欢在人群中分辨出自己的孩子，督促子女们加快步伐，超越他人，成为人上人。乔瓦尼·德罗戈却依然在等待，尽管每过一分钟希望都在渐渐消失。

是的，现在他终于也变了。他已经五十四岁，军衔已经升为少校，在人数大大减少的城堡内，他已经是第二号人物。就在不久以前，好像还没有太大的变化，还可以说他很年轻。现

在，为了锻炼身体，他偶尔会骑着马到平地上转两圈，尽管这也有点儿累。

后来，他的体重开始减轻，脸色憔悴发黄，肌肉松弛。他的肝有些问题，罗维纳大夫说，人老了，再加上在山上待了这么多年不肯离开。可是，罗维纳大夫的那些药片没有什么效果，德罗戈早上醒来时感到全身疲累，一直到脖子都感到很累。然后，他坐在办公室里，只希望快点儿天黑，以便躺到沙发或者床上好好睡一觉。罗维纳大夫说，由于体质的全面下降，肝脏的问题会更加严重，可是，奇怪的是，由于德罗戈坚持要这样活下去，肝脏的问题竟然消失了。不管怎么说，那只是暂时的问题，罗维纳大夫说，在这样的年龄段，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也许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麻烦。

于是，在德罗戈的生活当中又增加了另外一项期待，即能够彻底痊愈。不过，他并没有显出很不耐烦。北方的沙漠依然空空荡荡，没有任何迹象让人预感到敌人会突然之间冒出来。

“你的脸色好多了。”几乎每天都有一些战友这样对德罗戈说，可是，说实在的，他自己一点儿都没有感到好转，哪怕只是一点点好转。是的，头痛的毛病已经好了，早先令人难以忍受的腹泻也痊愈了，没有什么痛苦再来折磨他了。可是，整个人精力越来越不济。

城堡司令西梅奥尼对他说：“你去休假吧，去休息一段，到一座海滨城市休息一段肯定会有好处。”德罗戈对他说，他不想去，因为已经感到好多了，还是留在这里更好一些。西梅

奥尼摇着头想再劝他，好像他拒绝这么宝贵的建议太不领情，而且去休假完全符合规定，对这里的防务和他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什么不好。由于西梅奥尼甚至能使马蒂灰溜溜地离开，所以也能让其他人感觉到他那严格按规章办事所造成的压力。

不管讲的是什么，他的每句话在表面上都很亲热，所有的人听起来却总是有那么一点儿训斥的意味，好像只有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只有他是城堡的支柱，只有他想方设法处置没完没了的麻烦事，不然就会一团糟。马蒂在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没有像西梅奥尼这样虚伪。马蒂没那么谨慎，冷酷之心会暴露出来，有时其生硬粗暴反而不会使士兵生气。

幸运的是，德罗戈已经成了罗维纳大夫的好朋友，在留下来不走这件事上，他已经得到了这位大夫的暗中支持。一种隐隐约约的迷信想法对他说，如果他因病离开城堡，就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正是这一想法使他焦急不安。是的，二十多年前，他确实是想离开，后来开始在这个驻防地平静辉煌地生活，夏天进行演习，另外就是打靶、赛马、演戏以及结社、结交漂亮女人。可是，现在还有什么？再有不多几年他就该退休了，晋升的路已经到头，在某个司令部给他一个位置几乎不可能，这也是因为他的服役期即将结束。他只能再留不多几年，已经是最后的服役期，或许还不到完结之时希望发生的事就会发生。他已经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年，现在至少要等到最后一分钟。

为了快点儿好起来，罗维纳大夫建议德罗戈尽量不要劳累，建议他整天躺在床上，紧急事务可以让人拿到房间里来处理。这发生在三月份寒冷的一天，那天下着雨，山上有很多地

方发生了坍塌，整个的小山头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就坍塌下来，碎成碎块掉进深渊，凄凉惊人的声响在夜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好像费了多大劲儿似的，美好的季节才开始到来。山口的积雪融化了，但是，带着湿漉漉气息的浓雾依然笼罩在城堡上空，需要很有力的太阳才能驱散，然而，山谷间的空气仍然带着冬天的冷意。可是，一天早上，德罗戈看到，一缕阳光照到木地板上，形成一条很美的光带，可以感觉到，春天来了。

德罗戈听任一种希望盘旋在自己头脑之中，这就是，希望与美好季节一起到来的是他身体的复原。春天，在陈旧的梁檩之间也出现了生命的气息，夜间也可以听到梁檩间那些不间断的响声。一切好像都要重新从头开始，世界上充满健康和愉快的气息。

德罗戈反复想着这一点，于是便想起了著名作家有关这一议题的描写，希望这样能够使自己鼓起信心。他从床上起来，摇摇晃晃来到窗前。他感到有些头晕，心里想着，好多天卧床不起，一旦起来都会这样，即使已经痊愈也是如此，以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头晕消失了，德罗戈可以观看明媚的阳光了。

没有边际的欢乐气息在各地传播。德罗戈无法直接确认这种情况，因为在他面前有一堵大墙，他可以不费力气地猜想到这种气息在传播。甚至连那陈旧的墙壁、庭院里的红色土地、褪色的木凳、空无一物的旧车、缓慢走过的一个士兵好像都很高兴。谁知道围墙外面又是什么样呢！

他想穿上衣服，搬个椅子去露天晒晒太阳，可是，一阵轻微的颤抖使他害怕，这使他只得又回到床上。“可是，今天我感觉好多了，真的好多了。”他这样想，尽量说服自己这不是幻想。

在春天这个美妙的上午，时光在静悄悄地前进，地板上的那条阳光带在慢慢移动。德罗戈偶尔看它一眼，一点儿都不想处理床边桌上堆积的那些文件。另外，这里十分安静，静得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偶尔传来的号声也没有打破这种寂静，蓄水池漏水的声音也没有给这种寂静带来损害。德罗戈就是被提升为少校之后也没有要求更换居住的房间，这几乎就是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不会给他带来好运。而且蓄水池的漏水声他也早已习惯了，不会再给他带来任何烦恼。

德罗戈看着一只苍蝇，它停在地板上的那条阳光带中。在这个季节，竟然有苍蝇，不知道它是怎么度过寒冬生存下来的。他看着它，它小心谨慎地慢慢爬着，这时有人在敲门。

德罗戈注意到，敲门的声音与通常不一样。肯定不是那个勤务兵，也不是司令部的上尉科拉迪，这个人习惯喊一声报告，更不是平时习惯到这里来的那些人。德罗戈说：“请进!”

门开了，老裁缝普罗斯多奇莫走进来，他已经驼背，穿着一身古怪的衣服，应该是过去上士穿的那种军装。他急急忙忙地向前走了一步，用右手食指打了个手势，意思显然是围墙外边出了什么事。

“来了！他们来了！”他低声叫着，好像这是一个重要机密。

“什么人来了?”德罗戈问。他看到裁缝这么激动，心里想着：“真糟糕，这个家伙又要谈起来没完了，至少得一个小时。”

“他们从那条大路上过来了，如果上帝要这样的话，从北边的那条大路上过来了！所有的人都到屋顶看去了。”

“从北边的那条大路上？过来的是部队?”

“整营整营的部队!”老头禁不住喊起来，一边还攥紧了拳头，“这次肯定不会错，而且总参谋部也来信了，通知说将派增援部队到这里！要打仗了！要打仗了!”他喊着，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点儿害怕。

“已经可以看见了?”德罗戈问道，“不用望远镜也可以看到了?”（他起身坐到床边，感到极为不安。）

“我的上帝，什么看见看不见！大炮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人数过，一共是十八门!”

“再有多长时间他们就能发动进攻？还有多长时间?”

“噢，有了那条大路，他们进展神速，我敢说，再有两天就到这儿了。两天，最多两天!”

这张该死的床，德罗戈自言自语，从一早开始我就被困在这张床上。他心里甚至没有想过，普罗斯多奇莫会不会在说谎，突然之间他就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甚至感觉到，在某种程度上说，空气也变了，甚至阳光也变了。

“普罗斯多奇莫，”他一边喘着一边说，“去给我把卢卡，就是我的勤务兵叫来，不用按铃，要他立即到司令部去等着，有人会给他一些地图。快点儿，请你赶快去!”

“快，振作起来，少校先生!”普罗斯多奇莫边向外走边嘱

咐，“不要再想您的病了，您也到围墙上去看看吧！”

普罗斯多奇莫急急忙忙走了，忘了把门关上。可以听到他穿过走廊走出去的脚步声，接下来依然是一片寂静。

“上帝，让我好起来吧，我求求你了，甚至让我好那么六七天也行啊。”德罗戈默祷着，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他想马上站起来，无论如何都要站起来，马上到围墙上去，让西梅奥尼看到他，让这个家伙知道，他不会缺席，他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他像通常那样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他像是根本就没有病倒。

砰！走廊里刮过来的一阵风狠狠地吹着房门发出一声巨响。寂静之中，这声巨响发出很大的回声，而且让人觉得非常难听，这一巨响好像就是对德罗戈默祷的回答。为什么卢卡还不来？这个傻瓜，不是只要爬两节楼梯就可以来了吗？

好了，不必等他了。德罗戈下了床，一阵眩晕袭来，但不一会儿就慢慢消失了。他来到一个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那张脸显得那么可怕，黄而消瘦。德罗戈想对自己说，这是那把胡子闹的。他仍然穿着睡衣，步履蹒跚地在房间里寻找刮胡刀。为什么卢卡不马上来？

砰！风刮过来，房门又这样响了一声。“真是见鬼了！”德罗戈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把门关好。这时，他听到了那个勤务兵走来的脚步声。

乔瓦尼·德罗戈少校刮过胡子穿好衣服——但他感到军装很肥大，身子在里面可以晃来晃去——从房间里走出来，向走廊走去，他觉得，这条走廊好像比平时长得多。卢卡走在他旁

边，略微靠后一些，好随时去搀扶少校，因为他看到这位军官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站稳。现在，眩晕又突然袭来，德罗戈只得停下脚步，手扶着墙壁。他想："我太激动了，依然是神经质在作怪。但是，总的来说，我感到很好。"

确实，眩晕已经过去，德罗戈来到城堡屋顶最高处，那里正有好多军官用望远镜观察山头之间可以看得到的那块三角形地带。阳光很亮，德罗戈感到有点儿晃眼，他已经不习惯这样的阳光了。他含混地回答着在场军官的问候。他觉得，那些下级只是心不在焉地同他打招呼，好像他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或者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裁判员，也许这只是心肠不好的人所作的解释。他们认为他已经没有用了？

这种坏念头只持续了不一会儿，更大的担心很快又冒出来，这就是他对战争的担心。德罗戈首先看到的是，在新要塞顶上升起一股细细的烟柱，这就是说，岗哨重新作了安排，已经采取了特殊措施，司令部已经开始行动，但没有一个人征求他的意见，他可是这里的第二号人物，甚至没有一个人将这些告诉他。如果不是普罗斯多奇莫主动来叫他的话，德罗戈可能仍然躺在床上，对这样的威胁一无所知。

他感到极为愤怒，极为痛苦，眼前发黑，不得不扶住墙头，极力控制自己，不让别人看到他的身体虚弱到了什么程度。他感到，在这些怀着敌意的人中间，自己是多么孤独。是的，这里有些年轻军官，比如莫罗中尉，他们对他不错，可是，这些下级人员的支持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有人打立正的声音。西梅奥尼中校满

脸通红，急匆匆走过来。

“我到处找你，都找了半个小时了。”他对德罗戈喊着，“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他很亲热地走过来，皱着眉头，好像非常担心，急需德罗戈的建议。德罗戈感到自己似乎已经缴械投降，原来的愤怒一扫而光，尽管他完全知道，西梅奥尼是在迷惑他。西梅奥尼原来认为，德罗戈不能动，没有必要再理会他，所以自己作了决定，至多不过是在一切过去之后再告诉他而已。后来，有人告诉他说，德罗戈在城堡内乱转，在寻找他，急着要向他表明自己的诚心。

“我这里有斯塔齐将军的一份命令，”西梅奥尼说，以防德罗戈提出任何疑义，然后把他拉到一边，以免别的人听到，“今天上午即将来两个团，知道吗？你说，我让他们住到哪儿？”

“两个团来增援？”德罗戈吃惊地问道。

西梅奥尼把命令递给他。将军宣布，为了安全起见，担心敌人有可能挑衅，已经调第十七步兵师的两个团增援城堡，随第二份命令还将派去一个轻型炮兵大队。另外还决定，一旦可能，将恢复原来的驻防编制，也就是说，兵员将恢复满额，应为这些军官和士兵准备营房。自然，一部分需要在野外驻扎。

“另外，我已派一个排前往新要塞，我这样做很好，对吧？”西梅奥尼马上又说，以不让德罗戈有机会回答，“你看到他们没有？”

“是的，是的，你这样做很好。”德罗戈吃力地回答说。西梅奥尼的话好像从远处传来一样进入他的双耳，显得有点儿不

像是真实的人声，周围的东西晃来晃去，让人很不舒服。德罗戈感到难受，一阵剧痛突然袭来，他的心思完全集中到怎么努力站稳。“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他在心里默念着，“帮帮我吧！”

为了掩饰虚脱，他要人递给他一个望远镜（依然是西梅奥尼中尉的著名的望远镜），双臂支在墙头上向着北方观望，这个墙头使他站稳没有摔倒。嗨，要是敌人能等一等该多好，哪怕只等一点点时间，一个礼拜就可以，他就能够恢复一点儿，他们已经等了好多年，难道就不能再等几天，仅仅是几天？

他在望远镜中观察着那个能够看到的三角形地带，希望不要发现任何东西，大路上空无一人，没有任何活的迹象。德罗戈在等着敌人打过来的期待中耗费了自己的生命之后，他希望的仅仅就是这些。

他希望什么也不要看到，可是，一条黑带斜着穿过白茫茫的平地，这条黑带在慢慢蠕动，很多人和辎重组成的队伍正在向城堡这边移动。根本不是防卫边界时所需要的少数人组成的部队。这是北方的大部队，他们终于来了，不知道他们……

就在这时，德罗戈在望远镜中看到一个黑影，这个黑影突然旋转起来，黑影越来越深，眼前成了一片漆黑。他的身子一软，像木偶一样在墙头上瘫倒下来。西梅奥尼及时将他扶住，扶着他没有生命气息的身子，透过衣服感觉到了他消瘦的骨架。

第二十八章

乔瓦尼·德罗戈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蓄水池漏水的声音偶尔传来，其余再也没有别的声音，尽管城堡内骚动不安，这骚动每一分钟都在扩展。德罗戈完全被孤立了，他极力想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现在究竟如何，丧失的体力是不是开始恢复。罗维纳大夫对他说过，也就是几天的事。可是，到底是多少天？是不是能够赶在敌人到来之前至少可以站起来，穿好衣服，奋力登到城堡顶上？他时不时地从床上起来，每次起来都感到比前一次好些。他不扶墙来到镜子前，可是，脸色越来越黑，越来越消瘦，这种样子使他的新希望又破灭了。一阵眩晕使他脸色发白，只好又趔趔趄趄地回到床上。这个可恶的大夫，他竟然治不好我的病。

地板上的光带变成了一大片亮光，应该至少十一点了。庭

院里传来异样的声音，德罗戈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这时，城堡的最高指挥西梅奥尼中校来到他的房间。

“怎么样？”他热情地问道，“好一点儿了？可你的脸色相当不好，知道吗？”

“我知道。”德罗戈冷冷地回答，“北方的人又向前移动了？”

“不是什么向前移动，”西梅奥尼说，“他们的大炮已经到了台地的最高处，现在正在部署……可是，对不起，你得原谅我，如果我来是为了……这儿简直成了地狱。今天下午第一批增援部队就到了，我现在只有五分钟的空闲……”

德罗戈说：“希望我明天能站起来，我可以多少给你一点儿帮助。”他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这使他吃惊。

“哦，不，不，你不必想这些事，你应该想着赶快痊愈，不要以为会把你忘到一边不管。倒是相反，我得到一个好消息，今天将派一辆漂亮的车来接你。不管打仗还是不打仗，大家毕竟是朋友……”西梅奥尼竟敢这样说。

“一辆车来接我？为什么来接我？”

“是来接你，当然是来接你。你不要一直待在这所破房间里，城里会给你提供更好的治疗，用不了一个月你就可以痊愈。你不必惦记这里，反正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极度的愤怒涌到德罗戈的胸口。他放弃了一生中最好的东西等待着敌人的到来，三十多年来这唯一的信念一直鼓励着他，可正是现在，就在战争终于到来之际，他们要把他赶走？

“你们应该听听我的意见，至少应该这样。”他回答说，声音因愤怒而颤抖，“我哪儿也不去，我要留在这里。我的病并非像你想的那样严重，明天我就起来去……”

"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们什么都没做。要是这样激动的话，你的病会更加恶化。"西梅奥尼这样说，同时极力装出理解的微笑，"只是，我觉得这样更好，罗维纳大夫也说……"

"罗维纳说什么？是罗维纳让你去要的车？"

"不，不是。关于车的事没有同罗维纳谈过，可他说，换一下环境对你有好处。"

德罗戈这时想作为朋友对西梅奥尼说真心话，想把自己的真心向他敞开，就像对奥尔蒂斯那样。另外，西梅奥尼毕竟也是一个男人。

"西梅奥尼，"他改变了语调，以试探的口气说，"你也知道，在这里，在这座城堡……大家都抱着一种希望……这是很难说出口的事，可是，你也知道得清清楚楚。"（他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某些事怎么才能让这么一个人清清楚楚地了解？）"如果不是为了这种可能……"

"我不懂这些。"西梅奥尼以明显的不耐烦口气说。（他想，德罗戈也变成矫揉造作的人了？疾病把他折磨得如此不经一击了？）

"可是，你应该懂。"德罗戈继续坚持，"我在这里等待了三十多年……很多好机会我都放过了。三十年不是一天半天，完全就是为了等待这些敌人到来。现在，你不能强人所难……现在你不能这样强迫我离开，我有权留下来，我认为……"

"好了，"西梅奥尼怒气冲冲地说，"我想，我是为了你好，你竟然这样报答我。真是好心不得好报。我专门派了两个传令兵，特意让一队士兵晚点儿出发，好给派来的车让出路来。"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对你讲。"德罗戈说，"我应该感谢你，你做得都对，这我知道。"（他想，嗨，多么不幸，居然得善待这么一个无赖。）他又不假思索地说："另外，那辆车可以留在这里，现在我的身体条件也不可能走这么远的路。"

"刚才你说，明天你就可以起来，现在又说你连车都坐不了，对不起，我连你真的想要什么都弄不懂了……"

德罗戈极力想纠正："哦，不是这样，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走这么远的路是一回事，前往巡逻小路是另外一回事，可以让人给我拿一个凳子，如果我感到虚弱，可以坐下来。"（他想说搬一张"椅子"，这样说好像太可笑。）"在那里我可以监督后勤，至少我能够看着。"

"留下来，那就留下来吧。"西梅奥尼这样说，好像是要结束谈话，"可是，我真不知道该让马上就到的军官住在哪里，我总不能让他们睡在走廊里吧，总不能让他们睡地下室吧！这个房间至少可以放三张床……"

德罗戈冷冷地盯着他。西梅奥尼竟然走到了这样的地步？他把他德罗戈赶走竟然只是为了腾出一个房间来？仅仅只是为了这个？德罗戈想，根本不是什么关心，根本谈不上什么友谊，真应该让这么一个恶棍自作自受才好。

看到德罗戈不说话了，西梅奥尼来了劲，再次说："这里完全可以放三张床。两张在这堵墙这边，另外一张放到那个角上。看到没有，德罗戈？如果你听我的，"他一点儿客气都不讲地解释说，"如果你完全听我的，就能够方便我承担起职责，而如果你留在这里，对不起，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你现在这种状况，我看不出你能做什么有益的事。"

“好了，”德罗戈打断了他，“我懂了，现在，到此为止吧。请吧，我的头也疼起来了。”

“请原谅，”对方说，“如果我坚持的话，请原谅。可是，我必须尽快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反正车已经在来的路上了，罗维纳也同意你离开，这样这里可以腾出一个房间，你会更快地好起来。说到底，让你这个病人留在这里，如果出点儿什么不幸的话，我也担着很大的责任。说真的，你让我担着很大的责任。”

“你听我说，”德罗戈回答说，可是他知道再这样争取也显得有些荒唐，一边这样说着，一边盯着那条沿着木墙斜着向上移动的光带，“如果我说不的话，请原谅。可是，我愿意留下来。你不会有任何麻烦，我愿向你担保，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写一份书面担保。去吧，西梅奥尼，让我安静安静，我可能没有几天活头了。让我就留在这儿吧，我在这个房间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轻蔑地看着他这位有病的战友，脸上带着坏意的微笑，换了一种口气说：“如果我作为上级要求你呢？如果我说的是命令，你能说什么呢？”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看看会有什么反应，“这一次，亲爱的德罗戈，你没有表现出平时所具有的军人精神，我不得不向你指出这一点来，这让我很遗憾。不管怎么说，你肯定得走，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来换你。我也不得不承认，确实遗憾，可是，人这一辈子不能什么都得到，也需要听天由命……现在我让你的勤务兵过来，你把东西整理一下。来的应该是两辆车。好了，等会儿咱们再见……”

他这样说完之后故意急急忙忙走了，显然是为了不让德罗戈再有机会提出异议。他用力关上门，快步向走廊走去，像个非常满足、完全控制了局面的人物。

现在这里只剩下可怕的寂静。咚！墙那边传来蓄水池漏水的声音。除去德罗戈的急喘，房间里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那急喘之声很像啜泣。外面阳光明媚，明丽得几乎超过其他任何一天，连石块也被晒得开始发烫了。远处传来水从陡壁上流下去的单调声响。敌人聚集到城堡下面那块台地上，平地的那条大路上，大批人马辎重正在源源不断地涌过来。城堡前的斜坡上，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军需供应情况正常，士兵部署妥当，武器也已全部检查过。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北方，尽管由于大山阻挡什么也看不到（只有新要塞可以看清所有情况）。现在很像很久之前的一天，那天外国人前来划界，也像当时一样，心吊在半空里，既害怕又有点儿兴奋。总之，没有一个人还想着德罗戈，他正在勤务兵卢卡的帮助下穿好衣服，准备马上离开。

第二十九章

那辆车确实很体面，走在乡间道路上甚至可以说有些奢华，如果不是窗口有军团徽章，人们会以为这是一辆富翁的豪华车辆。车夫的座位上坐着两个士兵、马车夫和德罗戈的勤务兵。

首批增援部队已经抵达城堡，这里是一片纷乱，在这种乱哄哄的气氛之中，没有人太多地注意这个面无血色的消瘦军官，他正从楼梯上慢慢下来，向门口外的那辆车走去。

明媚的阳光照着平地，这时可以看到，士兵、马匹和骡子组成的长长的队伍由谷地而来，正在平地上前进。军人尽管因为急行军而显得很疲累，但他们仍然加快步伐，快速向城堡前进。队伍前的鼓乐手很突出，他取下乐器的灰布套，像是很快就要奏乐。

有几个人来同德罗戈告别，但只是很少几个，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人数众多。看来，大家都知道他要走了，在城堡的军官序列中他已经无足轻重了。莫罗中尉和另外一名军官来向他道别，祝他一路顺风，可是，伴随着这么好的祝愿的是平平淡淡的情感，那正是年轻人对老一代人的那种平淡情感。其中一个人对德罗戈说，西梅奥尼司令先生要他等一会儿，这个时候他忙极了，实在过不来，希望德罗戈少校先生像通常那样耐心等待几分钟，司令一定会来的。

但是，德罗戈一上车之后就下令马上出发。他把窗帘向下拉了一下，以便能够呼吸车外更多的新鲜空气，腿上盖了两三条深色的毯子，军刀在毯子上闪着寒光。

车子颠簸着向那片满是石块的平地走去，德罗戈的行程转变了方向，开始向最后的终点走去。德罗戈坐在座位上，将脸转向一边，他的头随着车轮的颠簸晃来晃去。他看着城堡的黄墙，那堵墙显得越来越矮。

就在那上边，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为了等待敌人，他忍受了三十多年；现在，外国人到了，就在这时，他被赶走了。可是，他的战友，那些在城里过着轻松快活日子的人们，就在这个当口，他们可以带着高高在上者的轻蔑笑意来收获这份给他们增光的猎获物了。

德罗戈盯着城堡灰黄色的围墙和灰头土脸的营房的轮廓，他从来没有这样死死盯着这些东西看过，苦涩的眼泪慢慢从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下来。一切就这样可怜地结束了，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对德罗戈来说，有用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了，确确实实

地一点儿也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孤身一人，而且有病在身，人家把他赶走了，像麻风病人一样赶走了。可恶的东西，可恶的东西，他这样默念着。可是，他还是想，随它去吧，什么也不想了，不然的话，强烈的愤慨会涌上心头，难以忍受。

太阳已经开始向西偏去，可是，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两个士兵坐在车夫座上，若无其事地闲谈着，是停是走，他们都不关心。他们听天由命，不会有什么荒唐的想法使他们焦急不安。车子相当结实，确实是为病人用的车子，每遇到路上的一个坑它都晃动一下，像精密的天平。城堡和周围的风光显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淡漠，尽管城堡的围墙在春季下午的阳光中闪耀着怪异的光芒。

车子来到平地的边缘，从这里开始，大路就进入峡谷之中了，这时德罗戈想到，这是看那座城堡的最后一眼了，很可能是最后一眼了。他说："永别了，城堡！"但是，德罗戈有点儿头脑不清，竟然连让拉车的马停下来的勇气都没有，停下来再看这座老城堡一眼。经过多少世纪之后，只是到了这时，它真正的生命才即将开始。

德罗戈仍然可以看到那些黄色的围墙、歪歪扭扭的碉堡、神秘的要塞、缓冲地带侧面的黑色峭壁，但只能再看不多一会儿。德罗戈觉得——但这只是一转眼的事——那围墙突然向天上升去，闪着光，然后，突然被长着野草的峭壁挡住，大路就蜿蜒穿越于这些峭壁之间。

快到五点时，他们来到一家小旅店，路从这里开始从峡谷

的一侧蜿蜒。高处是一些红土中长着野草的山头和一些也许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山蜂，很像海市蜃楼，峡谷深处传来河水流过的响声。

他们的车在小旅店门前的小广场上停下来，这时，一个滑膛枪营正好从这里走过。德罗戈看着这些人走过，个个都很年轻，由于疲惫，脸色发红，脸上流着汗水，这些人吃惊地看着他。只有那些军官同他打招呼。在向前开拔的那些人当中，他听到一个人说："过你的舒服日子去吧，老家伙！"但是，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发笑。在他们前往参加战斗之时，他却怯懦地下山来到这块平地。那些士兵可能在想，多么可笑的一名军官，至少他们不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他也在走向死亡。

他无法摆脱那种说不清的昏昏沉沉的感觉，很像一片迷雾，或许是由于马车的颠簸，或许是由于病痛的折磨，也许仅仅是因为看到生命即将结束所产生的痛苦。对他来说，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绝对无关紧要。一想到他要回到自己的城市，步履蹒跚地在空无一人的家里转来转去，或者在床上一躺就是几个月，孤独烦恼，一想到这些他就感到害怕。他不想很快到家，决定就在这家小旅店过夜。

他在等着，等着那一营人全部走过，等着那些士兵的脚步扬起的灰尘落下来，等着他们的辎重的响声被河水的响声盖过，这才慢慢扶着卢卡的肩膀从车上下来。

一个女人坐在门口，专心致志地做袜子，脚边是乡村常见的摇篮，里面睡着一个男孩。德罗戈呆呆地看着那个男孩，他睡得是那么香，完全不同于大人；他睡得是那么深，那么优雅。在那个男孩的年龄，那些让人麻木的梦想还没有产生，小

小的心灵既没有妄想也没有愧疚，无忧无虑地在清新安谧中徜徉。德罗戈停下脚步，看着这个睡梦中的男孩，一股强烈的痛苦涌上心头。他想象着沉浸于梦乡之中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那是一个特殊的德罗戈，是他永远也不能认识的德罗戈。自己的身体已经是清清楚楚，瘦得皮包骨头，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张着嘴无法合拢。然而，有那么一天，他也曾睡得像那个男孩一样，也是那么天真优雅，也许也有那么一个有病的老年军官停下脚步来苦涩吃惊地盯着他。“可怜的德罗戈。”他自言自语地说。他知道自己是多么虚弱。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无限孤独，除去他自己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爱他。

第三十章

卧室里，德罗戈坐在很大的椅子上。这是很美妙的傍晚，清新的空气从窗口飘进来。他有气无力地望着天空，天色越来越蓝，紫红色的峡谷和山头依然沉浸于阳光中。城堡已经很遥远，连它周围的那些大山也看不到了。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应该是幸福的夜晚，哪怕是命运一般的人，也应该认为这是不错的时刻。德罗戈想到了黄昏时的城市，想到了人们对美好季节的焦急甜蜜的想望，沿着河边大道漫步的成双成对的年轻伴侣，从打开的窗口传来的钢琴弹奏的和弦，远方传来的火车汽笛声。他想象着从北方荒原上敌人营地打来的炮火，城堡上那些在风中摇曳的灯笼，大战前夕那非同寻常的不眠之夜。所有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有理由心存想望，哪怕只是很小很小的理由，所有的人都在想望，

只有他一个人除外。

下面，大房间里，一个人开始唱起歌来，然后是两个人的合唱，他们唱的是一首情歌。瓦蓝瓦蓝的天空上两三颗星星开始闪烁。在这所房间里，只有德罗戈一个人，勤务兵到下面去了。他想去喝上一杯，角落和家具下面好像有一些可疑的影子动来动去。有那么一刻，德罗戈似乎再也忍不住了（反正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知道），德罗戈少校有那么一刻感到，他的心绷得紧紧的，仿佛马上就要崩溃。

就在这时，从内心深处闪过一个念头，一个可怕而清晰的念头：死亡。

他觉得，时间前进的步伐好像已经停止，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停止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严重的眩晕突然之间消失了，世界好像停在漫无边际的冷漠中再也不动了，好像钟表的指针只是在空转。德罗戈前进的道路停止了，这时他似乎来到荒凉偏僻的海边，灰蒙蒙的大海漫无边际，空空荡荡，四周既没有一座房舍，也没有一棵树、一个人，一切都陷入永恒不变的时空之中。

他感到，一个黑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向他奔来，黑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浓。现在看来，只是几个小时的事了，也许是几周，或者几个月。可是，就要面临死亡之时，就算是几个月或者几周也太微不足道了。因此，这一生就在一种玩笑之中完结了，在这场本来是令人骄傲的赌博中，彻底赌输了。

室外，天空变成了深蓝色，但西边仍然有一丝阳光，照耀着大山的紫色边缘。房间已经开始暗下来，只能模模糊糊地分

辨出家具令人胆寒的轮廓，泛着白光的床，以及德罗戈发亮的军刀。他知道，就是挪到军刀那里也不可能了。

他就这样被包围在一片漆黑之中，这时，吉他伴奏下的悦耳歌声仍然从下面传来。乔瓦尼·德罗戈感到，内心深处产生出极为强烈的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他孤零零一个人，而且有病，他像令人讨厌的累赘一样被赶出城堡，他落到了所有人的后面，他委靡虚弱，他敢于想象，所有的一切也许并没有结束，因为也许他的重要机会真的会到来，为之付出整整一生的最后那场战斗会真的到来。

最后的敌人正在迎面向乔瓦尼·德罗戈走来。那不是像他一样的人，不是像他一样因想望和痛苦而忍受折磨的人，不是有血有肉会被伤害的人，不是有一张脸可以观察的人，而是一个全能的、可恶的人。不可能再在围墙之上战斗了，不可能再在赞扬的人们的喊叫声中战斗了，没有朋友站在身边，朋友哪怕看上一眼也可以使他的心重新活跃起来，没有枪声和火药的刺鼻味道，也没有许诺的荣耀。所有的一切将发生于不知名小旅店的一所房间里，在烛光下，在活生生的孤寂之中。不再为在阳光明媚的春日上午戴着花环在年轻女人的微笑中凯旋而战斗。没有一个人看他，没有一个人将对他说，他是好样的。

啊，这是一场比他过去所希望的战斗还要艰苦的战斗，就是老战士也不愿去尝试。因为，在野外，在用自己依然年轻健壮的身体参加的激烈混战中，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冲锋陷阵而死更为美好。当然，由于受伤而忍受长时间的折磨后在医院的大病房中去世确实很痛苦。在家里的床上，在亲友的哀哭声中、昏暗的灯光下和装药的瓶瓶罐罐之间死去也很可悲。但

是，没有任何情况比如此死去更难以忍受了：在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不知名小村庄，在小旅店普普通通的床上，在世界上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亲人的情况下默默无闻地走了。

“鼓足勇气，德罗戈，这是最后一张牌，要像一名士兵一样去面对死亡，你错误的一生至少还是应该完美地结束的。最终也要向命运挑战，没有一个人再赞扬你，没有一个人将说你是英雄，或者类似的什么名分，可是，正是这样才值得。迈步跨过去，站到阴影边上，直直地站着，像阅兵时那样笔直地站着，而且面带微笑，如果还能够笑的话。在所有这些之后，良心就不会再那么沉重，上帝将会饶恕你。”

德罗戈这样对自己说，这几乎就是一种祈祷，他感到生命的最后一道环正在将自己箍紧。从过去的事情组成的那个痛苦深井中，从破灭的希望中，从忍受过的厄运中涌出强大的力量，那是他从来不曾想望过的力量。无法形容的兴奋向乔瓦尼·德罗戈袭来，他突然发现，他现在完全平静下来，几乎是急于重新开始去迎接挑战。人们不能在一生中强求得到一切，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西梅奥尼的情况又怎么说呢？现在，德罗戈将努力做给你看一看。

德罗戈，要鼓起勇气。他试着鼓足劲，极力挺住，想逗一逗这种可怕的想法。他用尽全身心的力气，不顾一切地振作起来，像是出发去作战，以他一个人的力量去对付一个兵团。过去的恐惧很快消失了，梦魇退缩了，死亡不再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变成一件简简单单的事，一件符合自然规律的事。忍受着疾病和时日折磨，可怜的乔瓦尼·德罗戈少校用力冲向那扇黑色的大门，他感觉到，两扇门好像不必推就自己打开了，让他

一步就迈到了室外。

这样说来，对城堡斜坡下面的局势的担忧，在北方沙漠荒原上的巡逻，他为晋升而付出的代价，漫长的等待，对他来说，统统都一钱不值了。甚至也不必嫉妒安古斯蒂纳。是的，安古斯蒂纳是在暴风雪中死在了山顶，是因他自己的过失而死的，但他是很体面地去世的。以德罗戈现在的情况，这样遭受疾病折磨，又被放逐于这些陌生人当中，要想像战士一样悲壮地死去可以说野心太大了一些。

但是，不得不带着这样的躯体前往另一个世界让他感到遗憾，他现在瘦得皮包骨头，皮肤煞白而松弛。德罗戈想，安古斯蒂纳死的时候身体完好无损，尽管已经好多年过去了，在德罗戈的心目中，安古斯蒂纳的形象依然清清楚楚，还是身材高挑，年轻优雅，面庞英俊，讨女人喜欢，这就是他的优势所在。可是，谁能知道，一旦过了那道黑门之后，他德罗戈是不是也有可能再恢复原来的样子，原来他说不上英俊，但很年轻，很精干。德罗戈像孩子一样对自己说，这是多么高兴啊，因为他感到极度的自由自在，感到极度的愉快。

然而，很快他又想到，所有这一切是不是在骗人？他的勇气是不是只是自我陶醉？是不是只是由于美丽的黄昏、清新的空气、躯体疼痛的暂时消失和下面传来的歌声？是不是再过几分钟，再过一小时，他又不得不再成为以前那个虚弱的、败兵一样的德罗戈？

不，德罗戈，不要再想了，现在不必再埋怨了，最重要的事已经完成了。尽管疼痛又向你袭来，尽管歌声已经停止因而不能再安慰你，而是相反，那带着臭味的浓雾今天夜里还会笼

罩过来，尽管所有这一切仍将是原先的模样。最重要的事已经完成，人们再也不能要挟你了。

房间里已经很暗，只有用力分辨才能看到那张白乎乎的床，其余的地方是一片漆黑。再过一会儿，月亮就应该升上天空了。

德罗戈，你是还能来得及看到它呢，还是在那之前就走了呢？房间的门轻轻地响了一声，也许是一阵风吹的，也许只是不宁静的春天之夜一股空气流动的声响。也许正好相反，是她进来了，迈着轻轻的脚步进来了，现在正在向德罗戈的椅子走来。德罗戈打起精神，坐直上身，用一只手整理了一下军装的领子，向窗外再看上一眼，仅仅是短短的一眼，看一看他最后能够见到的不多的几颗星星。然后，在黑暗中，他轻轻笑起来，尽管没有一个人看他。